

莊

子

解

賈池縣志人物志文苑傳

吳尚世字六書少肆力於六經子史手目鈔覽至腕脫以左手作字名其居曰易老莊山房當路交重其博雅而剛介不阿於時食餼郡庠未貢而卒著易經註解春秋義疏老子宗指莊子解楚辭疏世珩按先生並無春秋義疏之作尚有禮記章句章錫九先生序見南湖集鈔並有老子宗指序吳生手錄十三經序先生又號羣玉均見南湖各序中修志時當為改正今特揭之

種本

一

莊解吳傳

莊子解序

戰國時諸子輩出羣言溷淆惟子與氏得孔門之正傳同時有莊周者吏隱漆園却楚相之聘行甚高著書數十萬言結撰凌空超然尋常叮咛之外工文者寵之後之衡莊子者謂其淵源老氏並荀列而駕申韓又或卑論儕俗流於神仙怪誕之說揆諸孔孟之道每牴牾不合從未聞謂爲善尊孔子者吳子羣玉則曰是不知莊子者也莊子書有內篇有外篇有雜篇而內篇更醞特其行文變化不可蹤跡在善解融會而貫通之苟能解莊而至於融會貫通則千古之善於推尊孔子又孰有過於莊子者乎近因著成莊子解一書箋之釋之分之合之引伸而觸類之直令前人一片原本洙泗苦心一旦忽白於天下後世坊人購求雕版一出海內風行以余有一日之長也越數千里郵書請序邊陲少公事淪茗焚香

把卷玩味益歎吳子之能起余也陶靖節云好讀書不求甚解此語最誤事夫讀書而不得書之真解讀之何爲今乃以從前之人所不能解者而使之豁然無所不解且使愴怳縱恣之文無不歸於平易切實之解豈非一大快事哉吳子聰明過人嗜學弗倦嘗手錄十三經又聚硯田所得購二十一史坐而誦之其學無所不窺旁及圭臬蟲篆之類靡不通曉所著書甚多是編其後出者反其先問世者也古之立言不朽者以注疏爲難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注解之學莫或有先之者然其於聖經賢傳而外若離騷參同契諸書亦莫不句擲字比務求合乎吾儒大中至正之道而後已吳子之解蒙莊意亦猶是歟吾願讀是編者勿僅視爲南華之功臣直以爲東魯之正脈庶不沒吳子之苦心也夫同邑章永祚撰

莊子解序一

言之不朽於天下也立言者必於道確所有見大有所發明而非徒以其文之奇而遂能與兩大同其存存也開闢以來誕生我孔子固斯道之主斯文之宗矣然自孔子至於孟子二百年間立言者何多也要之思孟而外莊周一人而已何也文以載道道之顯者謂之文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曰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言道者盡乎此矣余觀莊子十餘萬言莫不有見乎此而特不肯作莊語而質言之蓋深合乎大易尚象之旨而時出沒乎風人比興之辭所以人不獲其端崖而祇驚怖其猶河漢也又其時時稱述孔子諸言論儒者以其不復槩見他書遂疑其皆周所託者不知孔顏終日言無所不說則當日師弟間必不僅於今問

仁爲邦用行舍臧諸云云可知矣則安知周所稱述之非我
孔子之實言實事乎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周知之而猶不
能已於言也則難焉者之難爲也於乎夫孰知周不欲爲其
難今之人并不知不欲爲其難者之果何爲也無乎不在皆
原於一每下愈況庶不至涉海而鑿河此莊氏之苦心不得
已於世者也所謂人之罪也非吾罪也若第論其文則內外
雜之三篇以乾之七德擬之雜剛健外中正內則純粹精矣
以明之制義例之內如鄧外如馮雜如陶之元墨矣然要須
得其立言明道之大意則寓言重言卮言何嘗有異言也哉
古今注莊咸失其本古今尊莊咸貴其文本之不存文將焉
附蓋歧道於文而二之也非一世然矣余有慨焉故不惜大
聲疾呼揭出莊生立言本領使萬世而下知漆園蒙叟誠知
道者也非徒能文已也而作此解貴池吳世尚序

序二

事無異理人有同情典章名物之書難以詳悉謂古制之云
亡形狀有所未睹耳若乃故爲恢恠悖怪使人不可致詰知
道者萬不出乎此第患耳食盲談先自驚怖其言猶河漢而
無極也吾觀莊子之文最爲入情入理高處著眼大處起議
空處落筆澹處措想道來真令人解頤忘臥丰裁氣味甚與
制舉義相近而內七篇則又蒙叟所手定更醇正而無疵者
也蓋莊生之學始原自老子來追其後所見益精則亦不全
祖其說試觀外雜篇中時時稱述老子而激爲過甚之辭如
所云絕聖棄知仁義非人性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等語至
內篇則絕無此樣說話矣不過曰忘仁義忘禮樂強以仁義
繩墨之言銜暴人之前人必反菑之而已此若何平實若何
細謹而概以爲輕仁義賤禮法置之嗟乎寃哉莊也況其文

義字句亦無難解者而乃曰莊子之文有可解有不可解人之解莊可解者解之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此即善解莊矣夫果不可解豈復成人語乎若以不解解之其誰不能而顧煩汝之云云爲也或又都無甚語止圈濃點密以爲贊歎段落句讀一切混過而亦號之曰注莊評莊吾不知莊與讀莊者其肯受焉否耶余於莊少而習之久而不忘而覺從前諸家略者過半閒有詳者往往首尾衝決亦不自知不揣鄙陋爲之疏箋務令理明氣貫文從字順俾閱之者有脈絡可循有意味可咀嚼而止而齊物論以下更加詳焉則以向之解此俱未免不得其解故也然吾亦自扞吾之所見耳敢曰萬世之後而一遇知其解者其我也哉康熙甲午夏六月癸巳貴池吳世尚序

序三

余生平鮮他好所沉酣者五經四書而外左老莊騷其最也而易與老與莊之內篇已裁梨間世今乃遂以莊之外雜兩篇並付雕鐫匪敢謂爲莊之知己自覺較向來諸家稍平易近人有岷絡可循有意味可咀嚼已耳蓋嘗論之易之妙妙於象詩之妙妙於情老之妙得於易莊之妙得於詩而大指歸於老子則皆原本於易也易冒天下之道義皇之圖畫之古今至聖大賢未有無得於易而能見道分明者也孔之太極老之道化莊之泰初言之不易如合符節此皆所謂親伏羲來者也世人止以輕死生齊物我虛靜恬淡稱之烏知其實有見於道之大原親切分明乃若此乎夫子罕言性與天道而莊子已得聞之憤舉世沈濁不可與莊語不得已託之乎悠謬荒唐之辭是蓋變風變雅之流長言嗟歎之聲也然

而知之者已寡矣學之有本深不易窺意之所寄高不可測
河漢其言大抵然耳而究未嘗遠於人情也吾願人平心讀
之然後知余之註莊評莊非僅為莊也雍正丙午秋九月乙
巳貴池吳世尚序

南華子目錄

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卷之二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卷之三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四 外篇

駢拇

馬蹏

胠篋

在宥

卷之五

天地

天道

卷之六

天運

刻意

繕性

卷之七

秋水

至樂

卷之八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卷之九

知北遊

卷之十 雜篇

庚桑楚

卷之十一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十二

寓言

天下

右莊子內七篇今定爲三卷外十五篇今定爲六卷雜
十一篇今依東坡所論除去讓王盜蹠說劍漁父而合
列禦寇於寓言定爲六篇爲三卷共二十八篇一十二
卷以爲南華定本質之海內傳之百世庶幾有深知莊
子以知余者蓋余之註莊評莊實見其言有不謬於聖
人者故爲之疎通而條析之使知聖人之旨圖之不過
先天太極幾畫而止而層層解剝則遂有若未始有始
泰初無無赫赫肅肅昭昭冥冥等章洋洋纒纒之許大
文字也正言之不過莫載莫破知生知死數語而止而
縱橫言之則遂有若昆鵬螻蟻神鬼神帝六合未離其
內秋毫待以成體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不以生生

死不以死死生等章洋洋纒纒之許大文字也推之二
十八篇中發揮道妙形容心體摹寫物情指述事變莫
不句異字異而義同理同夫乃益信天下止此一道更
無他道而莊之立言誠非後世立言之士之所能及也
莊子之學所見極高其尊信孔子亦在千古諸儒未開
口之前觀篇中稱孔子爲聖人至人夫至人無己神人
無功聖人無名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
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
兆於變化謂之聖人聖人天人神人至人總一人也此
老從不肯以此名許人獨以之稱孔子此是何等見地
今之人止知聖之時自孟子發之可謂至聖自太史公
贊之又寧知此老之識早有卓焉者乎

古今來記事之書與論定之書不同記敘止以時代爲

先後尚書春秋是也若論定者則不然文序六十四卦而彖之詩分風雅頌而列以四始此皆有其深心至教之所存非苟而已也左丘明采百二十國寶書以釋經而傳分內外內傳蓋其精焉者莊子書反覆十餘萬言內七篇獨有命題余細玩其文外篇雜篇時多豪氣偏鋒內篇獨否是必其道理融洽學問透徹之後乃有此等文字故善讀莊者熟讀內篇亦已盡莊也

莊之離奇變化而實平易暢達者莫如齊物論顧從來解者俱墮十里霧中總是於吹萬四句見得不分明而以物論爲莊論故也本文明云地籟則眾竅人籟則比竹敢問天籟若以吹萬仍指風說則三籟止得二籟且上曰萬竅怒鳴此又何曰怒者其誰邪物論非一莊祇就其言而反之正是用彼矛以刺彼盾之法故彼曰今

曰適越而昔至莊則曰是以無有為有也彼曰方生方死莊則曰方死方生也彼以離堅白為因是莊則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至非指非馬語尤明快人之悞者在天地一指二句及秋豪太山六句耳不知此皆物論也故一指一馬下即接可乎不可乎不可此正蒙上文之意而非以天地作指觀萬物作馬觀也且人方以指謂非指馬謂非馬而吾非之而吾乃以天地為指萬物為馬與彼之謬戾何殊並浴譏裸誰肯受其譏邪秋豪太山同此義而本文止承萬物為一而申駁之也苟如解者以此為莊之曠觀謂其為和盤打算吾不知既已為一四句其文義文氣當如何承接如何分析耶此等處不明便通篇葛藤不得了而莊之所齊者遂以後人而反不齊矣

人皆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吾則謂天之大原出於道而
不見義圖乎其一圈之空寂一渾淪之天也於橫置之
下明其爲萬有之根於圓置之中明其爲萬化之主一
畫二畫以及五畫六畫皆在此一圈之內而必挑出之
者正示人以形上形下之別也孔子謂之太極故曰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謂之
道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即太極一
即兩儀二即四象三即八卦除去易字懸空而言固已
奇矣莊子好奇又去推上一層故曰泰初有無無無無
者太極圈中之空白也伏羲畫太極着一圈若其中空
白併此圈亦未有故曰無無也有無名無名者太極也
不可名陰不可名陽故曰無名也雖其著兩有字似遜
周子五字之渾成然據圖指點煞甚分明也太極生兩

儀兩儀者一也此將生而未生未生而即生故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又曰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互根毫無止息是則皆動也故曰留動而生物也物既生矣則物物各一太極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也此皆從孔老幾箇生字中間抽出言之也但老語太簡莊語太空而從前儒者不見羲皇元圖故無處捉摹耳若看余刻老子宗指以易圖爲經以莊老此章爲註不惟莊老之語無可疑而元圖亦倍令人得味外之味矣此蒙叟之學有本原處乃其一書中之大節目也故特揭出與海內知道者共契之

近世解莊者林西仲莊子因頗清楚而有不盡洽乎文義者姑舉一二如定乎內外之分四句大意謂此譽之不加勸非之不加沮之人不過內重則外自輕耳彼其

於世之非譽未必一一較計也而西仲解爲世間之人
如此者不多見則於彼其於世四字及上下文反有格
闕矣其列子御風一段亦同此病又如歸休乎君四句
大意承上鶴鷯偃鼠來謂回去休了念也君不必以天
下讓我也原用天下不著也且君縱必以天下讓人余
決不受君之天下也乃西仲則解休爲美名以致祭喻
治天下見天下治已有其實不肯居其名此不但文氣
不順且堯在位致治而許由有其實是治由許由致也
上文許由何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
乎無其實而以實自處而又外以名歸人天下豈有此
情理古人言語斷不如此乖僻也此類非一不能枚列
夫西仲於莊自以爲不留毫髮贖義而瑕類若此甚矣
解書之難也

莊文無間長短皆必有至情至理奇氣奇句驟讀之無
間可入久讀之應接不暇所以獨步千古也若鈍弱膚
謬從不肯著一筆者讓王鈍矣說劍膚矣漁父弱矣盜
跖則更謬之謬者也故不惜刪去其餘外雜篇中西仲
所摘外孫休一章亦非莊作然仍存於各篇惟稍示其
謬戾處使人知所擇云

吳世尚六書氏左書於易老莊之書屋

內篇大意

大道不明羣言叢雜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何處以無
主之衷涉亂世之末流其遇害何可勝道哉果其德全於
己道契乎天則以之經緯宇宙六五帝而四三王何不可
之有乎此七篇相承之大意也但其文有空寫有實寫有
順寫有反寫有淡寫有濃寫有近寫有遠寫有半寫有全
寫有加倍寫有分幫寫使筆如使利斧當之者推遇之者
碎湧墨如湧海潮直者山立橫者岡連尋行逐字既無從
測其言外之指高眎闊步又未免失其句中之義耳空寫
而遠寫者逍遙游是也不言道不言心借一鷗鵬指點出
活潑潑地使人瞥地便見得箇道之全體此莊子第一喫
緊爲人處也何謂順寫齊物論是也層層分疏段段銷化
止是承其意而解之毫不作對面搶白語而聞者早已不

覺心折而誠服蓋最是其平易近情文字焉養生主一篇則淡寫者矣通篇只緣督以爲經一句是養之之法其餘如游刃有餘地不斬畜乎樊中火傳不知其盡皆略略數語絕不矜張而不可不養之意自悠然於言外所謂妙道無多要指不煩者也人閒世許多說話只是近寫只是半寫古今同此人閒世世有治亂道有汗隆莊子惟說得處亂世一邊道理其處治世者都未道出第於末章天下有道聖人成焉二句微及之蓋渠特據目前以示法其云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者正此篇之所由作也不然莊子豈全求無用者哉反寫加倍寫德充符便純用此一種筆墨矣千古德充符者孰有踰於義黃堯舜孔子者乎嫌正說之不暢不醒故略而不道特去尋出幾箇兀者惡人來此加倍法也說兀者惡人而謂其從遊者與仲尼相若哀公靈

公俱信之悅之此又加倍法也說兀者惡人而又借孔子之推尊贊仰以極力形容之甚且謂孔子爲桎梏所苦而不可解此又加倍法也要知其意以爲人貴有德德全而形不全尚且如此不可及而況全形全德之人其爲卓絕更何如耶若夫分幫寫來而又寫得周全濃至寧有如大宗師之一篇者哉天人有無之介存亡生死之幾推而行之之先後冥而合之之深淺反而至之之次第無不盡情剖露論語之朝聞夕可孟子之不貳順受蓋皆於此篇畢宣其蘊矣此老胸中了然筆下了然戰國諸儒洵未有能及之者至於應帝王之正而後行順物無私立乎不測遊於無有用心若鏡不將不逆以及鑿竅而渾沌死者或正說或反說總皆帝王之實理實事失之便不可以君人者也故此一篇爲實寫亦爲近寫而與首篇之空寫遠寫作

大開合大呼應乃文章家最大章法也此七篇之文各有指實實相承而文各足善讀者分之曰七篇可融之曰一篇亦可

內篇大意

莊子本傳附

史記列傳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摛辭指事類情用剝刺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子解卷之一

貴池吳世尚注評

南華子內篇

莊子自名其書曰南華子而分為內外雜三篇內篇凡七各有命題則尤其精力之所注也

逍遙游第一

逍遙游即今方言活潑潑三字也活潑潑者內外本未巨細精粗全體大用兼該畢貫之謂也是故鳶飛魚躍道之活潑潑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活潑潑也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之閒無一而不活潑潑也活潑潑所以為大也故一篇以大字作綫索

北真有魚其名為鯤

開口便妙所謂靜中有物也此二句便

起是喻非喻與中庸天命之謂性一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

也則猶非大也看他見地何等分明此二句便是其靜也專

光景。以上四句便是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此是太極在動

則風雨忽來不識離浮是兩山矣此等句法字目急宜著眼

E 1

唐五

一

又不但道理
之圓亮也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然亦不可所謂動而有為也林西仲不作喜怒怒字極是

之間也此四句是其動也直光景以上六句便是率性之謂

道之影子。上兩段意極整齊而此段忽加二句整齊中參

差不文章變化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也所謂物來而後應

不可方物南冥者天也止其所止也物齊諧者志怪者也

句有自然相生之妙海運句下本欲即接水擊三千里諧之

因其太突故夾此二句此急脈緩受法文字中仙橋也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遙接上徙於南冥接而不接不接而

便是全學水擊三千里廣大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何等去

此等也何等悠久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

也吹嗟鵬雖大造物吹之亦與塵馬等鵬豈費力哉此三句

是明其自然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無極

而不費力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無極

鵬雖高其於天未知其為三之一邪五之一邪九其視下也

之一百之一邪此三句是明其曠然而無所終窮其視下也

亦若是則已矣是說心體是說道妙會者自知之。天地間

莊解一

無方無盡者道至虛至靈者心看他輕輕借魚鳥和盤托出便令人替然可見悠然可思莊子有見於吾道是何等直哉疏爽透快但不實寫而虛寫不正說而影說便使人無處捉摸耳要其實處此一大段文字只是為飛戾天一節道理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文勢警動覆杯水於

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又設水淺而舟大也疏

一句略為收拾通篇本是喻說乃又於喻中設喻遂令人不復知通篇之為喻說也神乎技矣風之積也不

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與上段長短對法

而後乃今培風培者氣至而滋息所謂只管行背負青天而

莫之夭闕者也此即所謂培風也中折曰天闕塞而後乃今將

圖南此又承上句法似蜩與鷦鷯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掄

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天下實有此等不是自謙奚

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謂他人亦不見其不知量矣自己不能遂

如此寫得又入情入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

理所笑之言止此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設喻層巒疊嶂之二蟲又

連山倒嶺而來

何知賁之略結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原之又起此二句

句之由也看下文便知與南莫者二句皆文中過橋處也奚以知其然也起朝菌不知

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所謂小此小年也惟其年小楚之南有

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大年如此其知更不用而彭祖乃今以

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匹也謂許多人鰥鵬段順

收此段反收湯之問棘也是已起又與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

池也窮髮不毛也天池與上文天池相映發南其有魚焉其

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鯢前文先言名而後言其

言其名前只言大此又分別出脩廣來有鳥焉其名為鵬背

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前用化字串說此用有字開說而魚

不言鳥之背翼一言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加羊角

之顛倒疏密懸落可喜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二宇妙

不然便一直而無屈曲矣天下豈有此豎絕雲氣九萬里之

無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此句反踴句斥鷃笑之曰彼

且奚適也此句倒撲上且適句與論語何如斯可我騰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是本等此亦飛之至也為自以

剛矣而彼且奚適也復此句真令人不堪矣此與前文同一

有也此則自是而謂天下無復有此前自棄此小大之辨也

者此自暴者也所謂一筆兩樣墨也而氣勢警動便如

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

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此皆斥鷃類耳宜其為宋榮子

以其夫知效一官者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

之而不加沮動天下之毀譽不足以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

之竟同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所謂內重則雖然猶

有未樹也尚在世中外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通體輕

有五日而後反外此則更進矣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亦止自率其真未必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有所待則

猶有所為而為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我之於世

清任和之各至乎其極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

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此正我孔子之從容中道無

蓋此三句只是一箇時字而已六氣之辯故曰至人無已神

人無功聖人無名此其大所以不可知也看他只詠歎作結

不拘拘照應前文而前文無不收羅在內神韻高簡意味悠長

堯讓天下於許由開首便舉第一箇聖人將第一等事業都

無名之至人神人聖人也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設

兩喻截然對起若立而天下治治也而我猶尸之尸

如雙峰之插天若立而天下治治也而我猶尸之尸

妙見空吾自視缺然聖不自聖其請致天下致仕之致若天

在下本許由所有吾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既已治

實不可掩而亦無而我猶代子代字妙見實吾將為名乎名

莊解一

者實之賓也

對上尸字

吾將為賓乎

說來真是好笑也要知許由不是更高於堯只是見堯治

天下天下已治堯又未老不消我代也故堯讓是實心許由由不受亦是實事後人不解此意便以為莊子寓言過矣

鵝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然亦並設兩喻截對峙讀前兩

喻首卻人多少營營逐逐之念文字有力如是歸休乎君結堯

子無所用天下為

結己邊

庖人雖不治庖

再結堯邊

尸祝不越樽俎

而代之矣

再結己邊此加倍法也淡語遠極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

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此又直敘虛冒而起

連叔曰其言何謂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

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

四海之外

以上是聖德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即孟子所存者神也

以上是神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

然其不信也瞽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先設兩喻豈唯形

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天下之不聾盲於知者寡矣小而

器其機變捷於風雨其城府險於山川自謂古今莫已若而

不知其聾也盲也可不謂大哀乎文人學士勞精傲神於方

策之閒身心性命竟不知在何處亦只是聾盲而已司馬溫

公二程屢將義理發他而亦盲於知矣餘尚何說乎此知道

者所以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謂此等言語正是爾之謂也以

少也

已耳更不提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斷乎亂

及肩吾也

立之斯立四句

便是此節注脚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神此上正答其人之也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

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此正答肌

膚若冰雪

之數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

可謂以物

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為事矣

用之

其如無所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汾水之陽官然喪其天下焉

引堯事作結正見

其言之可信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

盛平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

不喁音楞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音訓之此又直敘實事而起

世有此大瓠只以盛水漿重而不能舉則剖之為瓢落而無

所容則遂碎而棄之惠子不自知其拙句句已活畫出拙字

矣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只一拙字罵盡宋人有善為

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誣沈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

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

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

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敘事簡潔能不龜手一也

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承上指明今予有

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何不慮何不想到

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茅塞也即

其蓬於心是以拙於用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

墨其小枝卷音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立字妙與怒而飛匠

莊子

五

者不顧雖在道旁取材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此

以實事作引語而起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字

古而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此小而今夫

麋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此大而無

一路為問此分兩路而答之雖兩路止一反一正又一路也

此先設兩喻與上先說明正意而後引事作喻者法又變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接法同上章然上先指明所用而後

亦樹法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

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此真無用之用天

令人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更就彼意反跌一句謂即不中

繩墨規矩也亦豈有禍患哉此

文家以退為進天地閒凡物有盡而道無窮無窮之道不可以言語形容

之也莊子有見於此而難以名言而又不肯如聖賢之質

言之也故託言於鯤鵬以自達其胸中之所見原不計乎

人之信與不信也知之大者信之知之小者不信之信之則謂其有用不信之則謂其無用而已今夫鯤鵬起於北海飛於南海極天下之大不足以爲其大極天下之高不足以爲其高自然遊行毫不費力曠然冲舉靡有終窮此豈榆枋之鳩蓬蒿之鷦之所能測哉然非鯤鵬之故爲大也其知大也其知大者其年大也坳堂覆水浮芥而不能浮杯千里命駕宿春且不給也三餐而反腹猶果然天下必無之事也朝菌蟪蛄之年如何能知晦朔春秋之故果其冥靈大椿則彭祖之八百且失其久矣所以物各有其所受於天之分不可強也鯤鵬自鯤鵬也斥鷃自斥鷃也斥鷃之笑鯤鵬亦何傷於鯤鵬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故夫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才小而未大也不足道也即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亦猶小而未大也

不足道也即更進而至於御風而行旬五日而反亦尚有
所待而非無所待者也夫乎大乎其唯至人神人聖人已
乎至人神人聖人伊何人乎古今來堯而已矣德已極而
不自知其極治已至而不自以爲至而欲推天下而讓之
許由此真無己無功而無名者也故雖許由亦自贊其實
之不可掩而自量其己之不能以有加也此古今之一最
大者也又何人乎藐姑射之神人而已矣不食五穀遊乎
四海而其神功所被自然物不疵癘年穀順成蓋其德無
己故其化無名旁礴萬物陶鑄堯舜實理也實事也知之
聾盲者惡能識之哉此天地閒之又一最大者也然則鯢
鵬所適世無庸於笑之焉可知已矣且夫物各有用大不
可縮而使小猶之小不可伸而使大也五石之瓠而以盛
水漿枉其材矣況於剖之爲瓢不惟枉之而竟害之而猶

謂彼之無用則亦知之聾且盲焉故爾不然即不能如客之得不龜手之藥而裂地而封亦豈不能如宋人之併僻統而世世且得數金哉而何至於指而棄之耶況夫天下事亦何必如世之寸成尺就然後爲用乎繩墨規矩中而遭戕伐矣東西高下利而死罔罟矣則執鼠之能能之不能若其不能之也天下在在有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惟去我之機智撤我之聾盲乃能彷徨乎其側逍遙乎其下耳否則斤斧立至困苦不免矣由斯以談天下之最大天下之最有用也天下之最大天下之最樂也肩吾惠子見未離乎鳩鷄之閒事焉測夫鯤鵬之外而道之大體心之全量於是乎無人可語之矣噫

莊子之文不惟意遠理足力厚味腴其句中字眼亦無不高新警變今略爲點明一二如此篇之怒而飛生物之以

息相吹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腹猶果然
衆人匹之窮髮之北泠然善也而御六氣之辯而我猶尸
之請致天下吾將爲賓乎歸休乎君綽約若處子其神凝
夫知亦有之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皆然喪其天
下瓠落無所容何不慮以爲大樽猶有蓬之心立之塗匠
者不顧以候教者不天斤斧如此等句字眼最宜識取便
知作文鍊句鍊字之訣矣

齊物論第二

齊一也物論衆論也戰國之時聖學不明道術分裂
而其執見強辯毫不顧乎理而無當於實者莫如惠
施公孫龍爲甚篇中所引多其說也故莊子以爲此
等議論原無是處本不足辯齊而一之惟去人見而
忘我見以歸於無而已故首章以天籟爲喻天籟者
無聲也而次章之惡知三章之無辯末章之惡識皆
無字意也前篇明道之大故以大字爲綫索
此篇化衆論而歸於無故以無字爲綫索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嗒嗒焉似喪其耦
與我並者曰耦耦即後文

未始有對對字而亦通篇許多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

彼字之根也喪其耦無人見也音姬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

非昔之隱几者也槁木死灰即所謂喪其耦也今日也昔

未見其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

如此也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我即後

有物物字而通篇許多是字之根也吾喪我無我見也無人

見無我見物論何自而生乎齊物論之大宗指蓋在於此此

答其槁木死灰二句也人籟有聲天籟無聲地籟則介乎有

無之閒者也言天下有有為有無為昔之隱几有為法也今

之隱几無為法也女知其一未知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

其二也此正答其今昔二句也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

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

枅似圈似白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諠

豪者突音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音風則小和聲

乎方大略也此問其吾喪我一句之大略也大塊天地也隨
 偏墜於一方如人畏捕而相聚逃避者然故曰畏佳佳萃也
 鼻至汚者言其形激至咬者言其聲鼻長口方耳折折方而
 長圍圓曰圓而深注下而曲汚下而平激之聲直諳之聲高
 叱之聲出吸之聲入叫之聲清諫之聲濁矣者追狹而曲折
 咬者關齧而短促風之聲亦似之前風之先至者隨風之後
 繼者于聲輕而鳴聲重冷風清冷輕細之風也飄風飄揚排
 蕩之風也風小故相和之聲小風大故相和之聲大厲疾也
 惡也過渡曰濟濟者過也虛寂也調調刁刁皆枝葉條垂之
 貌風既過則衆竅寂然故但見其枝葉條垂而已言天下有
 生於無而卒歸於無觀於風作竅吟風過竅虛吾之喪我亦
 若正言其我之所以喪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
 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
 其自取怒者其誰邪衆竅即上文所言是也吹者吹嗑化生之
 意萬不同萬有不齊之物也自已若自己出也怒即上文怒
 吟之聲也言大造一氣化生萬物而皆使其若自己出而無
 與於大造之力者然惟其皆若自取故大造無時而不生不
 畜風之無時而不作而風作則萬竅怒鳴大造化生萬物怒
 而吟者其誰邪此所謂天籟也蓋天籟無聲也以上答明天
 籟文意已畢以下看他出籟字生出知字言字由言字生出
 是非彼是字以為物論之根別開境界放出波瀾真大觀也
 天府字以為齊物論之根別開境界放出波瀾真大觀也

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閑閑自得也閒閒較詹詹

詹詹矚也天籟無聲則無言矣所以有言由於有知也大知閑閑小知則閒閒而已知大故其言炎炎道賴之以明知小

則其言詹詹道反因之以晦矣此物論之所由興也此四句與逍遙游之南冥者天地也四句一樣文法皆文字中之仙

也橋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鬪縵者管者

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

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

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啟態樂出虛烝

成茵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

所由以生乎接事物之來交接於我者也構如交構之構眷戀不已之意縵周遮也害潛藏也密詳細也惴

惴驚恐也縵縵蘇延也若機括必求中的也如詛盟不敢背負也殺樵悴也如秋冬日益慘澹也消亡也溺溺於水也所

為之之往也使復之復反也厭壓也絨滕也老血無水之荒溝也變喪失也熱驚疑也姚飛翔也佚晏安也故開放也

態倨傲也烝糞壤之熱氣也茵朝茵也萌始也已止也承上文小知者而言其用心也夜則魂交而有夢日則形開而有

文小知者而言其用心也夜則魂交而有夢日則形開而有

為無時無刻不與事物相馳逐既遮擱而罔空又深藏而不
 露且纖悉而無遺小則深慮一毫之失大則長懷千歲之憂
 是非惟恐失機勝心不肯少變形神日就銷亡縹緲無能復
 出蔽壓束縛形貌空存如荒涸之溝毫無潤澤心至於此唯
 有死而已矣尚安望其猶有生氣乎而近死未死不生猶生
 此一刻之間其情事何所不有欣喜愠怒悲哀悅樂愁慮嗟
 歎失志驚心飛揚情佚大膽作勢或毘於陽或毘於陰小拂
 意則墜於九淵之下小遂意則出乎九天之上如樂之出虛
 無聲而有聲如烝之成菌無形而有形邊起邊倒無歇無休
 而莫知其始於何時肇於何念昉於何事也此亦孰有能自
 止焉者乎此而有能自止者是秋冬之後而轉陽春沒溺之
 中而獲舟楫不其全然有生矣乎而已乎已乎者誰乎旦暮
 之閒能無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
 厚望之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
 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
 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該音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
 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洽乎其遞
 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彼指大造所取即上文所言近
之意也真宰即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為此一身之主
者也朕兆也行推而行之也信實也賅備也真君即真宰也
言非大造則我無所生非我則彼構鬪之云云者無所由而
起是則小知者亦天之予之以端而非盡小知者之罪此其

莊解一

說亦近似乎有理而不知天之生人其所為使者在形中
 是也今夫天之生人氣以成形即有其端甚微人特氣拘欲蔽
 以為之主時時發見有感即通但其端甚微人特氣拘欲蔽
 而不得其朕兆之所在耳此端一萌即可推而行之以至乎
 其極充乎其量夫乃至實之理而特非如物之有形者之予
 人可見耳是則天之生人正使人全盡性真發揮道妙此所
 以天地之性惟人為貴也向使有天地而無人則大造無色
 而天地或幾乎息矣蓋理氣不相離形性非二物有情而無
 形亦與有形而無情者等耳未生之前既死之後果有別焉
 否邪且人之所愛其形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今夫
 百體備於身試思吾之所與為親者誰乎雖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而要必有所獨致其意者也且是百體皆備我役使而
 不可闕一而究不足以相治即曰吾方用此一體則彼諸體
 亦咸為之夾輔而效力而此所用之一體亦非此體之所能
 自主蓋必有真君存焉而後用之而目明用之而耳聰推之
 百體莫不皆然此則大造生人而其所為使之之意也人莫
 不有是形也則莫不有是真實也與生俱生原非後起反己
 而在不待外求即牯亡反覆之餘一念提醒全體畢露所謂
 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者正以此真君之不
 終亡耳而奈何舍此不務而與接為構日以心鬪哉 如求
 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
 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
 而不見其成功音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

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

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承上文而言真君之在形中不

為堯存不為桀亡豈求得之與不得者之所能損益但人一

受其成形成便為形役不至於死而巳所謂不亡以待盡也

其與物或用剛以相刃或用柔以相摩過者未遠乎前來者

已踵其後如輕車快馬熟路長鞭馬不息車不止此則有形

者之為形所苦而可悲者耳勞勞碌碌至老且若此者彼將

奴顏片刻不得休歇清夜自思真堪一慟矣且豈誠有不死

以爲無盡之圖也夫有生有死理之恆也天下豈誠有不死

之人哉若如此之為即果不死亦正不如死耳夫何益歟究

之其形死其心早已死矣可不謂大哀乎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之有知物不能並也而今也乃癡癡懂懂一至於此乎其

我如此而人亦有不如者乎以上反覆嗟歎其警醒小知

之入意亦切矣又按物論不過小言小言生於小知小知適

以自苦莊子欲齊其言莫若先啟其知故此上三段第一以

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成心臆見也師主也知代而心自取者知世故而心有所焉

者也言若此者皆未見道之大全而各隨其一偏之見以為

之主耳夫一偏之見誰人無有此而可主是人皆有主已
奚必知世故而心有所為者然後有之乎雖至愚者亦有之
而愚者之見可據以為主焉否邪此又先跌下一層以作指
點然後喚起下之是非來一一解剝文字真有兔起鶻落之
勢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

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成心者一

偏見也成乎心者盡乎心之全體大用即上文之大知也今
日適越而昔至惠子之言也夫小知者之成心原未成乎心
者也未成乎心則於道猶未也而即據之以為是非此正惠
子今日適越而昔至之說也今與昔別至與未至殊譬之無
者不可云有有者不可云無也今日適越而必曰昔至是以
無有為有矣夫天下理不可易心不可欺既以無有為有則
亦可以有為無大禹雖神豈能測此無夫言非吹也言者
理之理非心之心乎而吾其將奈之何哉

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

異於敲音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吹即前文吹萬不同之吹
音鳥初出卵之音異於

此成心之是非非吹萬之所為也小知者自言其所言焉耳
故雖有言而其言不可據之為定論也然則有言之與未嘗
有言蔑以異矣而且自是其言以為異於敲音異乎不異乎
蓋甚言其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
無異也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

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隱晦也小成上文成心者是也榮華枝

者也惡有偽乎言以明道亦惟一耳至是而不易者也惡有

非乎惟真也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何有往而不存者乎惟

是也故當世為則萬世為經何有存而不可者乎道之所以

晦晦於偏見者也言之所以晦晦於求異者也物論繁興儒

墨錄起是非互攻職是故耳夫天下之言無盡是無盡非吾

之有言亦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道賴言明言何可少今乃

而徒為相誇計耳夫據彼曲人伸己之意意亦將以明道也

然道在天下自有至當不易炳於日星者不待人而是之而後

是亦豈人非之而即非也乎欲明大道莫若以此而何必是

其所非非其所是哉按莊子辨折羣言其言甚辨其理甚順

故特揭出以明二字見是非之在天下元有明白顯實不可
強誣者此是非之所由以定也此句先提唱之下節故用曰
莫若以明印證之後文更用此之謂以明實疏之層層呼應
大義了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
然矣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
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非因非因非是以聖

莊解一

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
 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
 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物皆自
 莊子之言方死方生則莊子借其言而反之方可方不可四句
 出惠子又更推互而演說之以明是非之不可執也因是二字
 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
 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堅白域於石惡乎離石其無有
 惡取堅白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故莊
 子亦即用其語以為儒墨之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自以為
 因是聖人之是非兩忘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但莊子所云
 因是之是乃至是之是而非與惠子之強不是以為是者類
 耳下文莫得其偶即此是也凡篇中因是二字皆同斯義樞
 戶樞也環中承樞之白也承上文言物在天下我以彼為彼
 彼以我為彼無非彼也我承上文言物在天下我以彼為彼
 是我無定而是亦無定也但我自不平心以觀反己而推耳
 彼未嘗無是而既彼之則益置而不思故不見也己未嘗盡
 是而既自是則益細為尋繹故知之也設使無彼則亦不自
 是矣不自是則亦不復彼矣因其自是故益外彼因其彼
 彼故益是是兩者相對而互形此亦近似乎惠子方生方死
 然惠子方生方死之說亦豈至論哉惠子曰方生方死吾借

其言而反之曰方死方生正未知其孰勝也況由此而推之
 可曰方不可方不可又何不可曰方不可方不可曰因是因非
 又其非不可曰因非因是如此究詰更相展轉了無窮盡而無
 如其非自然天理中之至是何也是故聖人有所不出乎此
 而照之於天亦曰吾惟因其至是者而已蓋至是之中無有
 是非而彼是之間毫無一是我自是者而己蓋至是之中無有
 以彼為彼彼亦以自是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有彼我
 乎無彼我乎若夫聖人所因之至是則固無有彼也無有我
 也彼我且無有況互爭而有是非哉所謂彼是莫得其偶此
 乃道之所以為道其體至一而無多其用至神而無滯如戶
 之有樞而植於承樞之白中開闔從其方便其應豈有窮哉
 夫道之在天下原無窮者也各是其是道固無窮也互非其
 非道亦無窮也此則道之真實無妄炳以指喻指之非指不
 於日星者也欲定是非莫若準諸此

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
 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
 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不然指非指馬非馬皆公孫龍之說公孫指物篇曰物莫非
 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白馬篇曰白馬非馬可乎曰
 可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故黃黑馬一也可以
 應有馬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天地一指二
 句亦其論也所謂以明者何如道以真物物各有名名宜當

實指不可曰非指猶之非指不可曰指也馬不可曰非馬猶
 之非馬不可曰馬也此顯白不可誣之理也乃今之論者必
 曰指非指天地乃一指馬非馬萬物乃一馬其言甚辨其意
 甚堅然於理實不順也指謂非指何如非指而後謂之非指
 乎馬謂非馬何如非馬而後謂之非馬乎以及天地也指也
 萬物也馬也吾亦唯可乎其所不可乎其所不可豈不名
 當其實言順而事成也哉且夫道行之而成未有不由於物
 謂之而然者也蓋物之然與不然非我之私加也彼然而我
 然之彼不然而我不然之耳物之然不然也其理天定其來
 甚久而何必以我一人一時之見反其然以為不然而又強
 其不然而以為然也乎莊子此段文章便是論語正名一章書
 的道理而筆意疏爽雋快亦可彷彿聖人神吻也道行之而
 成二句亦與北冥篇小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
 知大知二句同一機軸

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音廷與楹厲與西施恢音愧音決音怪道
 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
 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莛草莖楹堂柱厲貌惡西施
 毀終也是自是也庸平常也適由也幾近也物之生於天地
 閒也萬萬不同而各有本質不可強也互有適用不可誣也
 故不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抑且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此其所以為是也略而舉之莛楹之大小西施厲人之美惡

五子一

三

以及恢悅悖怪不可究詰而自道觀之皆通為一耳其分之
 燦然而極其精者正其合之渾然而成其大者也其始之得
 是理而自無而成其有者正其終之是理盡而自有而歸於
 無者也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終則有始始則必終分合成毀
 豈截然而為二物哉一而已矣達者知之故去其自是之見
 而不用而凡所然否只循其平常之理蓋天下唯平常之理
 乃天下有用之理天下自有用之理乃天下相通之理天下相
 通之理乃天下自得之理也夫天下之可能使人由之而至
 於自得其於道也亦近矣此皆可乎不可乎不可然於然
 不然於不然也乃如此然則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之不如以
 明也昭然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壹而不知
 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音序曰朝三而暮四
 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
 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
 兩行已而之已止也不知其然言非人之所能為乃當然之
 和者無乖戾之意休息也天鈞天理之自然和之至也兩行
 者不執乎一而不遺乎一之謂也此節接上文而發明因是
 二字之義言聖人忘是忘非而惟因乎至是之理固已然其
 所謂因是已者非無可奈何而後安之也乃人之所當止之
 處而天下事理當然之極我亦不知其何以然而第覺其有
 不如此而不可得者所謂道之本體然也若夫勞神明以伸

一己專壹之見而不知其與彼無以異此則朝三之淺術豈
所謂道哉何也狙公賦茅其始本欲朝三而暮四不得已而
後朝四而暮三此不過用以愚狙其視聖人之因是者原不
可同年而語然名實未虧而一轉移之間喜怒為用則亦惟
能因是焉故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是以聖人知其然惟因
乎至是之所在而不執己見以乘戾乎是非之真而從容乎
天理之自然一私不存萬善咸備如彼周行男子由右女子
由左人人共適無所不可也朱子曰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
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
陰陽也兩行之意亦此意爾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
矣而未始有對也其次以為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
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
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
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
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
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具

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

也是故滑音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

之謂以明對人也明曉也易也綸緒也我自是也物彼也物與

我即前文彼是二字也滑不滯疑不明耀不味滑疑之耀渾

厚而精明之意言古之人亦人耳而其知所以不可及者遊

於彼我之間取是舍非而未嘗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也至於

是非互攻而大道其幾乎息矣大道既喪私見愈生究竟於

道無損於私亦何益哉有損有益則宜其謀之愈工如昭氏

之鼓琴自為絕調若其無損無益則亦宜廢然自反如昭氏

文如師曠如惠子之三人也其所精極其從事終身以己

之所好而怪人之不好遂思以己之所好而易人之不好而

不知人各有強其從我終不能也非所明而明之故雖離

堅白析異同自以為可以易天下而其大愚不解也乃前

人如此後人復然不惟不能反而更弦且更於異中求異如
昭文之子反覆細釋申父未竟之緒以求勝於人而卒無所
成愚焉而已然彼未嘗不自以為成也若是而可謂之成則
凡自是者皆成矣如不可謂之成則彼與我各是其是者皆
無所成矣而可執之以求勝也乎是故不執偏見而圓轉混
融不好分辨而如愚若味而其中自爾至精至明毫無所礙
天下之是非皆於此而決天下之至是即於此而一切順其
滑疑之難聖人之所圖焉者故去其自是之見而一切順其

平常之理蓋此固平常之理也所謂以明如此而已而豈無
 可奈何而安之也乎篇中昭文鼓琴至終身無成一段說琴
 即說私見者乃文家移客作主之法也以上曲曲發明層層
 剝解總見得物論之是非非不如我以明之為愈以下乃言我
 欲以明道而定是非固未有易乎此言者也今且有言於此
 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
 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
 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
 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
 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有言即上以明之言其體則不知其然
 其用則滑疑之耀明也天也樞也庸也
 天鈞也兩行也皆此有言之別名也是即儒墨是非之彼是
 兩家也類與不類以理言相與為類以言言與彼之彼即與
 是之是字也有始也者二段即周子太極圖所云五行一陰
 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俄而有無者有此無也
 即周子所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而未知有無之
 果孰有孰無此孰字指太極即朱子圖解所云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但其文法變得離

奇遂令人無從測識其實道理不過如此無庸深求也物論紛紜各言自是吾息物論唯言以明一以晦道一以明道原不類也然從言而論則彼亦一言也此亦一言也易地而觀與彼夫何異哉與彼無異則我之有言不如其無言矣而何必無也亦言之而已矣天下之物終始於始始於無始而無始原無無始者也有本於無無本於無無而無無原無無無者也今即有有無不過無無中忽聚忽散之形而可執以為有執以為無也哉蓋太極有動靜故有有無是天命之流行所謂誠者物之終始命之不已而天之道也聖人所因其原蓋在於此無得於此而執以為有無豈道之大全哉今我既已見及此矣而舉以示夫彼是之各是其是者以言論之雖有言也以此道觀之實無言也而詎可與彼是各是其是之言同類而共觀也乎此我明知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不如無言而不容其無言者也

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

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厯不能得而况

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

是已天下莫大至萬物與我為一此六句亦當時之物論也本上文而言我以明之言雖有言實無言矣蓋以天下

之有莫不生於無也然非空持無之一說而遂抹煞天下之有也蓋以天下之無又莫不自然而有也今夫積衆小而為

一大累眾短而為一長然小大要有定形短長要有定數而
 乃大毫末小太山壽殤子夭彭祖其於理舛矣又曰天地與
 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即其理有然而其次序差等亦豈可
 得而混哉且既為一矣不待汝言也既從汝而謂之一矣則
 汝有汝言人有人言安得只容汝言而不容人言乎即就汝
 言而論一一也汝言其為一又一也一與言為二矣二再
 加以一則遂為三矣自此以往錯綜於十百究極於千萬世
 有善於算者亦不能盡數之數也夫天地萬物而曰與我並
 生與我為一此固濶乎無之始者也而自無適有以至於三
 又况天地既啟萬物既生則固有有而非無無之始矣自有
 適有詎可終極而乃蔑其高下減其區類強以為並生強以
 為為一此必不能之事必不得之數也自謂通論而不知其
 無所適而可也無適焉夫道未始有對言未始有常為是而
 故不如因是之為愈也

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
 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
 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
 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出豈有定主止為各懷自是之見遂乃
 分門割戶此疆彼界耳畛生於自是道非有畛也其畛如何
 外觀其形有左有右內思其理有倫有義唯恐不明有分有

辯唯恐不勝有競有爭彼是之情入者盡之矣而豈知其有
 所不必哉天下無知而無不知者聖人也使其有言決非詹
 詹之言也然大合之外存而不論非不能論也至於春秋經世先
 合之內論而不議非不能議也而更宜辯之者乃聖人亦止因事見
 王之志此洵不但議之而更宜辯之者乃聖人亦止因事見
 義議而不辯焉又矧不足經世非指馬非王之志如今之物論
 之所謂今日適越方生方死指非指馬非馬秋毫太山之云
 云者哉即分之甚精辯之甚悉總於大道無涉也何也聖人
 懷之衆人辯之衆人果能加於聖人乎無加於聖人而夫大
 辯以相示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怯道昭而不
 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
 園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道未始有對所謂

始有常所謂大辯不辯也且天下不第大道不稱大辯不言
 已也大仁者必不小不忍大廉者必不小廉曲謹大勇者必
 不逞血氣之怒也夫道可道而不道言可辯而不及仁常流
 而不可有氣之形廉至清而不著其迹勇無敵而不尸其功五者
 至此則圓而幾向於方矣天下之物圓則動方則止止則不
 可易故借以為有為無為之譬即下文止其所不知是也園
 而向方不可復動知止不知其知無加故曰至也其所不
 知即前文不知其然所謂未始有物者也亦與大學止至善
 相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知止其所不知夫不知之知無理名而無理不具無事迹而

無事不應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千條萬緒截然不紊四達五

會渾然不露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莊子特襲其文而曰天府

葆光耳無異理也不容以有言不言之辯也非以道為樂不

道之道也寂然不動故注焉而不滿感而遂通故酌焉而不

竭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故不知其所由來天府即天鈞以其

體之盛大而言故曰天府以其用之和適而言故曰葆光自人之測

光即滑疑之耀自己之韜藏無迹而言故曰葆光自人之測

度無端而言故曰滑疑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

之耀其實一物而已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

教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

閒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

日者乎宗一國膾一國胥教一國皆堯時諸侯也存乎蓬艾

無所不照也德進乎日則更無所不照此指堯之必能容覆

三子也天下之理莫非自然所謂其所不知也所貴乎知者

貴其知止乎此而已豈問間較計自以為是哉且天下安有

可自是者也以堯之至聖伐宗膾胥教之三國其是非不待

智者而知也乃堯尚南面而不釋然堯之心不自為是也舜

又謂其蓬艾之間而不足較計德進乎日而必不較計堯舜

之不自是其是也如此今之物論者昧堯舜何如哉乃執而

不化外不合而內相訾其與道相去誠不異天籟人籟一有

一無不可同年而語矣十日之喻蓋言日以光照其照有形然十日並出尚且無所不照况德之照物其照無形進乎日矣彼蓬艾間之三子尚何足以爲之芥蒂哉引此爲結所以甚言人之不可自是其是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

予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

所謂不知之非知邪言而好辯所示有限故知乃不知且吾存而不論所蘊無窮故不知乃知

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齧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

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

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齧與

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

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偏死癱瘓也薦草也帶死地鼠腐鼠言居處食

色三者物之所同而各有所便所同是者安在邪三者人所

共知而不知其孰爲正况乎所不知者邪三者雖不同而究

各適其所適謂物無知物何當無知邪上文三問此止一答而三者之問已無所不答非莊子孰能有此觀乎此世之求

安求飽而好色者亦當啞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失笑也止是醒快之極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

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

美若二夫子前指長梧後指孔子也不從事於務不以世故入其心也不喜求無私欲也不緣道不踐迹也孟浪浪

之初起者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

之即浪頭也熒惑也言黃帝聽之且不能無惑也此二句非譏黃帝而

亦有所不知焉之意但子思空指莊子實指人便謂其且女戲侮聖人甚矣知文者之難也二句正破其孟浪句也

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為女妄言之

女以妄聽之奚

時夜呼更也妄彷彿之意奚何也旁日月挾

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緡

旁日月日月在躬也挾宇宙宇宙

水之流言其有源而不息也緡者絲之合言其有條而不紊也承上文而言道之妙也日月不足為其明宇宙不足為其

大內外本末巨細精粗一以貫之無一毫之空缺無一毫之

間斷而其中千條萬緒紛綸交錯無不自然各得其所而不

待於我之有所作為也蓋道之妙也如此此因上妄言二字

而指出道之全體大用來為其脗合即所謂萬殊一本中庸

德川流也置字妙言無所需於人力也以隸相尊眾人役

役聖人愚芑參萬歲而一成純若夫分形骸隔爾我自貴而

其在聖人則不識不知無思無慮參萬歲而一成純何分彼

此哉以隸相尊者因其隸我故相尊奉如大夫以士為隸士

則必尊大夫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只是通古今而為一身之

意此四句乃顛倒相對文法是承孟浪二句而反覆以申明

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盡然無異同也是自是也蘊蓄結

以各懷自是之見遂蘊積於心而不能化予惡乎知說生之

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

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

莊解一

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

始之慚生乎弱喪幼年出亡者斷求也世之蘊結而不能化者非一端而生死為甚究竟悅生者惑惡死者

乃弱喪而不知歸者耳觀於麗姬之始而泣既而悔則死者之悔其始之祈生可知矣未死則惡死既死又悔其祈生生

何足悅而死何足惡也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

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

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

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且飲酒者

飲酒夢哭泣者且決不是哭泣而執飲酒為大順哭泣為不祥也可乎然方其未覺不惟執之而已而且竭盡心思作諸

堅固長留痕跡傳道無窮如夢中既作夢夢中又占夢者在在然矣飲酒哭泣之夢非覺不能知悅生惡死之夢非大覺

不能知未曾大覺而一知半解各是其說己者主之人者奴之如丘與女與予皆在夢中作夢耳究竟於斯道曷有當乎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音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旦暮遇之也弔至也詭奇也夫吾向所告汝之云云者乃至神至妙之道不分於人我無別於古今萬

世之後而有知之者一心相契不殊同堂而面命也而知之者何人乎予亦惟待之而已而汝必強以求勝於人不亦衆

人役役之見哉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

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

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

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

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

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我長梧自謂若指瞿鵲人指孔子

同乎爾爾異乎我同乎我異乎爾同乎孔子異乎我爾同乎我

爾異乎孔子總是道無所不在不得執一人之見以盡之之意即上文之所云皆夢亦夢也彼指知其解之大聖也倪嬰

倪也嬰兒無心天倪言其無心之盡耳曼衍靡極之意且夫

妙道無形而我與若或一是一非或俱是俱非妙道亦不盡於是

也我與若且不自知而強欲孔子相信則我與若與孔子俱未免大惑不解而不得更求一人以正其是非其何人乎

同乎若者乎同乎我者乎異乎我與若者乎同乎我與若者乎
 乎是非不出乎異同異同不離乎人我是皆以水濟水以火
 救火而於妙道無與也蓋妙道之難知如此所以不待知
 其解之大聖而不可得也妙道非大聖不能知如氣之化响
 之聲兩相待也然道不遠人人皆可與又若其不相待也則
 我亦惟是和以天倪而無所思慮因以曼行而不為限量庶
 幾乎優哉游哉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
 不然也亦無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振於無竟即所云無
 物不有寓諸無竟即所云無時不然言天下理有是非事有
 然否既是矣則自然異乎不是何待辯之而是乎既然矣則
 自然異乎不然何待辯之而然乎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不知
 今日之為何日不知斯義之為何義祇覺道之妙也振於無
 竟無一毫之空缺寓諸無竟無一毫之閒斷而已而何必叨
 叨致辯哉則甚矣女之強執以為妙道之行者其於妙道猶
 未也而乃以是譏彼孔子乎

罔兩問景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

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

蚘音數蚘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

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

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

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罔兩影外微陰也特操定守也蚘蛇

類其形相似而鱗鱗在水通體滑澤蛇虺雖入水腹下必搖

刺取魚者每以是別之栩栩飛動之貌自喻適志自覺輕快

也與不知周者不知有周也蘧蘧自在之貌景待形而動景

不能自主也形待天而動形亦不能自主也地以蚘行蚘以

翼鳴不過形耳豈能識其所以然不然哉蓋行住坐臥莫不

各有天機存其閒所謂動乎四體其得其失動者亦不自覺

也莊周夢為胡蝶胡蝶復為莊周周與胡蝶兩無所在如景

與形謂之二固不可謂之一亦不可也此皆物之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也故曰物化也昔者二字奇絕莊子作文而以自

己入他人口中又儼似一古之人者然古今再無此妙也

是非之爭生於有我我見不立至是者於焉出矣惠施公

孫龍等執其閒閒之知強為詹詹之言而不自知其為形

所役卒於無成然亦可哀也已夫大造予我以形自有真

宰所謂與道為體而立言以經世者原不俟外求也人之

知苟能知止乎此是以明者也是照之於天者也是樞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是已而不知其然而休乎天均者也是遊乎未始有物之初而圖滑疑之耀者也是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而天府葆光之所由名也其體莫得其偶故通爲一其用適得而幾故寓諸庸一私不存萬理普照十日並出尚且遜其光明堯舜之所以爲知之至豈世之成心有畛者所得望其萬一乎而無如其一受其成形便如窾之被風無聲而有聲無形而有形既曰今適而昔至又曰方生而方死既曰指非指馬非馬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又曰秋豪大太山小殤子壽彭祖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諸如此等按之於不可然不然之迹物既不謂之然遡之於未始有始未始有無之原道又不得有言徒勞神明以爲壹而不知其與彼無以異也亦欲以明之彼而不知非所明而明之只以堅白之昧終也則孰若爲

是不用而寓諸庸乎甚矣我之以明之言其言不可易也而彼儒墨之是非未成乎心不向乎方雖好爲分辯實與有不見者等耳古之至人豈出此歟且天下之事人之知原有所不能盡也居處食色之間其淺而易見者矣然任其各適所適可也不則存而不論可也而必欲是此非彼果孰知其爲正哉長梧子所以歎瞿鵲之於道聽之妄而計之太早也以其未覺之夢而不待夫知解之人役役焉強人以信我即辯之而勝固不如無辯之爲愈矣何也道之妙也爲其脗合置其滑緝自然而然而豈有對乎振於無竟寓諸無竟無在不在而豈有畛乎是非然否無與我事行止坐起自有天機如莊周胡蝶不知周夢爲蝶不知蝶夢爲周夢則栩栩窅窅無周形覺則蘧蘧毫無蝶想渾乎忘乎其化矣乎此則無聲之天籟而吹萬之所爲使者耳

無得於此而彼是相競是非相爭徒以物論鳴絕與大道遠豈不悲哉

許多物論莊子齊之以以明之一言可謂要而不煩已而猶嫌於多此一言也故特去請出孔子之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議而不辯來而斷之曰聖人懷之衆人辯之辯也者有不見也此不但以孔子折服衆論且明明見己之必於物論而齊之尚屬分辯之見必如孔子乃爲知止其所不知也此等文字真與孟子同一家法

人皆謂莊生非毀孔子此盲人以耳語耳一無所見者也看他末篇敘列方術及此篇所指物論此老胸中何等涇渭至長梧子一章莫不曰譏侮孔氏自此始而不知其初非譏侮孔氏也蓋謂瞿鵠所稱我向者原是妄言妙道之大尚未和盤托出所謂什一千百聞者自不能無惑觀其

意全是責瞿鵠非譏孔子也如讀者從來曠曠何

其八

所注

三

貴池先哲遺書第廿六

莊子解卷之一終

莊解一

莊子解卷之二

貴池吳世尚注評

養生主第三

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莊子所謂生主
正指此而言養謂順而不害也心不可放操之則存
性不可逆循之為是身之主心也生之主性也莊
子言性非言心也故通篇總是箇順而不害之意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

殆而已矣殆已指其理而言殆而已矣指其人而言人之生

始而思以表異乎四海永長乎千歲鞭撻乎兆人牢籠乎萬

物所載共工之觸不周愚公之移王屋項羽之力征而霸天

下曹操之巨奸而窺神器或不勝而遂死或倖成而旋敗皆

自速禍耳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

誰之咎乎可以養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為善二句即駢拇所云上不

可以全生可以養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
解之行也緣循也脊脈曰督衣之背縫亦曰督督中也經常
也承上言已而為知者不出善惡兩端然善固所當為而如
古之堯舜之讓湯武之爭龍比之諫夷齊之餓所不敢為也
恐循塗踐迹徒得其似而近乎名也惡固所不可為而如今

之權謀之詭刑名之刻兵戰之慘誅求之急尤所不敢為也
 乃通天倍情忘其所受而近乎刑也惟隨其無太過無不及
 者迫而後應過而不留以為日用常行之準則身於此保而
 毀傷知免生於此全而歸受無虧親於此養而不辱先人年
 於此盡而不天中道矣緣督即執中之義良背之旨但聖賢
 從精一來中純是義理彼從無近名刑來中便有似子莫之
 執中所以來吾
 儒之指摘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

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
去聲音合

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音合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
去聲音合

首之會也桑林湯樂之舞名經首咸池之樂章會節奏也手
 之所觸四句言其形表然三句言其聲合桑林之舞即言其

形也中經首之
 會即言其聲也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

曰釋刀而對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所見無非牛無學問人心不奈事何

未嘗見全牛有學問
 人事不奈心何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

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

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音乎天理皮肉自然之腠理技經肯綮

莊解二
 孤乎小交會處下文之族則大交會處

也嘗試也以刀相試也大軀牛之膝骨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骨之堅大者也此即所謂目無全牛也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

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

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

硎以刀俞生以刀之刃喻生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

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譟然已解如土委地見族解

謀然忽然也如土委地言無復有絲毫之未解也此一提刀

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四顧躊躇此方

終之道雖滿志而猶必善刀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

得養生焉豈敢有一毫之忽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

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

也非人也右師別而為右師之官者介特與並也天之生是

使獨所謂天下事莫非天也人常以此言涵泳於

心一切怨尤皆可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

以浚然冰釋矣承上而言天之所使人不得而強之故任

神雖王去聲不善也天之樂人亦不得而似之澤之雉飲啄雖

也此等引喻接法與上絕不相蒙後之人便無從相效矣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

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可乎者訝其不宜若此也始也吾以

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

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

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其人

吾意中人也曾相感也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而莊

子以為道不宜然此便純是反面說話也弔人者不怪己之

三號不怪老少之哭而怪死者之有以致之試思此適來夫

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

是帝之懸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懸縛係也指

與夜寐之有當安而處之哀樂不以動其中大造司生死之
正而我超乎生死之外帝倒懸我我解倒懸矣且人之死而
哭者謂彼於此盡焉耳而果盡也與哉譬之火然目前指實
薪盡火窮然薪即盡而火終無窮也人生而死氣散理盡然
氣雖散而理終無盡也故聖人安時處順不知悅生不知惡
死出不訢入不距我不煦煦焉以形為我有人亦與我相忘
於生死之天於
哭泣乎何有哉

天命之謂性性者生之主也率而循之則其日用事物之
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胥在於此世
之人乃不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以其無涯之知憂其智
之所不及強其力之所不能舍安就危去順即逆而不知
其歲月之閒忽已銷亡矣夫人之性如刀之刃也有此性
然後可以御天下之動如有此刃然後可以解天下之牛
也割而折之刀雖利不能久用也以無厚入有閒不惟技
經肯繁之未嘗即至於族而動刀甚微如土委地矣聖賢
行其所無事其道固如此耳是可知性以利為本天下之

養性者亦惟不鑿其私智則處順處逆我有以善其天爲
生爲死帝不能懸乎我右師之介也是澤雉之從容於飲
啄其與樊中之神王迥不類矣秦失之號也是火傳而
不盡於爲薪其眎遁天倍情忘其所受者不可相提而論
矣蓋我自有主此生者存而後生不隨生而存亡而後死
不隨死而亡我不能養之天下事皆我累也庖丁始解牛
時所見無非牛也我能養之天下事咸我順也庖丁三年
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天下之本無事也天下之本可以任
我之恢恢乎游刃有餘地也而以飲啄故甘畜樊籠以哀
樂故自桎繫解無善名而徒有惡刑耳矣天之所以與我
者安在哉

莊子之文莫簡於此然言簡意足止一起處便已攝盡全
神下文三段略作引喻而已而亦自有淺深之相承庖丁

章是言善養者之必能全此生也正言之也右師章是言不傷此主則形之成虧不足計也反言之也老聃章是言此主超乎生死之外無人無我無古無今乃孔子朝聞夕可之意也盡言之也心性功夫本不容於有言而寥寥短幅正復徹頭徹尾如此莊子豈誠謬悠而荒唐者乎

人閒世第四

論語曰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知可及愚不可及千古入閒世之道盡於此矣莊子此篇便寫此一種道理前三章所謂無道則愚也後三章所謂愚不可及也而有道一邊卻藏下不寫非不寫也莊子生亂世涉未流故於人所難處者下危語冷語至於有道之知古人備矣何復叨叨乎末章天下有道六句大指和盤托出矣

顏回見仲尼請行辭而往也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年壯自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不敬事輕反已用民死者以國量不卹民死者衆以谷量之平澤若蕉死者平澤言多

也生者若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

之醫門多疾醫人者必於多病願以所聞思其則為之設救

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噫若殆往而刑耳刑禍也孟子曰

人師顏子所言未免心動於好名事求其必濟故夫夫道不

欲雜救人之事試已雜則多頭緒多則擾意亂擾則憂防危險

憂而不救濟不能成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而物

正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之以上言其且若

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蕩喪出德蕩乎名有意

也近名大本己失知出乎爭機變愈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信在末達人氣不相軋也名聞不爭未達人心亦不爭也而

強去聲以仁義繩墨之言銜暴人之前者味幾好盡是以人惡

有其美也謂女自誇而心惡之命之曰苗人以上言即不相爭軋而好

反一正正所以發明行獨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為人蓄

夫不見過者之難以有濟也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

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

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

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言汝既悅賢而

惡不肖必於彼所用而欲有大變之彼必不信從也故

汝以正言彼必歸君臣相角情既乖違勢又迴絕不得已

而姑為從勢所必至是不惟不能正救反以長其惡耳況

端不可謂一為順從則自今以始其暴愈甚更無窮極矣若

能以彼言不信之言煩數不諱身決不且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

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君殘民不勝而臣愛民如子君必不

能容其臣矣故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財傷

也且實亦難求也堯禹用兵而不免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

莊解二

五

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總承上二段逢此非求名而

非求實而近乎求實而亦以危國皆甚言之也雖然若必有以也能左右嘗以語我

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端嚴勉敬也端其外而虛

勉則不近於好名虛一則不求其必濟庶乎其不往而刑乎曰惡惡可惡歎詞惡可猶

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

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

化外合而內不同訾其庸陽剛充積孔甚揚著定主違背案

日漸日進也日漸之德猶禪所云漸學大德則即所云頓學

也不非一是皆不免乎用壯者也今夫剛壯之氣充積於內必著

見於外顏色詞氣之閒便有不能自主者恆人見汝外嚴內

和亦自不致違忤於汝汝見其不違遂謂此術妙矣因按驗

人之所感會於我者以進推其隱微而彼則正外然而內不

然也豈果心悅誠服與我為一乎汝見其如此必又鄙之為

無成以為小德若是尚安望其大德之有就乎汝執此不化

故與彼外合而內不合訾鄙詎可乎由前之說人與我陽相

直純乎而外曲同乎成而上比法乎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

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不分爾我而獨以己言斡乎

而人善之斡乎而人不善之邪不計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純

天真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踞曲拳人臣

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

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真

實也理所當然古之有也非吾有也皆本於古若然者雖直不為

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則非端勉故意其可也仲

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謀探察也此亦質直好

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止於自免猶師心者

也師心即上端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

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卑天不宜言天下事有心

不易之理至當不易乃天之自然之宜也今以有心與其閒其去天之宜遠矣按上顏子三問皆不免於有心之累故夫

語之子以此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

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

尼曰若一志無思無為無聽之以耳有外官而聽之以心有內官無聽

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無形無物聽止於耳耳不能聽心止於符符

也心雖能思而非即理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而待物故

由此出不執一義而不遺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

使實自回也非未應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非已應可謂虛乎夫

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

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言人以身涉世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無出無入無怨無尤抱一知止隨感而

應則於人閒世之道其庶矣乎蓋人之生於世雖如鳥之在

於籠而入游其樊則其權在我而不為世所縛矣無感於其

名我無所求也入則鳴不入則止我不敢必也無門人不得

以窺我無毒人不得以害我一宅則居已於無為寓於絕迹

不得已則應物而無事此節向句皆與前文相映發

易此下又推廣言之止而無行地難庸全德故難為人使易

以偽如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為天使難以偽如乍見孺

恍惚則隱是也天理可循故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子入井而

機忽發故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翼

可飛故絕迹易無翼不可飛故無行地難此二句與上文聞

作證與下文作引然此順言之下反言之也句同意別

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有知之知人也無知之

為大抵為人使也誰則無所為而為而為天所使瞻彼閔缺

乎此二句亦證易偽二句而應有翼之二句也

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閔空隙也白

莫不有無知之知其體至虛而無理不具其用至靈而無事

不應反觀內照此闊然無物之地寂然不動之中天光煥發

如十日之並出千古至聖大神天下盛德至善莫不統會於

此吉祥止止此真人之所當止之處也而乃狗私從欲勞精

如四馬之不得停坐而馳也誰使之然乎夫狗耳目內通而

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

紐也伏莧几籟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狗順舍止紐會也

內之所通如虛室之闕所以生白者也心不可以有知心

而有知則為知所役而至於坐馳矣果其耳目所接順其聰

明之體遠聽德以內通而一心之中忘思絕慮而淡定內

外相合內外兩忘此則無知之知冥通造物鬼神之神妙且與

我為一況同類之人而有不可潛孚而默化者乎是所謂立
乎未始有物之始而物物之所以不窮也是所謂帝得之而
帝王得之而王者也是三皇古聖之所事以終
身而若與我之尋常者奈何不知止於此也哉

葉公子高將使去聲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上聲諸梁也甚重之國

大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貌隆而情疏匹夫猶未可動也

尚不可強合而況諸侯乎兩國之大吾甚慄之懼其事之難成子嘗語去聲諸梁

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寡少道術也事無小大

有成是無術也事若不成負國之罪事若成是

也則必有陰陽之患心神之傷若成有術若不成無術而後無患

者不負國不傷神唯有德者能之非恆人之可幾也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非

食爨無欲清之人厨人多閒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吾未至乎事之情方在始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一事若不成及

終必有人道之患兩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任勝也

免今兩患交集其何以堪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

大戒二其一命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一義也理所當而不可違子之愛親

命也自然不可解於心所謂仁者人也臣之事君義也至是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所謂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

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唯命之從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

事而安之唯職之盡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

前憂喜不輕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知其心之不可

一順乎理德之至也此則純忠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

已變故亦行事之情而忘其身豈有身之可戀何暇至於悅

生而惡死死生雖大亦不暇計况夫子其行可矣無庸多

請復以所聞前子高所言兩患皆在己者其於國患未嘗一

此下復凡交之道近則必相靡以信符節相信順遠則必忠

之以言時事遠則必以誠言必或傳之權在夫傳兩喜兩怒

之言使非繼好即交兵故天下之難者也人之喜怒無常事

何可以一時之言
為據故曰難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言所以不可據凡溢之類妄過當便非實理妄則其信之也非實則聞者必疑

莫則傳言者殃疑則無如言者何而先且罪夫傳言者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正當

情無傳其溢言溢美溢惡隱而不宣則幾乎全使亦安矣且以巧鬪力

者手搏戲之始乎陽喜常卒乎陰怒泰至則多奇巧所謂戲要以成真也

禮飲酒者始乎治威儀抑抑常卒乎亂威儀必必泰至則多奇樂所謂醉後

顛狂也凡事亦然始乎諒先君子常卒乎鄙人後小其作始也簡體

小其將畢也必巨禍勢大言者風波也一言不合便為禍端故曰風波行者實

喪也好事已過便不記憶故曰實喪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承上起下故忿

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惡言不忘好事不記故忿心之起不

必有由因忿角言以偏為正如鳥獸將死何暇擇鳴而惟有氣息之第然而已第然怒貌於是並生心厲

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彼此各懷

唯恐不及吹癢索垢摩所不至遂至於興兵構怨以國為苟

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至此則一言之失一國之禍一

謂始諒終鄙始簡終巨者也而故法言曰無遷令遷改無勸

成勸勉過度益也越望遷令勸成殆事也危事美成在次事邪

成之甚難惡成不及改儻惡事邪則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游心

順而託不得已以養中過而不至矣道盡矣何作為不必過度

報也只求無己患此報命事也莫若為致命必求無國患此其難者相較

致命雖矣此雙收應上不足任之句作結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賔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

天殺天限其質與之為無方因則危吾國縱欲敗度與之為有

方正而救之則危吾身患言逆耳其知聲適足以知人之過則明

而不知其所以過責己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

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此為傳形莫若就恭敬心莫若和

引導此二句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己失和不欲出形

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

為孽失己則喪正人之本矣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

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

此分三項在彼言達之入於無疵此總承上在我言合之乃

也言彼為嬰兒我即就嬰兒引之覺之以令其歸於無過之

地也下二項放此此即觀音經所云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

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女子身得度者皆誤汝不知夫螳螂乎

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

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其在己之功而誇美於人者此最犯禍之所由也汝

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

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時者不先不後

之謂達者通達消除之意此八字涉世真言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

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聲矢以蜾蠃盛溺適有蚤蚋僕

緣而拊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

不慎邪虎至暴順之則馴馬至馴鷲之則暴段一正一反人閒世之道思過半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杜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

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

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大木象人工師小匠一筆寫來色色精絕走及匠石曰

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不堪以為舟則沈以

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槁音曼律出如松非

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

歸櫟杜見夢曰櫟杜亦能見夢此真寫夢之極筆也汝將惡乎比于哉若將

比于於文木邪文木對上散木而言夫相梨橘柚果蓏力果反之屬實熟

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言之可為寒心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

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善才者宜三物復於斯言

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

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

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

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杜何邪趣即

下義字義取無用不必為曰密猶言止若無言彼亦直寄焉

杜樹又未免於有用矣相值以為不知己者詎厲也不知故謂其為不為社者且幾

有翦乎又豈知其即不為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彼自有所

非關於為杜也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而以常事之宜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邱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此其

所籟枝葉之受風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

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

層層圓脫即今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

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

如此其大也莊子之文每好於重處見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長須細細觀其用筆之法

以結作起與湯之間棘句同
忽然宕開令不材者知自慰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

禪傍者棺獨品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

之患也故解巫名之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

痔病者不可以適河祭何不用以此皆巫祝必知之矣所以為不

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人之名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

髀為脅會撮髮髻也五管臟系也髀腿也挫鍼治解縫故足

以餬口鼓箎播精駝子來雖道子不能及也足以食十人右在上徵武

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閒己不憂選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

受功忍人不役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廢疾有常養右在人者夫

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生解二

上

無知之知不材之材無用之用
所謂支離其德也意重在此句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

世不可待河清難俟往世不可追也盛時難再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至願

而不可得必得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不期而偏爾相值成者成功於世生者全生於己人間世一篇

便只寫此二句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驚心動魄在此入字此入字乃一部南華經之所由作也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擇福莫若重今則福輕乎羽矣尚莫知承受乎禍重乎地莫之

知避擇禍莫若輕今則禍重乎地矣尚莫知預免乎已乎已乎臨人以德言所當止者莫如賢

人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所最危者莫如禮法自拘也迷陽迷陽無傷吾

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迷陽不知何物意必物之好生道傍如今之羊負來之類故言迷陽迷陽

汝慎無生路傍而傷吾行也吾之行卻而曲矣汝山木自寇

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

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世亂國危名高招忌木膏桂漆以材自傷人閒世之難也如此可不

畏乎可不戒乎有用之用天下有道之事也
今既無道矣莫如善藏焉而以無用為用也

處世難矣處亂世尤難處亂世難矣處亂世而事暗君交強鄰傅頑儲則尤難之難然亦只是虛其心而化之安其命而行之正其身以達之而已矣何則暗君不易事苟急與之爭名而求實是自往而刑耳即外剛內柔內直外曲亦尚聽之以心而非聽之以氣也蓋道之雜者明教之違端而虛者陰教之違政法太多者雖不教之違而不能與之化夫豈至當不易皞天之宜乎夫惟道集虛虛而待物可以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矣虛室生白則吉祥止止鬼神來舍矣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故未應非無無門無毒故已應非有入則鳴不入則止爲天使不爲人使其知無知其飛無翼此則所謂心齋者也此則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也古之聖帝明王正己而物正其道皆在於此而事暗君夫何有焉強鄰不可交而不容不交也然以術求成熟

若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乎孝子不擇地而安忠臣寧擇事而處有悅生惡死之心便有虧於天下之大戒雖亡兩患君子不貴也況爲使所以傳君命而全邦交也時地有遠近情意有美惡彼此得持使者之言爲風彼國家之禍自此深矣是故常情可傳溢言不可傳傳令可遷令不可冀成是勸成不是望過求奢未有不至於始諒而卒鄙者也其於遊心養中之道失之遠矣而況乎其不成美而反以成惡也邪此致命之所以難於報命而爲使交鄰之不可不慎焉者也傳儲而不正其身其於大本已先撥矣而又形不就心不和彼此扞格固其宜也惟夫就中有和和中就有就用彼而不爲彼用用彼而彼不知爲我用則忽不自知其引入無過之域矣是故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也拊之不時者亡愛之本也第時其飢飽達其怒心馴而順之

有和就之利而無出入之患於爲傳之道其庶矣乎由此觀之人閒世未嘗不可處也有才不自有其才而已矣有用不自有其用而已矣呼我以散木我便散木也謂我爲不祥我即不祥也我不自揆擊於世俗世俗之斧斤且幾有翦乎我之所保與衆異詬厲我者不知我以義譽我者又豈知我乎養其身終其天年神人之所以爲大祥者固在於支離其德而不在於以能苦其生者矣蓋古今同此天下而有道無道有殊時古今同此聖人而成功全生無異理辭福就禍世之至愚者且不爾而謂至人其反蹈之也耶方今之時何時乎福輕乎羽禍重乎地之時也而尚可臨人以德畫地而趨乎是爲山木也是爲膏火也是爲桂而爲漆也迷陽滿途跣足肆步即欲弗慮即焉得而弗慮然後知無用之用真今日人閒世之第一義也

此篇最是莊子現身說法之文蓋前後諸篇皆是虛言其
 理此乃實見之行事也故其中於人事物態世法事變機
 巧詐偽離合反覆之故無不曲折盡致始終畢備人能於
 此參得透勘得破葛藤中打飛腳在邦在家有道無道安
 往而不得自在哉

德充符第五

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
 事者也充滿於中而符驗於外無一毫之虧欠無一
 毫之擬議即大學所云盛德至善是也而其從入約
 有二途有自誠而明之聖人有自明而誠之聖人篇
 中首言王駘則自誠而明者也次言申徒嘉叔山無
 趾則自明而誠者也所入雖異所至則同是皆才全
 而德不形有入之形無入之傷其生踐形盡性之指亦與
 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生踐形盡性之指亦與
 吾儒不異矣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
 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者為師虛

而往實而歸者為弟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

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

況不若丘者乎聖人學於萬物實有此心此理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

從之聖人欲人同善實有此心此理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旺

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自是非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不不議

則必有所用必有所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其用心也不

易雖天地覆入墜亦將不與之遺不隨天地審乎無假而不

與物遷立天下之大本而千變萬化皆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也知天地之化育而誠通誠復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

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小德川流者言之一本自其

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自其大德敦化者言之萬殊夫若然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聰明足以臨天下

惟遊心乎至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其於物也通極一

中至正之天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本之微而不知有

得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如土委地安常季曰彼為己是其

為己以其知其心聰明內用於以其心得其常心還其本體

也物何為最之哉從遊者乃與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

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

青受命于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衆

生言常心者人所不言而同然之心乃凡有心者之所由取

者就之蓋學問之道以其知求異於人者動也動不可以御

動以其心得其常心者靜也靜可以御動故我止於所止天

下之欲止者皆來止於此矣是故受命於地非僅松柏也而

松柏獨正故冬夏青青而後彫受命於天非僅堯舜也而堯

舜獨正故首出萬物而立極是皆所謂得其常夫保始之徵

心而能正其生者故衆生皆於此而取正也

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

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

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音格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

以物為事乎夫匹夫勇士欲踐其始之所言以無懼為主雖

求名而能自信者尚且生死不以易其念而況心通太極功
育羣生百體五官備而聽命一虛靈不昧者之因物付物而
心無一毫之偏私係累者乎三軍之衆矚目於一夫之先登
羣生之倫歸極於一人之首出彼時時與道為體與天為徒
人之從而師之自有不能外焉者而豈必如世之為師者立
而教坐而議也乎彼亦何肯區區以此為事乎始徵前言也
要信也必也心有偏係曰死先君有聲先生有
言曰心難靜而易動難活而易死即此死字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

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

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

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二語令人不堪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請出先生

來與孟子對齊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

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賢之益人如此君子所以

終身焉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所為大處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自矜勢位不惟輕友亦負師矣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

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誰不護短謂足不當兀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誰肯認非足當兀知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此有命而安之遊於羿之

彀中中央者中地也必命中之地然而不中者命也不兀亦不

耳遂可自負為堯之善乎人以其全足不過多笑吾不全足者不過少衆

矣我怫然而怒笑得無謂殊覺難堪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真是

點化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師乎吾師乎吾與夫子遊十九年

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是師是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同在師門講心

性之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恥與朋友之廢疾者為伍不亦過乎子產楚

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矣吾過矣吾過矣子言是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

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

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足雖亡而此理未嘗亡吾是以務全

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
 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
 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
 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人宜三復於斯言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
 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詼詭幻怪之名
 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耶名為己累至人則解脫矣老聃曰胡不
 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
 乎忘死生渾可否則桎梏共解矣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謂彼務學好名亦能令其舍所學而從我乎哉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貌陋者曰哀駘它音它丈夫與

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丈夫忘其醜難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

為妻寧為夫子妻者十數而未止也婦人忘其醜尤難此皆加倍寫法未嘗

有聞其唱也常和去聲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也乎人

之死

無權

無聚祿以望

也滿

人之腹

祿無

又以惡駭天下

無和

而不

唱

不為物

知不出乎四域

不作聰明

且而雌雄合乎前

與物相偶

是

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始而與寡

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

既而

不至乎期

年而寡人信之

久而

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

悶然而

後應祀

音然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

終而

無幾何也去寡人而

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去而

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

去聲

於其死母者少焉

眴若

驚視

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

不見母生

不得類焉爾

時之視

不類母生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

母雖死猶

愛使其形者

也但無使其形者耳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

武戰死

皆無其

無武故

資刑者之屨無為愛之

資助也

屨以飾足刑

皆無其

本矣

使形者形之本武足者翼屨之本

為天子之諸御不爪

以喻貌美而無德亦無其本者耳

翦不穿耳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亦恐傷其形也此即禮所云新婚期

年不從政者也向解俱錯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

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

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

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人事相循命之行也天命不已

日夜相代乎前往過來續無一息之停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非人力之

所得與故不足以滑音音和不可入於靈府原不足情而動吾心也使之

和豫通而不失於兑使其胸中浩浩落落天地同流而無一毫之乖戾使日夜無卻

而與物為春日新又新純亦不已如春風至而萬物生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感隨

而應無時不中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停則平

其可以為法也平可為法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無波外不流德者成和

之修也成者無所虧和者無所逆即中和二字之義修即所謂致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

也所云千變萬化所自出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天下古今所共由是也

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
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
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守月者其足多指支離其身無脈又缺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

視全人世之非支離無脈者其脰肩肩見其頸反甕菴音菴為大癭項

大癭曲僂則肩高癭大不見項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二人有德亦人不忘

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人乃徒鄙其形此謂誠忘如此之忘

故聖人有所遊天遊與而知去聲為孽妖孽過約信約為膠膠漆

苦得德有為接接續乃工能為商商賈有聖人不謀無思惡用

知不斷自然惡用膠無喪本無惡用德不貨原不惡用商四

者天鬻也天之所以與天鬻也者天食音嗣也天之所予既受

食於天則無所又惡用人知約德工有人之形氣猶無人之

情理絕有人之形故羣於人

正不逃世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

身自不累身眇同渺乎小哉

所以屬於人也

形非其所

警音教乎大哉

獨成其天

天乃其所以然耳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

與木

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理以成性貌即形色色字

天與之形

石等成惡得不謂之人

理氣合物則具如何不謂之人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

情有人而情自生如火燥水濕豈得云無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吾所謂情非是之謂

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

不以私好惡自害其身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惟順其自然之宜而不別有所作為以求加乎其生理也

惠子曰

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人之生也年日增而生日益故有此身也否則孩終代盡何以有此人乎莊

子曰道與之貌

理無不備

天與之形

體無不完

以好惡內傷其身

形而盡其性此身即與道為體與天為徒矣蓋生理本自足也何待益之而後有其身乎

今子外乎子之

神馳勞乎子之精

役疲倚樹而吟也

樹柱

據槁梧而瞑

槁梧几也

天選

子之形使之載道也子以堅白鳴乃以自苦也

人之有德所以全形人之有形所以載德德之為言得也
得於天故謂之德凡有形者所同也德之為言得也得於
己乃謂之德又未必凡有形者所同也充乎中而溢乎外
脈絡分明流而不息著乎外而合乎中方圓曲直往無不
合此豈可望之尋常之官骸徒具者哉古今至聖大神奇
表非常盛德立極降及叔世雖以我夫子譏之者且謂其
顛類堯項類陶肩類僑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矣其他則又
何說焉莊子有慨於此以為此橫目圓首平肩兩足之民
能坐能立而不能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也能言能議而
不能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耳目之所宜人以之得其常
心者彼以之死其心而已矣然則王駘雖喪足不惟與庸
遠而竟與堯舜之獨也正矣官天地府萬物以正衆生擇

曰登假其用心也寧復猶有死生之介其意哉今之不元者徧天下有一二焉之如王駘乎否耶抑不惟不能如王駘已也求如申徒嘉之洗我以善叔山無趾之學補前行而亦憂憂乎難之矣夫嘉之於人之笑而怫然而怒其於德似未也而適先生之所遂廢然而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則久與賢人處而無過之明驗也無趾之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其於德亦未也而今知有尊足者存而欲務全之則不難至於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之域矣王駘性者也申徒叔山反之也其於天之所以與我皆有以充乎中而溢乎外著乎外而合乎中矣故夫有貌者不必有德取德者不可拘貌也哀駘它雖惡人也乎其才全其德不形則未言而信無功而親矣闔跂矇聵雖支離大癭乎有人之形無人之情獨成其天而是非不得

於身矣故天人之有德不可不自愛也何也此道與之貌也人之有形不可不自愛也何也此天與之形也愛之則不以好惡傷其身而游心乎德之和愛之則不以日夜相代乎前者而滑和而入於靈府而自能接而生時於心也其靜而存也惟止能止衆止其動而通也不失於兑而與物爲春此所以死生大矣而我不與之變也天地覆墜而我不與之遺也然則人亦務全於德而已矣外其神勞其精辯曰勝德曰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夫何益哉夫何益哉

讀此篇莊之尊孔可謂至矣蓋此老胸中原以爲千古之德充符者唯我孔子耳而嫌於以己說孔子第屬造道之言不若以孔子說孔子乃爲有德之言故特地撰出箇王駘哀駘它來從孔子口中寫出許大深微弘至之語此豈

說王駘哀駘它哉賓莊子說我孔子也而豆眼者流且謂其訕侮孔氏也彼又惡知文章家有代字訣賓中主法門乎彼又何曾念到哀公告閔子謂吾聞至人之言乎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二終

莊解二

莊子解卷之三

貴池吳世尚注評

大宗師第六

無外謂之大矯長謂之宗人所效法謂之師不曰道而曰大宗師者舉其聖德神功全體大用而言之也猶之中庸本以明道不曰道而曰中庸即此意也人之於道致其極則了徹生死原其初則正在劫破貧富關頭篇中於死生之故言之備矣乃忽於末章倒轉作安命說者正示人以人道之始基亦猶中庸末章言為己謹獨之意云爾

知天之所為

天理之

知人之所為者

人事之

至矣知天之所

為者天而生也

此一生生不已善吾生善吾死天之所以為天也此一句便見不必悅生而惡死乃通篇之根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

當盡

以養其知之所不知

死期之

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

全受全歸此

是知之盛也

雖然有患夫知

知生知死

有所待

必待

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

也苟於道

能自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

之非天乎而徒以其揣測之知分天分人則且有其人而後

有真知故人不能非真知不足謂之知而真知蓋得道者何謂真人古之

真人不逆寡視小如大不雄成舉重不暮士處有事如無若然者

過而弗悔境過事往與化俱徂當去聲而不自得也因物付物我無容心若然者登

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無入不得物莫之傷知之能登假音格於道

也若此其造道深矣此一段言其外無事累古之真人其寢不夢靜虛而明與陰同德故不

夢其覺無憂動通而溥與陽其食不甘沂味者道其息深深腴非世味

神至定氣歸根真人之息以踵所謂深也衆人之息以喉神浮氣促屈服者

其嗑音屈言若哇理屈而服乎人者自此其嗜欲深者其天機

淺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此盛彼衰自古之真人不知悅生生固

爾不知惡死死亦常然其出不訢聽其生其入不距順其死脩然而往

脩然而來而已矣我一無所與也不忘其所始雖不悅生然生理固

始不求其所終雖不惡死然豈必以速死受而喜之受天命

乃得與道忘而復之忘乎其死我乃得於生理克盡而全而

為體故喜歸之此一段言其無生死之累以上三

一段皆由外說入內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以心捐道也不以人助天天即人人即天盡人合天猶其

道也道也不以人助天天即人人即天盡人合天猶其

真人三通結若然者又繼其心忘其心無其容寂其形無其顛顛音

醉然見於面淒然似秋秋氣至萬物零暖然似春春氣至萬物生

喜怒通四時發而皆與物有宜各得而莫知其極中無故聖

人之用兵也亡國亡人而不失人心人反愾之所謂利澤施

乎萬世恩亦不為愛人人反忘之所謂故樂通物以通物為

為非聖人也聖人則有親便分親分疏非仁也仁則一體失時

不知非賢也賢必利害不通故就利害為二非君子也君子不

避行名失己有意近名非士也士則務亡身不真勞形苦神

之天非役人也役人者不以好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

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皆所謂亡身不真者古之真人其狀二字句下文義而不朋中立

若不足而不承謙下不失與乎其觚而不堅也矜而張乎其虛而

不華也大而不夸邴邴乎其似喜乎無時不自得崔乎其不得已乎事

而後濔乎進我色也時行則行與乎止我德也時止則止厲乎其似世

乎警乎其未可制也振發奮迅其進也亦與世人同連乎其

似好閉也免音恍乎其忘其言也絲密深遂其止也無間之可窺

此四句是言其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所謂互為其根者也以刑為體如木之幹以禮為翼如鳥之羽

以知為時如日之刻以德為循如足之跡以刑為體者緝乎其殺也武

而不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以知為時者不

得已於事也時至事起不可不為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

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日進不已自極乎高遠而不覺如登山然但在不怠足焉耳此見真

人之無所為而為之者而人見其外故其好之也一有所好

不見其內則以為其勤行有如是矣故其好之也一有所好

自然其弗好之一天理之自然其一也一其常而經也

莊解三

其不一也

變而權也亦出其一與天為徒

其用經以體

天道之不易

其不一與人為徒

其用權以治

天與人不相勝也

權而權之

有相因

是之謂真人

又再結

死生命也

莫之致

其有夜旦之

常天也

莫之為

人之有所不得與

去聲生之必死

夜之

皆物

之情也

乃天地萬物之實理自然如是者也此一節承上而

則何如不悅不惡

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

天地委形託

而急求得乎道哉

而況其卓乎

卓指道言此真吾父也其人特

人特

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臣之

而況其真乎

真亦指道言此真吾君也尤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以見人之不可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

不求得之也

於生死之閒而以暫生為幸暫不死

為歡皆魚涸陸處而响濕濡沫者耳

不如相忘於江湖

無庸

心亦如魚之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堯本善桀本惡何待我譽

死本無足惡我何

不如兩忘

生死不計

而化其道

與道為一也此

道而徒說生惡死如魚之泉涸而响濕濡夫大塊載我以形

沫豈有所濟乎故不如兩忘而化其道也故曰勞我生則有事

死存亡一理也故曰息死生故善吾生者我之生也乃所以善

吾死也我之死也天死之我不得與也謂之善者言其有始

之外別求一不死之物故爾言之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喻

死生惡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造物負之而走昧者不

知也此喻忽然而死也此一節又設喻以明悅生而藏小大

有宜小宜藏於大猶有所遯故藏之得所若夫藏天下於天

下為一而不得所遯我無所失矣蓋言生亦道也死亦道也

求其所終即全乎死之道也受而喜之忘是恆物之大情也

而復之藏天下於天下何處得有遯失哉此一節承上而言

凡物之大常自然之實理明明可見者也此一節承上而言

貪生惡死不如聽之自然任其生隨其死而我反得了了於

忽然而無一旦犯人之形而猶喜之我而遂執以為我而

忘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我亦可以彼如所

云為難為輪為馬十百千其為樂可勝計邪我今犯我

喜之真犯非我者之形我又未嘗不喜之也其為樂可勝計

邪此則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之意與佛氏輪迴之說相似而

不相似也學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形有生

者宜細分之有力者負之而走所謂遊而不存也道無存亡不

惡死常被有死而與道為體則了然於生死所謂物之所不得

遊而皆存也聖人則正以遊之於此而已此善天善老能養

一節又特就悅生二字發明陰陽化育之理善天善老形者

善始善終年能盡人猶效之而相師法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

一化之所待乎皆存而為品彙之根抵造化之樞紐者乎其

為可貴而可法更不知相去幾何矣以上許大文字只是反

覆推明生不足悅死不足惡而道不可以不聞之意以下乃

以道之所夫道有情有信真實無妄無為無形自然而然可傳而

不可受可以師傳而不必如有可得而不可見可以心得而

者之可以自本自根道即本也道更無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日而見也本故曰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存固者渾渾淪淪顛撲不破之謂存者純純常常毫無斷續

如此謂此言道之固而存也則自未有天地之時而自古已

矣神鬼神帝以幽言帝者民物之主以明言夫微之顯誠

之不可揜所謂神鬼也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必命之以
 為億兆之君師所謂神帝也下文維斗日月堪坏馮夷肩吾
 禹强西王母即神鬼狝韋伏戲黃帝顓頊彭祖傅說即神帝也
 立其高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其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其深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其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其老無終此
其節發揚道

妙即中庸莫載莫破上下察也之意狝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

母維斗北斗天之綱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

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强得之立乎北

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名山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

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

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傅說一星在箕尾之間此一節歷舉古

究不盡於此此道之所以為大宗師而人不可以不求聞也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

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

下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

人之才如顏子與子貢可以觀矣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夫子之所

以惓惓於賜也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

之所謂迎其機而導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忘乎已外天下矣吾又守

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忘乎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外生忘乎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胸中澄潔如朝氣之清朝徹而後能

見獨已所獨覺人不及知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前古後今無古今而後

能入於不死不生了了然然毫無一有殺生者不死所謂不死者何也

有死而此則天下之生者皆賴之以終所謂殺生者何也生生

者不生所謂不生者何也天下之物有死則有生而此則天

即周子誠之通而易所云顯諸仁之理也此二句承上其為

物無不將也終萬無不迎也始萬無不毀也分萬無不成也殊萬

合為其名為櫻寧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無動靜

一本而靜者常為主焉此天下之故所以紛綸交錯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而無不各得其所也南伯子葵曰

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尋行覓句始讀書者副墨之子聞諸

洛誦之孫落落成誦久讀書者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自有所見目擊道存瞻明聞

之聶許自有所聞聲入心通聶許聞之需役用之則行取之左右逢其原矣需役聞之

於謳余欲無言不知足之踏之手之舞之矣於謳聞之玄冥幽深玄遠不顯惟德也玄冥

聞之參寥蕩蕩巍巍大哉乾元也參寥聞之疑始未始有始無始之始也上章言得道之人

此章言得道之序一實一虛互相發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

脊以死為尻首脊尾尻所謂一體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

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更無一言此真知之者遂相與為友俄

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

拘也指所生之身言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向贅

指天

即發背之毒也

陰陽之氣有沴

此不過陰之戾氣

其心閒而無事

若其心則

閒適而無所為也

跼蹐

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

拘拘也

指所生之病言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無子何惡浸假而化

予之左臂以為雞

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

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

而乘之豈更駕哉

此一段說理如冰雪行文如雲霞有情有韻千古無二佛氏輪迴果報之說視此有

通不前之別矣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也此古之所謂縣

平聲解

生死死係於天所謂縣也我不悅生而懸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物即悅生惡死之私心結則且勝悅生惡死而終必死物豈能為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

之曰叱

呵止避開去無怛化

使無亂將死倚其戶與之語曰

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

其泣無怛化者之心也

六

生

三

六

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

不啻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親切透露

如冷水之澆背其涼快沁入心脾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死存亡本在彼而不在我也今大

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鏤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奇想

何處得來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

之人仔細思之毋使造化者嗤為不祥也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

惡乎往而不可哉鼠肝蟲臂任其所為任其所適安往不得哉成然寐遽然覺其死如寐如覺正見其為一體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

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

窮此數語即所謂窮遊方之外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

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

或鼓琴相和去聲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也故已反

其真而我猶為人猗音伊曲終餘韻之聲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

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

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方即禮法也而丘

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道不同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

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猶云做伙伴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

生為附贅縣疣氣之偶聚言非可樂以死為決疢音換氣之自散言非可惜夫

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借陰陽之二氣託於同

體并官體為一身體忘其肝膽內無私智遺其耳目外無物引反覆終始不知端

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

然為世俗之禮憤憤不耐心以觀衆人之耳目哉觀觀也子貢曰

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天之生是使遊方之內者也自不得與彼

卷之三

三

為徒 雖然吾與汝共之 乃所願則宜與汝共游方之內焉 子貢曰敢問其方

故也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彼有彼之方我亦有我之方反而為之皆不

相及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 如魚之造乎水只穿池有水則便養給矣豈必問何川之

乎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人之相造乎道各行其所無事行所無事而生自定矣豈必以

拘乎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方內方外不妨

子貢曰敢問畸人 畸異也相忘則一矣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

侔於天 侔同也言畸人非從方內方外分而從天人分也故方內有畸人方外亦有畸人也人指私欲天指義理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 於義理遠者 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也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孟子曰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即此謂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

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

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 盡居喪之道 進於知矣 進於世

者唯簡之而不得 所謂自致而不容已者也 夫已有所簡矣 在外儀文 孟孫氏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不知死生先

若化為物順造化之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聽造化之且

方將化以生而死惡知不化哉乃以死為非不死為樂乎而方將不化

生而不死惡知已化哉乃以死為不祥乎而吾特與汝其夢

未始覺者邪我與汝以生為幸以死為不幸皆夢而未覺者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形有變易有旦宅而無情死是朝而寄居人屋暮必歸宿己家

而理無盡也孟孫氏特覺此孟孫之獨覺人哭亦哭是自其

所以乃何其哭泣也不奈世情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

所謂吾之乎譬如今之人皆以吾為吾吾亦從而吾之耳矣

吾之矣忽焉不在所且汝夢為鳥而厲厲同乎天猶是吾也而

謂吾者又安往乎且汝夢為鳥而厲同乎天猶是吾也

則無夢為魚而沒於淵忽又夢為魚此時不惟無吾亦并無

耳世之人猶執吾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為覺

皆未有定此真造適不及笑要之天下事唯順其自然而已

親切指點語

者也故笑則發乎情之不容安排而去化而自然

不及笑已豈待鋪排造作乎安排而去化而自然

不知其然也安排者無所乃入於寥天一即上天之載無

排也去化者不用造適也意而子曰堯何以資益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

必躬服行也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也汝奚來為軹猶云被

你那裏起邪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猶云被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廣遠無極恣睢縱橫無礙轉徙變動無端之塗乎指道

云汝如何還走得這條路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

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

觀意而子曰夫無莊美人之失其美據梁力士之失其力黃帝之

亡其知去聲皆在鑪錘之閒耳教化之轉移庸詎知夫造物者

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平聲成以隨先生邪焉知我蒙

不將有聞於大道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女言其大略吾師乎吾

師乎整音齊齊音裁制音義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

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包乎天地之外即刻彫眾形入乎

之內即天下莫能破之意而不為巧此所遊已指點出道之全體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仁育萬物義正萬民此以

及乎世者言即前所謂外物也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

也曰回忘禮樂矣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此以曰可矣猶

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此二字與

坐馳二字作映帶蓋坐則靜矣坐而忘則靜而又靜至靜之極也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

回曰墮肢體百骸備而無為黜聰明五官存而不用離形去知去聲同於大通

動靜語默莫非天理之自然何以思慮為哉此謂坐忘仲尼曰同與道為一則無好道

為樂也化忘而不知則無常存而好與常大賢以下事也同而果

其賢過於人乎丘也請從而後也雖聖人以為難則其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

食嗣音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琴之鼓琴曰父邪母邪天

乎人乎琴之調也有不任其聲即若歌若哭而趨音促舉其詩焉即父邪二句若

斷若續耳子輿入日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日吾思夫使我至此極

者而弗得也此一句喚醒多少人而無如人之不自思何也父母豈欲吾貧哉所以歌父

邪母邪之句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所以歌天乎

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非父母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此亦天地

閒自有此自然之數自然之理耳此命字雖主氣數言而義理亦在其中也前數章言道究極天人了達生死可謂至矣此復指破貧富關頭使人知有命而安之正示人以下手立脚處也

道無分於天人也而有在天者有在人者在天者非人之

所能為在人者非天之所能代亦各有其分也所貴乎知

之者豈不以其盡人合天全受全歸也哉雖然人心之虛

靈知覺一也而發於形氣之私與原於性命之正其知覺

同其所以知覺者不同故非知乎道則其所謂知生知死

者究非實知生死之理者也吐故納新長生久眎自以為

此天也不可失也而寧知其不免於悅生之蔽者乎所謂天之非人乎厭棄皮囊速求滅度自以爲此人也無足惜也而寧知其非所惡而惡之爲求其所終而非忘而復之者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斯二者皆惑也非真知者也故曰有患也而吾乃穆然思夫真人其爲人也遠矣其爲知也深矣外無事累內無身累不悅生而生之理無一毫之不盡不惡死而死之道無一毫之有虧即心即道不待求之而得也即人即天不俟行之而至也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性發爲情無不中節物各得所罔或失中義以正之秋之成萬物也非有心而亡人之國仁以育之春之生萬物也非有心而利澤乎人其人聖人也役人者也非役人之役者也豈與夫別親疏失事機眩利害爽名實者等哉則甚矣亡身不真者之決非真人也夫亡

身似非悅生而惡死者也亡身不真則猶之乎悅生而惡死者矣古之真人豈出此歟其形於外也非一端之美其主乎中也有不易之經刑禮知德四達而不悖好惡同異一本而無私或與天爲徒或與人爲徒不執一義不遺一義如此然後謂之真人此其所以於生死之理了之達之全之盡之也究之知出於真人乃謂之真知知達於生死乃謂之真人真人眎生死如夜且通天地爲一身而不知生死之本如夜且天地之本與我爲一身真人知之而順之自落便宜也衆人不知而逆之枉費氣力也何也生死命也何嘗有生之不死者乎夜且之常天也何嘗有夜之不但者乎所謂非人之所得與乃物之情也既人之有所不得與我何必欲與其所不得與焉者乎生死不得與道所得與也夫道之與生死相去遠絕矣聞道之可悅與生

之可悅不聞道之可惡與死之可惡不可程計矣天下至親莫若父至尊莫若君故子臣於君父生死以之然較之於道其爲可愛可貴夫孰甚焉而人乃不知此卓而臭也者而役役焉於生死譬之魚然失江湖而陸處相响相濡爲時幾何故譽堯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也況天之生我死我即天之道也故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必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所謂善吾生善吾死乃渠一生大正經事也此天之所以爲妙也曩使有生而無死載之者無一隙之空勞之者無一息之休人類之亡也久矣然則其生而死正天之仁愛於我我之所當感念不忘者也而乃以死爲惡也可乎且惡死者曷嘗不死乎藏舟藏山詎不思爲無失之計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藏之者固負之者巧惡死而反得死則何如不惡死之反得盡其道而死也乎固篋

扁囊不如開囊出篋示以無有則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
所遯之說也況人之悅生者夫固以今此之形今日之生
謂之爲我故喜之而欲其長存而不亡焉耳夫庸知天之
生人與生我一也天之生萬物與生我亦一也天生今此
之我與生前此之我一也天生後此之我與生今此之我
亦一也我未生之先其爲我者不知凡幾我同生之際其
爲我者不知凡幾我不生之後其爲我者不知凡幾既已
爲我各各有我我樂乎我各各之我皆各各樂乎各各之
我我不敢知曰我樂而非我者不樂我又豈敢知曰我唯
今此之我樂我化爲非我非我之樂遂皆不如今此之我
之樂邪化無盡我無盡我無盡樂無盡我不忘其所始我
不求其所終我受而喜之我忘而復之此我之藏天下於
天下而不得所遯者也彼古之聖人則特以遊之於此焉

耳矣夫豈別有譎怪而非我之所得與也乎甚哉道之不可不聞也聞道則萬物在乎手造化生乎心矣今夫道之妙也其爲理至實其爲物無形貫乎天下之無呈乎天下之有天地非此不立神聖非此不成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微乎微乎聞之者年雖長而色若孺子不悅生而自生不惡死而自無死也神乎神乎學之者必忘乎世忘乎物忘乎我乃能馴至乎動亦定靜亦定之境也在方策之中又在方策之外不落見聞之所又不遺見聞之閒感而應非有期默而成非有言所謂未始有始者此也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此也此萬化之首也生則其脊焉耳中一段事也死則其尻焉耳末一段事也世人悅生而惡死烏知其棄本而逐末哉彼且一體我斷爲三彼且貴首我乃戀尾結而不解悍而

不從不祥莫大焉子輿有見於此故任其所化而不以物
求勝乎天安時處順哀樂不入造物者即欲以爲拘拘而
縣之而我自解矣子來有見於此故唯聽命於陰陽而不
欲爲躍治之金此父母之順子天地之祥人爲寐爲覺自
無往而無不可也然則子桑戶之三人者遊方之外不妨
與我孔子遊方之內者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形欲反其真
禮唯存其意死生先後端倪不知固亦所云無事而生定
者故雖孔子亦以相忘於道術而存而許之則其爲天之
君子夫何疑哉且天下之生死一也已之生死不悅不惡
親之生死又寧可悅而惡乎天善吾生天必善吾死天善
吾親之生天必善吾親之死未生與既生無以異也將化
與不化亦無以異也抑親之形有變易親所得於天之理
初無虧失也生則且而寓於我之家死則暮而宿於己之

室翛然來往豈真死也哉原無可哭泣也而不奈世之哭死者其來也久矣故亦相與哭之也如人之以吾爲吾其來也久矣故亦相與吾之也而設也吾忽夢爲鳥則鳥也而非吾矣猶吾之也乎又設也鳥忽夢爲魚則又魚也而非鳥矣猶鳥之也乎吾可爲鳥鳥則非吾鳥可爲魚魚則非鳥化不知其化也吾詎知爲吾乎世人皆夢孟孫特覺世人不及笑孟孫不及排蓋天下只有此一理耳何處容得人紛紛悅惡哉而無若世之人煦煦以爲仁孑孑以爲義黨同以相是伐異以相非舍遙蕩恣睢轉徙之塗而不由而甘以其身受黥劓之刑而不顧盲瞽終身雖教化無由而入也彼夫整萬物澤及萬世長於上古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者又孰有能遊其藩者哉遊之者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忘乎仁義自與不爲仁不爲義者相一矣忘乎禮

樂自與不爲老不爲巧者相一矣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回
即道道即回同無好化無常所謂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者
非回不能得之矣所謂無古無今不死不生者非回不能
聞之矣所謂死生存亡之一體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者非
回不能與之矣所謂若化待化安排去化入於寥天一而
遊乎吾師之所遊者非回不能容與於其閒矣而人其曷
由而優入其域乎學問之道始於貞遇終於忘遇始於知
命終於立命貧富之區區遂以役役焉於生死而不貳能
乎不能乎故尤人者大惑也父母豈欲吾貧哉怨天者不
祥也天地豈私貧我哉天地閒有生死即自有貧富生死
命也貧富亦命也生無足悅死無足惡富又奚足悅貧又
奚足惡乎安之而已矣聽之而已矣吾能安命吾乃得遊
於自本自根之地乃得入於不死不生之鄉乃得陶鑄乎

大鑪大冶之中乃得撓挑乎無極無終之外乃得待其所不知之化乘成以隨先生遊而忽不自知其臻於坐忘之域也不則貧人富人而已矣於古之所謂真人聖人者詎可共劫而論哉

生死二字極千古之英雄豪傑文人學士以及莊老佛祖說來說去總不能若我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未知生焉知死之二語渾透簡奧擲撲不破也程子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觀於此吁彼二氏者其猶不免於一膜之隔與

應帝王第七

天下之大非帝王不治是故內聖外王道之自然而相為體用者也苟以帝王為不足為而必絕人逃世以獨立則有體無用豈所謂道哉應帝王者言其繼天立極開天出治皆不得已而應之也不得已而應之則不惟征誅之兵無由而起即禪讓之美亦無由而襲其名也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也莊子言

外之慮深矣故
內篇以是終焉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四不知妙天下事以為成爲

為無為而天下治矣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

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古帝也有虞氏其猶藏仁躬行以

要平人之固結天下亦得人矣民心亦固而未始出於非人未

免於有為也此數句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

一以己為牛所謂一無其知情信真實其德甚真純一而未

始入於非人井無為二字亦不足以稱之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名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

君人者以己出自我作主經式常規不義度隨宜而設法者

法施因時相救之方此即論語人孰敢不聽而化諸一敢字

於民而非俟狂接輿曰是欺德也愚民其於治天下也猶涉

海鑿河何源委涉海而鑿而使蚩負山也言其必夫聖人

之治也治外乎止治民之外而便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

而已矣蓋必將使之順性分固有之正而全且鳥高飛以避

矰弋之害鷃鼠深穴乎神邛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

之無知且民雖至愚而不可欺也上有欺德下亦有欺心計

鑿以掘鼠鼠必深穴物且不可以欺而得之也民曾

二蟲之無知也乎蓋言欺德者必不可以欺而得之也民曾

天根天子之本即遊於殷陽股中陽明也遊於殷陽即

了水之上蓼之味辛而苦水之性統而不止至蓼水之上即

喻適遭無名人而問焉聖人無名無名人即古無

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鄙者瑣細之稱有大乎天下者

何足以治天下乎此何問之不預也預干涉也不預言其問

所以為天下所苦也何問之不預也得無關係莫要緊也事

一大事而自聖人視之殊不足介意也世人以治天下為一

而自有才者視之殊不足介意也世人以能文為一大事而

一大事而自至富者視之殊不足介意也世人以千金為

物者為人太極本厭然也足也即自朕而則又乘夫莽眇之

鳥動而為陽其大無外故曰莽靜而為陰其小無內以出六

極之外包乎天地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音垠朗之野渾無一

為汝又何昇音余以治天下鼻舉也言何忽朕擊出感予之心

為如俗所云又復問必欲求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

漠便不是有心取必與上章所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順萬

然之理不參以而天下治矣所謂為政以德無為而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敏以赴天疆梁勇以任天

物徹疏明智以周天學道不勸學古之道不如是者可比明

王子內聖外王其理一也故不白聖人而老聃曰是於聖人

也胥易胥徒更易技係百工居肆勞形忧心者也勞己以為

適其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皮有文彩為猿狙之便善於執爨

狸音適之狗善於來藉為繩所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承所問而言

莊解三

相去遠矣且如此而可以為聖人則夫自炫自用而陽子居
自傷其身者皆可以為聖人矣聖人豈若是也乎

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

自己我居功不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民忘帝力有莫舉名蕩蕩乎民無能名使

物自喜熙熙乎物各得所立乎不測所存者神而遊於無有者也所過者化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其所知之期期以歲

月期之遠旬日期之近若神其所知之期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其畏

言之驗列子見之而心醉服其術之精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

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盡其

文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之實而固得道與而遂以為得乎道眾雌而

無雄而又奚卵焉此喻既文未既實之不可以為得道也卵

已奚能乳抱而成雞乎正答而朕於雄有雌無雄不過算蛋而

他之以夫子之道為至矣一句而以道與世亢有得而詹詹焉

與世相亢必信欲人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我之形述盡露
得窺其閒而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
持其短長也

而謂列子

術士妄言禍福每向旁人道來此是千古秘訣

曰嘻

禍福嚇人如畫

子之先生

死矣

斷定

弗活矣

見便加一句以不謬

不以旬數矣

批定期

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

復說明原故濕灰不徵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

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

天動地靜地文者至靜之極也

萌乎不震

萌生震動也萌乎不

震即易所謂寂然不動也

不正

正定也心藏於九淵之下生氣全無一毫無捉摸之處

是殆見吾杜

德機也

杜閉也德機生機也閉藏生機不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

即俗所云恭喜

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

纔有轉機便自居功

全然有生矣

定

吾見其杜權

矣

閉藏之中有術士大抵如此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地陰天陽陽者生之道天壤者一陽初動之時也

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

名實不入雖似至靜

機發於踵則靜中有動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天下之理原其始末有不善者

即復卦下之初九是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子之先生不齊

前日必死昨日必生今日又半死半生故曰不齊所謂怪相也

吾無得而相

焉怪相難決試齊不怪若且復相之吾猶可決也列子入以告

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此支吾語矣列子入以告

無過而無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十月之坤卦兩六閉塞百卉

彫零純陰用事也善者機靜極而動如十一月之復卦一陽

初回萬物資始微陽用事也衡氣機陰陽各半如正月之泰

卦天地和同品物鮪桓鮪魚也桓者盤桓動而不動之審

流形生氣暢遂也意水無波紋而魚微動於水底之審

為淵止水不流水之審為淵流水不止之審為淵壺子曰追之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

吾弗及已曉音之夜已算定走路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

出吾宗即無一為陽一為陰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

宗則獨而無對所謂不吾與之虛虛則而委蛇委蛇則不知

其誰何漠無朕萬象森然彼不自知其誰何也因以為涕靡

揣之測之因以為涕靡而活不活因以為波流又弗是也故逃也不得

惟耳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凡人從一先生遊未嘗

止於如此及先生發揚一二先生尤自有無盡一便以為先生

截也而遂歎先生為不可及者大抵皆此類也三年不出實

苦功不知去聲為其妻爨食去聲豕如食人燒鍋餵猪莫非道之

言其一切於事無與親順事之宜不以彫琢復朴枝葉落而

塊然獨以其形立赤條條一團天紛而封哉一切紛紜許多

與一以是終而唯此淡淡忘忘

無為名尸名者造物所忌名之尸則無為謀府謀者百慮所

權謀陰謀尤無為事任則便好事而多事天下由此不查矣

無為知主理無不明自物無不照一為知主則必作聰明用

之累非無為之體體即體物不遺之體無窮者道也

化也故宜戒之而遊無朕物之先盡其所受乎天天全而予之

無見得雖名得道實無所亦虛而已無聲無臭至矣至人之

用心若鏡明鏡不將不將去者不送不逆來者不迎應而不藏見在者不隱故能

勝物而不傷明鏡不疲於屢照而妍媸自分聖心不勞於逐物而海宇咸理勝物不傷職此之故也

南海之帝為儵音叔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偏隅之

方儵忽者幻詭之號二句以喻人心之惟危也中央者儵與至正之地渾沌者至善之稱此句以喻道心之惟微也

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人欲雖熾盛天理亦自有發見之時渾沌待之甚善

天理發見則動靜云為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何不謀時時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而乃謀報其德乎此曰人皆有七竅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

其所自失主宰也七竅乎吾恐皆有七竅以視二竅聽二竅食一竅息二竅其

者正不止於斯人也以視二竅聽二竅食一竅息二竅其

有渾沌何嘗無竅但其視不以目聽不以耳食不以口息不

食無不息也何以謂其獨無有也唯獨無有嘗試鑿之嗜嗟

所以為渾沌謂其獨無有也嘗試鑿之乎哀哉

哉古聖賢去人而從天今儵忽乃鑿日鑿一竅然則為惡亦

天之力而只鑿得一竅勞形苦神夫奚益乎俗七日備矣而

渾沌死謀報其德而反以速其死所謂起心用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臨天下非聰明
睿知不可而不知能聰明睿知者足以臨天下有聰明睿
知者反足以亂天下何也能者不自有自有者必非能者
也齧缺問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則聰明睿知能而不自有
者矣齧缺者齧之而缺即末章之鑿竅者也王倪者王者
中之純一無偽即末章之渾沌是也蒲衣者以蒲為衣自
然而覆被乎天下即本章之非人次章之聖人三章之無
名人四章之明王五章之得道六章之至人也孔子稱無
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
已矣莊子乃又去尋出箇泰氏來蓋莊子作文從不肯捨
人身慧步人跟塵故耳非果鄙夷堯舜為不足道也究之
此一篇許大說話只我孔子為政以德一言足以蔽之何
以知其然邪其臥徐徐之云云者所謂本身作則以德教

也遊心於淡之云云者所謂因時敷治以德化也功蓋天下之云云者所謂上下同流德之成也且聖人之治不治外則必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矣聖人之道不既文則必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矣至人之用心若鏡則必體無窮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矣如斯人也如斯德也何必懷仁以要人乎而人無不得也何必以己出經式義度乎而人無不聽而化也何必為天下乎而天下治也何必如胥易技係勞形而怵心乎而化貸萬物物自亨也言其體用不外乎陰陽故有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地文天壤靜無而動有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故分之而莫得其輕重之毫釐邇之而莫測其端緒之系忽太沖莫勝未始出吾宗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在我者虛而委蛇人自不知其誰何而死生存亡

禍福壽夭雖有神巫孰得而相乎應物者不將不逆而不藏所以勝物而不傷而名尸謀府事任知主一毫不介其胸中一以是終者惟此虛焉而已矣此其所以能不入於非人而成聖人之治也此其所以能與造物者爲人而可比明王之功也所謂唯天下至聖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此焉是矣不然者自以爲帝南海之帝耳北海之帝耳而非中央之帝也自以爲聰明睿知不過日鑿視聽食息之一竅者耳而詎知夫渾沌之已死乎譚峭有云亡國之君聰明出於人則儻與忽之鑿不如王倪之四不知也其亦彰明較著矣由斯以觀應帝王篇之若多議論果不出我孔子爲政以德之一言也

北冥有魚化而爲鳥徙於南冥率性而往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南海一帝北海一帝儻忽變幻分門割戶水

火交爭矣首一章以明道之大原所從出末一章以明人之道心所由亡此內篇極大章法與易之首乾坤而終未濟同一機軸讀者不可以不知

立言難言簡而意盡則尤難之難莊子內七篇窮奇極變千古文人有一無二而其實我孔子只數語了之道遙游不過鳶飛戾天一節也齊物論則巧言亂德四字而已養生主所謂存心養性以事天人閒世豈有出於無道則愚之一語哉德充符則知德者之鮮大宗師正知生知死朝聞夕可之理也至於應帝王之爲政以德我於前評評之矣學者洞胸開眼以四子作權衡天下之書亦何不可讀之有乎

貴池先哲遺書第三十六

莊子解卷之三終

莊解三

莊子解卷之四

貴池吳世尚註評

南華子外篇

外雜二篇不純乎莊子之筆或門人附入或後人偽託學者當分別觀之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

與生俱生

而侈於德

無與於恭重之德而徒多其形附贅縣

疣出乎形哉

與體為體

而侈於性

無與於氣質之性而反多其累

多方乎仁

煦煦

義

子子分別

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

精神之運心術之動

而非道德之正也

總遠乎自然無事之常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

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

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

之煌煌非乎

間施五色而為文采

而離朱是已

多於聰者亂五聲

淫六

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

雜比五聲而成樂律

而師曠是已枝

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

乎過於忠愛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累瓦結繩言多竄句

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做跬譽無用之言猶云爭得一言半句非乎

而揚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言仁

義皆為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

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

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

去憂也此上言性命則無所作為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

也意非妙何多妙便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

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

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故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無限

不勝且夫待鈞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

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以人例直者

不以繩如髮圓者不以規如首方者不以矩如足附離不以膠漆如肌

膚約束不以纏索如筋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

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無有或異不可虧也無有

弗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

天下惑矣此又申上至正一段之意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

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

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屢喚此句莊生意亦苦矣

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

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

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

遊二人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

蹈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雖非至理實是快談佛氏誘人全祖此等法門天下

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

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

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

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

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

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

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上以理言此以

人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

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

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

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

莊解四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予愧乎
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既以
夷跖同為淫僻而復分上
下可知其不得已之心矣

天下有常然性命之正是也率之之謂道得之之謂德人
無不有此性命也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
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不可虧者凡以此耳
若失其性命之情而淫僻於仁義之行多方於聰明之用
不特楊墨之纒瓦結繩堅白同異與不仁之人決性命而
饗富貴以及殉貨財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為附贅為
縣疣即曾史之擢德塞性以收名聲與仁人蒿目而憂世
之患以及殉天下之伯夷而死名於首陽之下者亦止為
駢拇為枝指連無用之肉樹無用之指耳何也凡此皆多
駢旁枝之道而非天下之至正也多方乎此而用之者皆

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天下莫貴於己莫重於身人之身內有五藏外有四體愁
其五藏以爲仁義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何異於標
其駢枝號其贅疣欲天下之奔命以效其多餘添設之形
也而人乃知此之不可效不知彼之不足奉可謂自取其
憂而大惑不解矣夫性命者人之所自有也率之則爲道
得之則爲德如首圓而足方孰規之孰矩之也如髮直而
臂曲孰繩之孰鉤之邪如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孰膠漆之
孰纏索之邪然則不必雜五色爲文章而過於目者已有
可觀矣不必雜五聲爲律呂而入於耳者已有可聞矣不
必屈折而爲禮樂响俞而爲仁義而但臧於其德任其性
命之情已有以慰天下之心矣夫生不可殘性不可損猶
之牧羊者不可亡其羊也羊亡而挾筴與博塞均不能逃

其責生殘而君子與小人均不得免於非世豈有謂博塞之亡爲亡而謂挾筴之亡爲未亡者哉是則三代以下之囂囂果非吾之所謂臧矣截長續短以身爲殉而以名於天下曰是君子也非小人也天下尊之惜之皆以爲信然道德之不明甚矣其惑也道德難言也不煦煦子子以爲仁義不肆情從欲以爲淫僻亦詎難也乎哉

道德仁義老莊之所說與吾儒元自不同彼以道德爲天爲內仁義爲人爲外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蒙叟此篇正是發明此意若以吾儒之指解之便文義有所不通矣

馬蹏第九

馬蹏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誠及至伯樂影下曰我

卷之四

善治馬燒之

烙以剔之

剪其毛

刻之

削其甲

錐之

絡以繩

連之以羈

絡其首馬

絡其足編之以阜棧

槽馬之死者

十二三矣

饑之渴之

馳之驟之

整之齊之

之前有概

嚼在飾項在

之威而馬之死者

已過半矣

陶者曰我善治

埴木者中鉤

直者應繩

文方不板

夫

埴木之性

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

馬而陶匠善治埴木

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治天下者以禮樂仁義為善則

匠為善乎

一句接入勢若飛來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

民有常性

織而衣耕而食

是謂同德

人人相同一而不黨

命曰天

放

天然故至德之世

其行填填

遲重而其視顛顛

無他當

是時也

山無蹊隧

澤無舟梁

萬物羣生

連屬其鄉

與人無禽往來禽

獸成羣

草不遂長

故其禽獸可係羈

而遊

烏鵲之巢

可攀援

而闕

與物無夫至德之世

國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

惡乎知

莊解四

與物無

夫至德之世

國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

惡乎知

與物無

夫至德之世

國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

惡乎知

與物無

夫至德之世

國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

惡乎知

與物無

夫至德之世

國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

惡乎知

與物無

夫至德之世

國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

惡乎知

與物無

夫至德之世

國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

惡乎知

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

而民性得矣此所謂民之真性也及至聖人整躄為仁踳跂

為義覺躄踳跂猶云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擗為禮漫

摘擗猶俗云鋪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

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

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

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

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踳馬知己此矣夫加之以衡

阨齊之以月頰額上當頤如月形而馬知介倪左右闔扼執曼反覆

詭銜竊繼銜吐而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馬之能不伯樂之

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

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

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踳跂好知爭歸於利不

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此承上篇而文法同一機軸上以出於己者言此以治於己者言出於己者失性命而用仁義而心多其憂治於己者毀道德而爲仁義而民歸於利是雖曰愛之實以害之雖曰憂之實以讎之耳夫治天下猶治馬也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彼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彼此相忘民之真性與馬之真性一也無所用其義臺路寢豈有詭銜竊轡之事哉羈棧楸筴而齧草飲水者昔可以踐霜雪禦風寒今之死已過半矣禮樂仁義而織衣耕食者向皆含哺而熙鼓腹而遊今皆爭歸於利不可止矣夫馬雖無知而不盡無知也民雖無能而不盡無能也故其知而馬如之何而不至於盜也導其能而民如之何而不歸於利也然則聖人之治天下也其功也乃其所以過也與

胙篋第十

將為胙

開

篋探囊發匱之盜

根上篇盜字來

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

固為鏽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

而趨唯恐緘滕福鏽之不固也

倒插而起弊面而接最有勢力

然則鄉之所

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如冷水透心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

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

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

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

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

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

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

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引証分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脘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田成竊聖知而世有齊國四子有聖知而之不足恃矣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利害了然人人可曉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鼓不文不反不醒莊子身處戰國日擊狡偽一肚皮憤恨無可發洩借此痛罵一番幾不顧雷霆在上矣此正小雅呼号天而號

父母之意世之人必欲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
以常理格之豈不冤哉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
 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
 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與言及此無可如何真堪淚下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
 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
 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
 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
 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老子語通
篇元為此三句立論此正是其點題處 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
 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
 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
 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
 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

絕鉤繩而棄規矩攙折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

曰大巧若拙能今人決不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

而天下之德始立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鏘矣人含其

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

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燔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此文法至子獨不知至德之世

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

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

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犬之音

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真是至治然何能常有若此之

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

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

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

下大亂矣語甚精深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網有七絲條機變

之知多則為亂於土矣鉤餌網罟罾網大筍承梁之空之知多則魚

亂於水矣削格木柵羅落鳥罟罟兔罟梁翻車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知詐漸毒頡滑正不堅白解垢詭曲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

無往非機心無往非機事人耶物耶何處是安身之所耶說得凜然怕人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

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

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四語說盡是以大亂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燿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奕之蟲

如蝓如蠅肖翹之物如蝶如蛾莫不失其性所謂乖氣甚矣夫好知之

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此句與駢拇篇遙相呼應舍夫種種之臣

而悅夫役役之佞好動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嗶嗶之意煩

嗶嗶已亂天下矣言下令人自省

此又承上二篇而言以仁義自用而不免乎憂以仁義慰

非字句

八

天下而民爭於利以聖知已天下之亂而天下之大盜即竊吾聖知之法以大亂乎天下三代以下直是無可如何矣何也緘滕屬鏞之不固備盜者悔之固矣而備盜者亦悔悔可勝追耶太公之治齊豈以誨田成子之盜齊乎而不啻其誨之太公死而有知當訝然失笑已盜亦有道道即聖人之道道之利天下道之害天下也雖聖人亦無說以解免也計莫如天莫生聖人而後可我不以利器示天下天下亦誰得反以利器而邀我哉聖而不自聖知而不自知一切機心機事官乎無有渾乎相忘大巧若拙而至德之治今猶古矣否則好知而無道欲天下之不大亂是操畢弋以示鳥持網罟以求魚張罾罾以捕獸而鳥見之不高飛魚見之不深入麋鹿見之不決驟者天下未之有也然則欲已天下之亂者不必求其所不知而且求其所

已知者可耳不必非其所不善而且非其所已善者可耳
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上不悖日月之明下不燦山川之精
中不墮四時之施自然天地位萬物育疇謂三代以下不
可復見容成氏大庭氏之治哉而無如世之治天下者舍
所不當舍悅所不當悅悅之意萌於心亂之形已成於天
下矣攝而固之之時便是負而擊之之時而人猶待盜而
去之之時而後悔可不哀耶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遂不遷其德
性復有治天下者哉無用別言治具矣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
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
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

天下無之人只知性中無苦而不知性中亦無樂人大喜耶

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其反傷人之形乎陰陽五行和而後生物物之生負陰而抱

所樂何為大喜無所苦何為大怒四時不節寒暑不成生於

乃以傷人之形治天下者使之苦樂也使之苦樂

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桀跖曾史

之行喜怒四句即傷人之形也喬高詰強卓孤鷲狠皆非常

德矣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

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為事

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下有善惡上有賞罰賞罰之而且

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

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

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失其性命之情而兢兢於

八者之用舍本逐末愈求愈遠矣說者講求之意相助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

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鬱卷

倉囊而亂天下也鬱卷不舒伸倉囊不平正此段不特文情飛舞道理直是圓通若把八者全說壞便

不是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豈直過也而

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

哉迂腐不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執其一知半解尊之信景狀寫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泣天下莫若無為而不用之意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已正而物正修其身而天下平故貴以身為天

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語出老子故君

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即為政以德一節意

累之說如此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得此一失相去天淵

去天淵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

心一句截住更不許他開口瞿意治之乃以善之而不知治

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綽約柔乎剛強廉剝彫琢其熱

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

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林氏曰

為人所排則失志銷塊而下或進之則希高望遠而上下

無常或係縛如囚或構闢如殺方其囚也若處子綽約而柔

服乎剛強及其殺也若刀劍廉利剗剗可以彫琢者焦火喻

其躁凝冰喻其望俛仰四海喻其速淵靜沉深縣天廣大而

總以僨驕不可係斷之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

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

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

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

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

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

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堯舜業業湯武皇皇皆以仁義

治天下也然仁義之端一開下焉者為桀為跖上焉者為曾為史以至儒墨紛然非議起大道隱而天真喪民生其間鑿智自私自遺餘力皆上之人有以致之也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

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攫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

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

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

斲鋸繩墨推鑿皆所以制器者人心機變之巧亦如之正

上文所謂好知求竭也上用仁義下用機巧用仁義者日不

危不但賞罰之不足抑且死亡之不懼矣儒墨之徒不揆其

本思欲以其仁義聖知之法往而救之而豈知其即仁義聖

知之所致乎以酒醉人又以酒解愈益其

醉耳曾何濟救故言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

之不為桁楊接楛也

接續木楛堅木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枿

也鑿木窳木楛木所以為桎梏者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

嚙矢响箭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老子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

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

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

奈何天下元無事吾人自計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

也指至道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指取精自而治天下雲氣

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

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所謂德衰而氣薄也黃帝退捐天下築

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

下風膝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

身奈何而可以長久此則所謂物之質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

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窮盡無方所道之體段本如是也豈有不長久者乎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

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惟其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得其所養而

又無勞形搖精以害之自然神將守形形乃長生矣此得道之驗也慎女內固精閉女外垂簾

多知為敗忘思絕慮此三句入道功夫最喫緊處也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

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一陰一陽之謂道遂於大明之上則至彼

至陽之原而赫赫者發乎地陽根陰也入於窈冥之門則至彼至陰之原而肅肅者發乎天陰根陽也分陰分陽兩儀定

位而天地有官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而陰陽有藏在造化者如此在人身亦然人能慎內閉外而守女身則物將自壯所

謂立命也我守其一而處其和一者不二之名和者中節之號守其一即致中處其和即致和也

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廣成子以之修

身安得不長久不敝哉此實理實事不必驚怖其言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

天矣廣成子曰來予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

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得吾道

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為皇為王所謂經天

緯地也然於道無加也見光為土所謂醉生夢死也然於道亦無損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

反於土故予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

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

存乎百昌百物也生土反土所謂與物同為存七也承上言失道者如此若余則不然矣無窮無極與日月合其明

與天地同其久並我而生者緡然而生遠我而死者昏然而死前之生者死矣後之生者復然後之生者又死矣後後之

生者又復然生者通生死者盡死而我千二百歲歸然獨存非有得於至道其孰能與於此哉

雲將也東遊過扶搖也之枝而適遭鴻蒙氣也雲有形風有聲氣則無形無聲

矣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自失之貌鵲然立

拱立之貌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所謂氣化無已時

對雲將曰遊是氣之本等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

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

頭曰吾弗知吾弗知知也孰知弗知之知乎雲將不得問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

曰天指鴻蒙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致敬盡禮必欲聞所聞也願聞於

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浮遊猖狂從容曠達之意執掌有所執持之意無妄者實理自然即天地之化也此數句

正所謂此間有真意此外復何言人當自會之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

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事不足為

不為蓋身在中誠有不得已焉者猖狂自便而民隨余往可奈何民之放也可無道以處之乎天下任事的苦心可謂

寫得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

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意歎息聲言天地不位萬

物不有皆好為治人者有以致之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

乎歸矣毒如毒天下之毒害也言此好為治之者適以害之

自得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不達其意鴻蒙曰意心養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

E F

E

與物忘大同乎泮溟即心養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此上

言處無為也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

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此下言物自化也云云猶芸芸各復其根各安其性命之情也

復而不知故終身不離知之則離之矣所謂無喪無得有得則有失也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

故自生本無名也無可問本無情也無可闕物之生生本自如是耳為治者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亦無不遂其

生者矣何以他求哉雲將曰天降朕以德指心示朕以默指無躬身求

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

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

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

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

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

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

知也

此段即孟子以善服人者兩句之意衍成許大文字筆有餘妍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

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

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

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以出乎眾為心者不能出乎眾而不物於物者自能以物物然

則人果有大本領豈獨治天下而已哉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往來無迹超然而獨存矣如此之人是之謂至貴而豈出乎

眾為心者之所得幾哉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

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

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

大人即上獨有之人也教治也有問而應之如記所云扣

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是也盡其所懷所云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是也大人無為因物順應道之斯行

各得其所為天下配配者合而有助也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携適遊也言挈天下而遊之大

道也復來之往也言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無所倚也與日無始無所終也此則大人之教挈天下而遊之

大道之中者也而易嘗必以出乎眾為心哉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而無已無

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承上言大人雖

獨有而頌論形軀則又合乎大同與眾無異也大同則無已矣無已則無有矣此所以睹有者不過昔之君子睹無者乃為天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

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

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

也此段正見天人一理道器無殊必欲以出此乎眾為心此所以反不出乎眾也故聖人觀於天而

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

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

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聖人會而通之一以貫之在天在人更不分別此其所以為大也

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物莫足為也而

不可不為此固天之理也不明乎理又何以成乎已之德乎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

於道者悲夫道即天也此四句反復以明道之意何謂道有天道

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

莊解四

也無臣者人道也為有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道有天人相為主輔合之全美離之西傷有大物者亦於此焉察之而已矣

天下之賴有聖人安全之使不離其性範圍之使不失其德而已乃堯之治天下也無端而使人樂桀之治天下也又無端而使人苦揆之德性之本體皆未免於有所偏人只知苦不如樂便譽堯而非桀又豈知毗陽之與毗陰其為傷人之形則一哉夫天之氣和則生物人之氣和則無疾帝王之治和則天下平而無故矣否則桀跖曾史之行興賞罰有所不勝矣而況復紛紛於聰明仁義禮樂聖知之八者欲以安其性命之情願不難乎何也之八者皆有為者也非無為者也無為則貴愛其身以為天下可以託天下有為則治天下以臧人心反以撻人心天下莫危於人心而可撻也乎哉黃帝堯舜且有所不勝也而三代以

下尚何言乎下有桀跖上有曾史儒墨紛然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賢人高蹈萬乘孤立刑戮之世界即仁義之世界而不知者尚欲以仁義之說而抹之適以重其殺戮耳此皆由於不知貴愛其身而汲汲乎以仁義撻人之心故至此果其得聞乎至道而慎內閉外守一處和則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於以爲皇爲王必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又安有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者哉天地有官陰陽有藏又安用我官之合之也哉而必欲自我治之此不過世俗之見以出乎衆爲心耳夫寧知有大物者必不物於物宰造化化育羣生自有在彼不在此者乎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物民事法固與仁義道德相爲經緯者也故聖人於道德仁義不謀不累不恃不積而於事法民物必不辭之亂之輕之去

之者凡以事莫足爲而不可不爲此即天之道也已之德也明乎天之道乃純乎已之德天人主輔之閒察之不精妄生取舍不能有所爲而無爲無爲而有爲而揆人心以治天下天下何日而治哉

貴池先哲遺書第三十六

莊子解卷之四終

莊解四

莊子解卷之五

貴池吳世尚註評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無私萬物雖多其治一也順理人卒雖

衆其主君也君者均天地之化一萬物之衆者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聰明睿知能盡其性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故曰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為也天

德而已矣當生知其可薄海內外莫不尊親何以有為為哉以道

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

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四以道妙見其一切皆自天理中流出也

言稱謂也分所受也能所任也以道觀言則有聖人之德君

坐人之位而天下之君正矣以道觀分則九德為天子六德

為諸侯三德為大夫而君臣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水火工

虞兵農禮樂大小相承內外相維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因時制宜隨事作則人官有能物曲有利而天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

技也通於天地申上以道觀言二句行於萬物申上以道觀

地而為天下之君者以其有天下者雖與人並生而其通於天

義治官備應者皆道之自然而非以已意為之也其首出庶

物居上而治人者固其職分當然之事聖人亦不得而辭之

也施之而人得其所處之而物得其宜能有所藝者乃其聖

無不通而又多能技兼於事兼者合而為一之意事兼於義

之餘技也藝治也因時而行本心誠然德兼於道本心之誠道兼於

天道之大原出於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原於

乎欲無為而萬物化何為乎淵靜而百姓定無欲無為淵靜而已矣記曰

通於一而萬事畢一者無無心得而鬼神服無心於必得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

心焉刻心即用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

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

注釋五

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

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

為萬物逝也

明此十德則心之量盡其大無外而萬物皆於此乎歸往矣

若然者藏金於

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

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

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言君子既備此德則內重外輕一切何有既言不以王天下為己處

顯又言顯則明妙上句見其無心於得下句見其迫而後應此正舜之有天下而不與者也若無此句巢許便高於堯舜矣此老胸中直是分

明未二句又總結之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上二句總言之萬物皆與道抽出言之

為體金石者器也所以為金石者道也故金石不得則無以鳴也然金石雖有聲不考不鳴寂以待感不感則不先應也

金石不得無以鳴可見器即道即器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可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矣未句又推廣言之道無在而無

不在萬物雖多孰能定之哉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

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

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

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之人素逝而取通於事素

位而行不願乎外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也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氣以成

形理即在其中無此理便無此氣無此氣便無此形故形非

道不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知覺運動若無天君之泰然百

體何以從令哉故生非德不明存形不虧其體也窮生不蔽

其性也立德立大本明道知化育也蕩蕩言其無盡也忽然

勃然言其無心也從之物從而化也上節言道體此節言備

道之人自素逝至採之言王德者之效驗似中庸之戒懼兩

節意自蕩蕩至從之言王德者之效驗似中庸之善怒一節意

有形窮生立德明道此正功夫喫緊處乃中庸之善怒一節意

之致中和三字也以此思之辭明而理達矣

視乎冥冥聽

乎無聲

視聽以道

冥冥之中

獨見曉焉

無見而無不

無聲之

中獨聞和焉

無聞而無不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無不落落空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雖無方所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

其求

至無也而受命

時騁而要其宿

時出也而本體

大小長

短修遠

觸處洞然自有條理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黃帝喻心君赤水喻遠崑崙喻高玄珠喻道窮高極遠失其
本性大學所以言格物中庸所以言誠身孟子所以言道在
適正為此窮大者必失其居故耳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

喫諾索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

可以得之乎既迷失其本真而轉求之思慮聞見言語之間
宜其愈勤而愈不得也一念反觀恍然呈露然

後歎道不遠人向徒自生荆棘耳指點親切與
論語之欲仁仁至孟子子之操存舍亡可以參看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

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子為天乎吾藉王倪

以要之借其師命彼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即孟子之天下
殆哉岌岌乎而

倒其法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

以人受天所謂有聰明
而好自用也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之

用知所以禁人之過也而不知
人之過即由我之用知而生與之配天乎如此之人而彼
與之為天子

且乘人而無天挾我之有為而使
人皆失其常然矣方且本身而異形分形骸
隔爾我

方且尊知而火馳尚深謀
求近道方且為緒使多事
紛榮方且為物絃與
物

乖方且四顧而物應處處方且應眾宜事事方且與物化而

未始有恆既欲如此又欲如彼勢必逐乎物而喪乎已矣夫何足以配天乎古之君天下者

無為也大德而已矣雖然有族有祖族同宗祖又諸族皆缺何足以語此可以

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眾父族也眾父祖也以天下言之諸侯世其國族也眾父也

天子世其天下祖也眾父父也祖尊而父卑臣勞而君逸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缺之為人如此以之

為天子則有餘以之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子者好以有為而自用欲以治之適以亂之臣與主俱不免於患矣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

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

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

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

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

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聞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尊

天子富有四海有道無道尚豈他人事乎林氏只謂詞近時趨猶被其所瞞矣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佗佗乎耕而不顧但

無奇氣臣名其君鳥有此理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初者始之始也古人於至盡而無以復加者則尊其名曰泰如太極太一太玄

之類是也無無無之無也無名名之無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則無無又更進乎此矣無無即義皇手畫圓圓中之空

白也無名即其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無中生有雖有仍無

所畫之圓圈也而為奇偶而物得以生謂之德此箇將形未形之理奇得之

猶未分時也物得以生謂之德則為動為健而為陽之德偶

得之則為靜為順而為陰之德物即奇偶也生如動之德偶

有生陽靜而生陰之生此即圖之太極生兩儀者也未形者

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未形所謂且然無間也此則天之所以

為命也即圖之兩儀生四象留動而生物命之流行無一息

而陰陽互根動靜無端者也留動而生物之停所謂動也

以留之則流動之氣遂凝聚於此而物以生焉地能留得天

許多之氣故百昌生於地母能留得父許多之氣故諸子生

於母留動二物成生理謂之形氣留於此理即具於此而成而

字說得精極物成生理謂之形織高下動植飛潛各一而成而

不可變所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形既生矣而形體之

莊解五

能明聽則能聰子則知孝臣則知忠所謂各有儀則無所虧

欠無所假借此則性之所以為性也即圖之四象生八卦而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者也以上自天而之人在圓

圖則自內而外在橫圖則自下而上在中庸則天命之謂性

三句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踐其形養其神不失其儀則以

也而歸之是性修而反德也大而化聖而不可知德同乃虛虛

之至而初於初矣德即物得以生者初即泰初也乃大

矣虛則更無限量而大矣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乃大

矣虛則更無限量而大矣

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乃大

矣虛則更無限量而大矣

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乃大

矣虛則更無限量而大矣

至於此則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如鳥之其合緝緝若愚

合噪鳴喙喙鳴合也是乃與天地為合者也

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申贊之摠見其自然之極耳玄德

德之至大順順之至也出老子以上自人而之天在二圖則

義疏也亦與太極圖說通書誠上誠下理性命等章相表裏

讀其致思焉莊叟若非親見羲皇手畫誰解如此深至分

明左氏謂楚人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史公稱

莊子之學無所不闕此則固其本根大節目處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辨者有

言曰離堅白若縣寓治為放微也言其於道之中有可與不

辨考之所云離堅白若縣寓者蓋明之至也按惠子堅白論

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

焉有不見焉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

之不離堅白域於石惡乎離石其無有惡取堅白乎故離也

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愚謂此即辨者所稱離堅

白者也而莊子內篇齊物論中所云因是已者亦正用此因

是二也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

也執留之狗成思狗雖執留而其性不馴以獲狙之便自山

林來獲狙狡捷於山林而被人係縛以喻人之欲動而不得動者諺云左不得右不得此二者便是其境象也

三

二

予告若而也皆汝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也無

心無耳無知無聞也者眾也多也有形者也人與無形無狀也道也而皆存者

人即道道即人所謂聖人是赤條條一團天理盡無萬無一見也今天下凡有首有

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乎趾者皆無心無耳者也孰是其道喪向千載不覺愴然而涕下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

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無見於道其動止死生廢起不遇有形骸徒具耳故曰非其所以也有

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

天有治在人即聖人之喜怒哀怒在物不在己意言聖人之有治也已無為也在人而已忘乎物不知彼之為彼也忘乎天

不知理之為理也此則忘已之至與天為一也不可然不然言之析義之精何足以為聖人乎也可

將聞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

矣未知中否請嘗薦陳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躬行恭儉拔出

公忠之屬而無阿私舉錯得宜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不出聲貌

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

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高其觀臺兩觀臺門所以除法者

多物即所謂法將往投迹者眾縣法家魏人爭往觀上好將

閭寇彪彪然驚曰寇也茫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

之言其風也率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披拂民心使之

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機械智巧所而皆進其獨志炯然獨

心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所謂民日遷善若然者

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

之若此豈有所羨於堯舜而讓之以欲同乎德而心居矣與

為兄已願退處於弟而後之也哉將伊尹堯舜君民二語翻進一層最為警拔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

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澆澆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

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

者叩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

沃湯其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

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
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
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
子奚為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
於于考謨以蓋歷眾獨弦哀歌有唱無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
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
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
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
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
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
聖人之道先難後獲豈有求可求成者乎此今徒不然執道
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
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瀉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

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舉之得
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愛天下之
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
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
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
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

識之哉庸率非莊筆西仲謂為後人竄入信然

諳芒氣也將東之大壑海也適遇苑風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

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

乎人目橫生願聞聖治諳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朝無位拔

舉而不失其能野無遺賢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上無惡民之術行言

自為而天下化已正而物正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綏之

斯來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動靜無心

不藏是非美惡鑑空衡平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

安公其利安於天下而不有於身安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

其道也其心不知其所歸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

不知其所從其心不知其所求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

光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在其下若人之乘車然與形滅亡雖有身實無身也此謂照曠徹

邊際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

冥林氏曰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推致也盡絕也天地樂言宵次與天地為一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

迹物復其情混冥昏昏默默至道之極也照曠極其明混冥極其幽合之而神人見矣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

氏乎故離此患也不及舜之逢堯故有征伐之舉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

虞氏治之耶一無所為耶其亂而復治之與其尚有為耶赤張滿稽曰

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此答均治句有虞氏之藥

瘍也

此答其亂句藥瘍治病也禿而施鬚病而求醫孝子操

藥以修慈父其色

焦然此正所謂藥瘍者也聖人羞之亂而後治雖極

無亂終非自然之化是故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

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

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

迹事而無傳

此節與上節緊相對一有為一無為文法錯綜可喜標枝枯枝也孝子不諛其

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

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

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夫至德之世其去有為也遠矣有虞之治亦不過有為者耳

今世俗便相與然之善之一唱百和無異辭者其中原無卓

然之見也忠臣孝子不諛諂非不知君親之尊嚴恐人之非已也乃然世俗之所然善世俗之所善不懼人之非之豈世

俗反尊且嚴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於君親乎

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

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

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謂已道諛已不肯受而已

之所為無非道諛者且多方解說以自申其所見言行何不相顧也世之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者巧言令色

而不自知取與夫今之隨聲附和然世俗之所然胸中無真是非而稱有虞氏為至治不自知其為眾人之無識者皆愚

之至也西仲以垂衣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

迫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

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禱不可得也不亦悲乎為治者知其愚則必

以無為為貴矣論治者知其惑則必不隨聲附和以有虞氏為至矣而今不自知其愚且惑則以惑之者眾也譬之行路

然惑者少所適猶可致惑者勝則勞而不致矣一人之祈禱其可以勝天下乎此後世之所以日不如古而願治者且謂

卑之毋甚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考則噓然而笑大聲元音也折

高論也楊皇考俗音也古謂無知已市井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

心歪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所謂下

大笑之是也二缶惑一鍾鍾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

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

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更進一層莊文每每如此

厲之人病大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

也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

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蹠與曾史行義有

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

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悛中衛逆顛

鼻氣不和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亂心使性

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古人於聲色臭味每甘淡泊而揚

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

乎則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揚墨之為我兼愛元非道之自然乃生之

害也而各是其是是自然以為得也而不知且夫趣舍聲色以

其適自苦也與鳩鴉之在籠室有異乎柴茨薪也其內皮弁鵠冠摺笏紳修以約束縛也所以其外二

即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也內支塞盈滿於柴柵外重多纏繳眈眈然視

貌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厯指而虎豹在

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滿腔子皆私欲之心而外修邊幅內

坦途世詐有此理乎

天為天下而生君天下之人君天下者奉天以君天下亦

唯以道治之而已矣德通乎天地道行於萬物天德王道

一以貫之古之人所以無為也夫道則大矣覆載萬物無

所不藏無所不納洋洋乎其大而無外也然其淵而居濶

而清者又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金石之聲無非道之所體

也特非王德之人則不克見之而聞之焉耳窮高極遠雖

言思耳目之畢殫不能有得也用知自私雖聰明給數之

過人不足配天也何也太初無無人得之以爲性所謂玄珠也而奈何窮高極遠而自遺之邪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可以爲衆父父也而何爲用知自私而反以不足邪無如今之有首有趾者皆無心而無耳徒能離堅白若縣寓而無形無狀何嘗與有形者而皆存乎縱能服恭儉拔公忠何嘗搖蕩民心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乎此所以聖治不再德人難遇而神人萬無一有也而世俗日下持論日卑觀於武王之師無怪乎以有虞氏爲至治矣豈知有虞氏之藥瘍治於既病而非治於未病者乎孝子操藥以修慈父何如承志先意令父無藥之可試也則有虞氏之治聖人羞之者以其非至德之世故耳至德之世遠矣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後人不幸而不得見之見有虞氏遂以爲善矣一人唱衆人和豈有真是非哉不過世俗諂諛之

流然莫嚴於親莫尊於君孝子忠臣且有所不盡然而善之者而世俗之論於君親何如哉無有一人敢違之此不可解也諂諛惡名也人謂之則不受而身自爲之而不辭然則今之尊信有虞與彼巧言令色而不知恥者皆愚也而其愚非一人矣非一世矣以天下惑余雖有祈嚮可若何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處終身不靈之時莫若釋之而不推尚省却一段悲憂也然世俗未嘗無所知識也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而曾史楊墨之失性眈眈然自以爲得鳩鷄虎豹之飛鳴咆哮於籠檻之中也可不哀邪由斯以談治人自治總惟放道而行循德而處已足矣去天而之人以人而受天均無與於天德王道之大也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

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

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六通四辟明之至也昧者混冥之義此節即大學

學知止而後定靜意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

心者故靜也善字最妙善故靜也者動亦定靜亦定也萬物無足以鏡心正所謂善也不然便是厭動求靜

滯於一偏矣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

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所謂主靜立人極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

人休焉休止也即主靜主字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心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

能入而實實則義理昭著故曰倫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虛則無欲而靜靜則隨感而應

無所失焉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靜則居敬而無靜則則居敬而無

故曰得無為則愈愈愈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故曰任事者責

矣無為則神和氣和而愈愈無往不樂夫虛靜恬淡寂寞無於以盡性於以立命故曰年壽長

為者萬物之本也摠上四項而推廣言之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

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

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

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言虛靜無為則無所往而不宜也

靜內而聖動外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

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

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

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蓋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

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履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

巧此之謂天樂天地無心而成化故無為者天地之德也得之於內與天為徒施之於外與人為徒天與人

兩相洽也其樂何如也天樂深於人樂知之不易故特抽出而味嘆之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

天行存吾順其死也物化歿吾靜而與陰同德止所動而與陽

同波行所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俯仰

幽明

無所往承上同而不樂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波同德

言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承上無責言以虛

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育

天下也此有以德便可語王道言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

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二句本一理以形體言曰天地以無

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

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

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

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

不易之道也此又從無為中翻出有為來正與上文休則虛

小而主僕家國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辨

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

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

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

物而用人羣之道也如此說來帝王之無為方不是漢之黃老晉之清談乘字馳字用字妙方是我

作主宰不然便倒持太阿全無把握矣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

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

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精神之運心術

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大學

必要知所先後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

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

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謂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

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尊

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

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

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天地雖無為而其道自有尊卑先後之序所謂法天地者亦法其自然之道而巳非次序便非其道

非其道道又安足貴乎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職守官次之

分守已明而形體稱名謂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器使次之因任

已明而原省考課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

罰次之所謂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各當貴賤

履位各安其職仁賢不肖襲情各殫其心必分其能不敢自惜其力必由其名

不敢不盡其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

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此皆形名已明之效而必明乎天與道德然後能致故曰古人有之

非所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

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

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於天下此

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

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大道有序不先其本而先其末何足與言於治乎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

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

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靈本天德為王道為政

以德是也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三句即無

為而天下歸之意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堯聞舜言而自嘆其心之徒勞也子天之

合也我人之合也堯言止此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

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天地者無為也

收歸於此點滴不漏通篇理語正但太密耳西仲謂非莊作余亦疑之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西而觀藏書於周室蓋古者三皇五帝之書以及三代列國之史皆掌於內外

史也即此見聖人之好學而今之人只以為為適周而問禮於老聃耳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

藏史即桂下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緇十二經以說老聃中

其說判曰大謾猶言太汎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

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

仁者人也不仁則非人故曰不成義者宜也不義則失宜故曰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

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

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嗟嘆聲幾乎後言幾危後失也夫兼愛不亦

迂乎無私焉乃私也欲無私焉即有私已言不醉者必醉也言醉者必未醉也聖人不自聖慈母不自慈此中

正好參會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

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

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偈仁義

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天地萬物各有自然之理順之則是

逆之則非仁義雖美要未免於多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

來願見百舍里三千重趼厚皮而不敢息求見之心切今吾觀

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能親親不仁也生熟不盡於

前而積歛無崖不知止足老子漠然不應凡人中無實主聞名而

者皆以影者流也老子於此只合付之士成綺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聽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

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毫無巧知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

其殃所謂止謗莫吾服也恒服吾之服從人也吾非以服有

服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初非以此再受士成綺雁行避影側

而履行遂進踵步而前士成綺自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

容崖然岸而目衡焉突而頽頽然太而口闕然舒而狀義然

斷執以上皆似繫馬而止也內懷自以為是之心外為雁行

莊解五

繫馬而動而持動則矜持太發也發如機括則察而審察

止也周審也於知巧而覩於泰知巧極矣而驕凡以為不信邊竟於必中也

有人焉其名為竊若此者許大週遮多少靈變自為可以欺

無情實也如幾境之間何隙乘便生事邀功敵國只以盜竊

日之可不為大哀乎士成綺與曹交同一無識而更諂慢故

然老子語更刻毒矣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外無於小不遺問故萬物備體物而廣

質乎其無不容也大所以於淵乎其不可測也小所以於形德仁

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形德仁義皆見於外而後有

出來故非至人不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

為之累世界亦大矣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天下皆其所操

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存誠而毫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是則

天下至誠立天下之大本而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

所困也三句言其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實禮樂至人之心

有所定矣五句言其動而有靜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

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

也至人者萬善無不備一善無可名書何能傳也語何能盡之即書以載語語以傳意意之所隨者終不可以言傳也

世徒求之書豈能得其所以然哉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

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

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

哉至人之道非如形色之可視而見也非如名聲之可聽而聞也是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然則至人之道識之者果

矣鮮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

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

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

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

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寬則甘滑而不固疾緊則苦澁而不入

輪之闕苟合縫稍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不堅稍緊則又苦澁堅持而難入

應於心此方是不可傳處口不能言妙處即自己亦說不出有數存焉於其間

所謂不知其然而然也只是恰好耳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

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真是工師太匠古之人與其不可傳

也死矣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蒼昊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然

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一陰一陽之謂道往者過來者續無二息之停所謂運而

無所積乃道之本體然也天得之故萬物成帝得之故天

下歸聖得之故海內服在天在人無二道也人能明通乎

此自然心無妄動而靜矣然非厭動而求靜乃其動亦定

靜亦定雖行乎萬物之中紛綸錯雜無足以饒其心也所

謂善固靜也夫靜則妙矣而不見夫水乎靜則燭鬚眉平

中準而況聖人之心靜乎其爲天地之鑒萬物之鏡又何
疑焉故靜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帝王聖人皆於此休焉
者非徒淪於虛偏於靜落於無也虛則實靜則動無爲而
無不爲故也然則靜之爲道誠天下之大本而君臣上下
退居進用舉無不宜矣是固內而聖外而王而所謂天地
之德也內而聖則大本大宗與天和而謂之天樂外而王
則均調天下與人和而謂之人樂而有明而知之者乎一
心定而王天下一心定而萬物服矣聖人之畜天下尚何
以有爲爲哉然帝王以無爲爲常所以用天下也而必使
天下之人皆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
羣之道也不然本未要詳之不辨則失乎天地自然之序
而驟而語形名賞罰止可以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
矣何也非古人之所先用心雖美而未大也然則王天下

者不教無告不廢困窮固亦所稱中心物愷兼愛無私也
終不若放德而行循道而趨之爲日月照而四時行矣世
之君子挾其仁義而不知其爲私矜其知巧而不知其爲
竊於道之大無外小無內至人之所以窮神而知化者毫
不能心領而神會而徒執冊子之陳言擬議求合豈知古
人之不可傳者在書策之中又不在書策之中哉夫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道果可以言傳也莫親於父子輪扁何爲
不能以喻其子乎正以不徐不疾之間得心應手之際或
目擊而存或聲入而通而手提面命反交臂而失之也今
之役役於禮樂數度形名比詳以爲可以治天下者何以
異是哉宜乎古人之所先在彼不在此

貴池先哲遺書第廿六

莊子解卷之五終

莊解五

莊子解卷之六

貴池吳世尚註評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

處所叶運動處止爭競所舍也天運於外

地處於中日月右旋進而不已自子而亥一月一會日進而前月又逐反於日而與之會似人之競名效利而兩不相讓者然故曰孰主張是孰維網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抗是行

主張以內言維網以外言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其言推行以自內而外言

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已止叶機弩身絨囊束機發則矢去止

也運轉如車輪三十輻共一轂既經駕御自然不停所謂不能自止也機絨不得已則其運處而爭乎所也似非天地日月之為之運轉不自止則又似天

地日月之為之也語妙不可思議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雲釀為雨而注於川澤川澤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

之氣復蒸為雲而升於虛空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

是隆如蘊隆之隆以雲言施如博施之施以雨言雲雨陰陽盛而多雨雨霖而雲密萋萋不勸百姓之勸鼓舞懼忻之意雲而足似有振作助厲之者故曰勸也風起北方一西一東

有上彷徨彷徨叶起北方則自北而南故言一西一東而不

故不必言下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吸拂叶嘘

所出言披拂以敢問何故總東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巫咸殷

其名也問者無人天有六極五常六極五常陸方壺謂即內

下之道一陰一陽而已五之數陽六之數陰陽者生數然於

五陰者成數始於六天之數十五其中也地之數十二六其

中也故五六者道之全也以兩大言之五方而六合以陰陽

言之五運而六氣以人倫言之五倫而六紀以身體言之五

藏而六府以甲子言之五子而六甲以音樂言之五聲而六

律以飲食言之五味而六和以文繡言之五色而六章皆是

物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雖善問者從何處問起雖善

答者從何處答來妙大則者詳答者簡問者圓答者方問者

妙在許多虛字答者妙在止一有字而六極五常再不分紛

剖析不然多言數窮愈解愈不得自便是惠施之答黃練矣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必與上常下皇叶古韻九洛之事

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九洛洛書九疇也

見於圖象者王道於此而成天德於此而備順此以監照下

土則無為而天下歸之矣問天地日月許多說話而止答以

莊解六

其餘波宕漾而不知其實正文之結穴也九洛二句又申上天有六極句監照二句又申上帝王順之句文理密察之甚通篇俱是韻語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答得曰何謂也莊

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得

又奇此與上章皆特特出於問者意外也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

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

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仁性也孝其用也仁包得孝孝盡不得仁

故曰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以親愛言孝則尚有未盡

乎孝者故蕩之所問非過孝之言乃不及孝之言也至仁則

過乎孝矣知其過乎孝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

是何也則去之遠也郢在南以喻至仁冥山在北以喻孝冥

之以喻孝雖大德然人至於至仁則萬善咸備而孝之一德不足以名之也譬得明切故曰以敬孝易

嚴威以愛孝難和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赤子乳飽慈母置

若若不戀其母忘親易使親忘我難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

心而不必望念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此下說得開闊去

也何如境象也此何如境象也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雖此有眾子親而近

可知者有無可奈何者如何能兼忘得此真難也兼忘天

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如三春之風和日柔遊人緩緩於山

使人應接不暇耳絕未嘗一叩首再拜曰夫德墳堯舜而不

此老天之賜也使天下兼忘我此其似之夫德墳堯舜而不

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

德至堯舜至矣且遺之而不為利澤施於萬世至矣夫孝悌

而天下莫之知如此至仁又何庸言仁言孝乎哉夫孝悌

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勉奮役

若此者皆用力以進德之事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

未至於至也故不足貴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

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并者兼而有之之意願如

上文孝悌等項渝變也貴莫如國爵富莫如國財若言至貴

至富則已兼二者在其內矣可願莫如孝悌入者之名譽若

言至願則已兼入者在其內矣此道之所以為大而萬古不

之變者也夫言至仁則盡乎道矣孝何足以云之而反疑其

不孝乎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

其解六

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懼者從來未遇着一驚也

怠者不得其意忽欲睡也惑者反覆展轉愈生疑也蕩蕩神不定駭跌口不言不自得心不寧也常人聞聖人之道始焉

訝為奇談中焉鄙為無味終焉增其疑團心神口語之間真是此一段光景於吾言無所不悅者誰乎顏氏之子夫子所

以思帝曰女殆其然哉言無怪其然也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奏作

也作之以人而全其事行之以禮義禮以節之義以正之建

之以太清建立也太清聲氣之元建之而為眾音之主清濁

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

自然四語與上四句相似而意不同上文言作樂之事此則

事也大樂與天地同和順之以天理也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行之以五德也淡而不滯和而不傷應之

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萬物皆指樂言樂音各

然也綜條理亦如天之有萬物調理者均四時迭起萬物循生迭

依官分部如四時之錯行不相害也循一盛一衰文武倫經起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一成一衰一清一濁即所謂迭起循生

言其情適**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

無首流動光明言其聲之發越宜著也蟄蟲始振雷霆驚之不知昔之潛藏何以去不知今之蠢動何以生所謂其

卒無尾其始無首也人之聞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樂忽然流光之際象正如此

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此與上無首無尾皆一時事文亦作一氣讀也死生債起宛轉關生而音

之常者無窮盡一者無停留真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怪怪奇奇出於料外安得而不懼也**吾又奏之以**

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以上段

之始作言而流光其聲即從之之界也此段正承流光其聲而暢言從之之事陰陽之和言其合日月之明言其分短長

本日月以運之柔**變化齊一不主故常**所謂變而不變不變

剛本陰陽以調之**其端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塗卻守神以物為量**此所謂洋洋

也**山之中下而出水者曰谷地之下陷而入深者曰坑塗塞也**

卻隙同兩物相際之縫在人則七竅之空皆是也神人心之

靈妙不測者也以物為量隨物之大小淺深各充其所受無

少不足也滿谷滿坑就地言塗卻守神就人言以物為量就**物言**極上**其聲揮綽其名高明**言盈滿之中其聲又悠揚

文聲字來**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鬼神莫

光順其度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止其止行其行撫于欲慮

之而不能知也從何思望之而不能見也而望逐之而不能及

也從何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四面皆空倚於槁梧而吟只有

沉吟曰知窮乎所欲見用不心力屈乎所欲逐致不吾既不及

已彼既飛行絕迹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疲倦

已吾亦氣盡神疲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上段

已故怠也言從之純如而噉如而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句已引入釋如

境界此段正言擊如之事即所謂蕭韶九成關雎之亂也無

怠之聲聲之媵媵而不絕者也自然之命命之穆穆故若混

而巳者也聲以樂言命即聲之所以然不在聲外

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混混逐如水之

艸之萋萋林樂如木之森森無影者只有意象之彷彿而已

雖其平鋪四散毫無凝滯然而幽深玄遠又似不可睹聞也

動於無方居於窮冥布揮而不曳則動於無方而似有幽昏

無而非無寫樂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四

至此立之又立字妙真是不可端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此八字已足急管繁

度不可指名也弦衆音將亂際候

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遠於命也疑之而稽於聖人蓋以聖

人達於樂之情而送於命之理也速達通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而自和順於道

也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此間有真樂欲辨已忘言故有歎音氏為之

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此頌止充滿天地苞裹六

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此曲執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所以益思而益

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惟其如聞而懼故尊於宇宙之吾

又次之以怠怠故遁惟其復聞而怠故遁於思慮之卒之於

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惟其卒聞而惑故大迷而後大悟子貢之

所以卒聞性與天道也大段着得力必非直是峻絕地位矣通篇寫樂有統會又有步伐極分晰又極深微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巫祝用以祭

則焚之未陳也盛以篋行笥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

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州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

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
曠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
 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
 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
 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
 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斯行周於魯
 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
 應物而不窮者也唯其無方故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
 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
 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矜尚
以同為尚而以治為尚此所以五帝殊故譬三皇五帝之禮
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也義法度其猶狙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應時而變變則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

卷之五

通通不窮已

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

乎周公也古法不可行於今情不相宜故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

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

之所以美古法宜於古如西施美病而曠亦美也處今日而泥古是醜婦效曠益增其醜耳惜乎而

夫子其窮哉以起句為結句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

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

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度數古人

之制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

而未得陰陽造化之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

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

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語如輕雲亮雪利斧快刀透徹然而不可者無他也道不遠

之人尚不求自得豈不哀哉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人人皆

可與而不可中無主而不止主如主忠信之主中無主者人

傳者何也而入之雖聞道而去外無正而不行者正如就正之正外無正

之必速故曰不止或由作或輟暫明暫蔽雖聞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中

道而不為已任故曰不行出者內懷自是之見必不能致知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

格物虛以受人是故聖人不出不隱由外入者全以聞見為功必不能反觀內照以復其初

而主於中內外交相養優而游之怡然理順道之不可傳者不往他求而得之已以上言義理

言功夫皆與孔孟之旨合惜以下又說開去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雖清濁不同

其為私心則一也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觀而多責有意見仁義亦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何

嘗輕仁義特不沾沾於此求以立異耳假道託宿即毋必毋固之意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

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林氏曰仁義則多造作多添設多假借

遙無待造作行所無事也食於苟簡之田以苟簡無待緣設其求易贍也立於不貸之圃以不貸無待假借不與物交也愚接采真之遊即任其自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然如中庸之素位而行者以富為是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

無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以富顯親權說久處仁義者所不休指

道言即往過來續無一息之停也言此富顯親權者得之亦恐失之又憂終身戚戚唯知富顯親權為大耳此外尚何所知以闕見夫道體之本然乎小人枉碌碌君子自安安天之戮民說盡自苦之狀 怨恩取與諫教生

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

正也

正人之器固不可廢而非循大變而不湮其心者不其能用之則正人者先自正而已湮沒也沒溺其心也

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心為不然所謂聞言不信也天門弗開所謂聽不明也中無主

外無正而何由得道乎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穰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憖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成篇斷非莊子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喙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於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何如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

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

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為問不哭是舉

世邪是一人邪舉世不哭安得非之一人不哭安得不非之不通甚矣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

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然則堯前民無親疏矣黃帝時又何有親死而哭不

哭之分乎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

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今而知十月生子子之能言皆婦與子之爭先而然也可發一笑則

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

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

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予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

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慳於厲蕙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

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

然立不安偽莊之悖謬無有甚於此篇者

孔子謂老聃曰上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熟

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

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

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

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迹非履也

執古法以化今人猶指道上之迹以求人之履豈有當乎夫白鶡之相視眸子不運轉而

風曰牡牝交化以生子也鶡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

化蟲鳴以聲相交類自為雌雄故風化類獸名一身自為牡牝以自

有一六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

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林氏曰若是者凡以性殊而

而不可止故道亦貴於通而不可壅滯也是所貴孔子不出

於得道者矣得道則為感通之本何所不可哉

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
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林氏曰四句胎卵濕

化俱在其中烏鵲鴉鴉乎而化也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
細要蜂也祝子相類有弟而兄啼母孕弟而兄病也此皆自
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爲人矣愚按不與化爲人則
未免有執着之病任天而動因時而施則無所不化矣
曰可止得之矣

道者何自然而然之理也其用則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
體則無聲可聽無迹可窺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
不得不明萬物不得不昌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六極
五常著之九洛之篇天苞地符洩其秘矣而特非上皇不
足以備之非至仁不克以體之耳彼咸池之樂正上皇之
寫其至仁而與天地同其太和者原始要終廣矣大矣如
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非順乎九洛之事而治
成德備者何以幾此然而此之時何時也三皇之世五帝
已有難及者況降及三代陵夷以迄於春秋雖孔子之大
聖終不能行周於魯也宜乎其窮也此之道何道也逍遙

之虛苟簡之田不貸之圃臣子不能進獻其君親父兄不能告與其子弟況以度數陰陽而求之雖孔子之好學不能以五年十二年而得之也宜乎其南見老聃而請益也是何也道無在而無不在人人皆有個個圓成此不資之彼彼不劣於此所謂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鷦也蟲也類也烏鵲也魚也細要者也皆與人之有弟而凡啼者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而不相害也然則古今之詩書禮樂易春秋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過履之迹耳而迹豈履哉泥而求之執而行之是不能觀天之道契天之理而拘拘於管窺蠡測者也沒世懼惑天門無有開之日矣道不可壅而壅之欲以化人難矣哉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尤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

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
 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
 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
 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
 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哨呼吸

如孫思逸吐故納新口吐濁氣熊經鳥申如華佗為壽而已
六字訣 吐故納新鼻引清氣熊經鳥申五字法為壽而已

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道氣令和引體令柔水火相交周流無滯也 彭祖壽考

者之所好也五者之所好皆屬一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

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引道而壽無不忘也無不

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聖人則與

天地合其德而不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

而道德之質也引此以証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

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

而神不虧承上恬淡四句而暢言之衆理故曰聖人之生也

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承上德不

為福先不為禍始福之先即禍之始不為福先便不為禍始

福先不為禍始行所無事而已世人惡禍聖人并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知者先事之

之迹人心有此便與天地不相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

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精明

信矣而不期大信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疲

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耶喜怒者道之過好

惡者德之失大學所以戒有所中庸所以重中節蓋心故心

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

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

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妙正在此不然便是木石禪矣天德之象也故曰純

粹而不雜應不雜句靜一而不變應莫動句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應

閉此養神之道也上文恬淡休休二段言其理天行一段言其養成之效悲樂一段又申言人心之本

然以見其當養形勞一段言其功夫火夫有干越之劍者柙

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寶寶劍者不輕用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可輕用手精

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

為象此段言精神之本體其名為同帝精神即人之天也故曰同帝純素之道惟神

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此段言養神之功故與天

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於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純素即無欲也真人即聖人也

人之所好不同也有所好即有所偏聖人淡然無極而眾

美從之蓋恬淡虛無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休休於此則

德全而神不虧矣天行物化無夢無憂喜怒悲樂一切不入其胸次烏用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者哉然非一於靜而不動竟與木石等也如水然不雜莫動而不鬱閑而不流此所以坎止流行清而不腐也養神之道大矣哉人奈何不知寶之而反輕用之是以干越之劍而擊柱薄石豈有不缺折者乎嗟乎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其體同帝其用合天乃以不體純素而喪之非真人之終不可幾乃自入於欲者之自速其亡而已矣

繕性第十六

繕性

繕修治也繕性勉強刻厲之謂

於俗學

記誦詞章之類

以求復其初

妄希得於道而全其

天滑欲

滑順適也滑欲因有知計而益專精

於俗思

機械變詐之類

以求致其明

妄希大悟

而無所不通

謂之蔽蒙之民

學以求復其初思以求致其明是也而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則愈求

愈遠故曰蔽蒙之民蔽蒙與困蒙不同困限於質猶可磨而通也蔽反其途如南轅北轍終無可至矣

古之治

道者以恬養知無欲故靜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不役耳目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成性存存夫德和

也用而和道理也行而正德無不容仁也以存於道無不理

義也以見於外者言義明而物親忠也處物當理自然人我中純實

而反乎情樂也性靜情逸樂之所由生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體信

禮之所著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徒役役於禮樂之文而不根

鳥能治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承上

天下哉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言彼

偏行者欲以正人而已德不明德則不能以覆冒乎天下而

強蓋冒之紛紛講禮樂徒以亂民之性耳後世考求典制論

義日精而無益於治其效可睹已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

天真是太古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一如水之當

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
是故順而不出而未流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

是故安而不順安如水之流而未旋未波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

治化之流濃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

心堯言中舜言心湯始言性莊生偏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

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

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與篇首復其初相應由是觀之世喪道

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

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

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孔孟何嘗在山林之中而道無以興乎世所謂其德隱也

然非聖人之為之也故曰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

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

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為而不為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

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心用之則行無於必得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

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

反其性也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

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雙承大行大窮而

不損無住不宜其樂全矣此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

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

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字精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

可止然則何關憂樂哉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指

命與此指軒冕同故無憂而已矣無憂所以為樂之全也今寄去則不樂

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然則樂亦憂矣雖終身軒冕安見其樂乎故曰喪已

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真不知輕重本末者也

學與思不可廢也而俗學不如無學俗思不如無思何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繕性於俗學是豈所謂恬哉以知

養恬滑欲於俗思是豈所謂知哉不得交相養之功而求

復其初致其明和理出其性也何日之與有乎古之人道

全德備而仁義禮樂一以貫之則唯以恬養知以知養恬而不蔽蒙於俗學俗思之故否則已德不明而禮樂偏行則物失其性而天下亂矣且夫不恬而詎可以為知哉追遡人生之初遙想太古之世何嘗無耳目何嘗無聲色何嘗無口體何嘗無服食何嘗無男女何嘗無交合然而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雖有知而無所用所以陰陽和鬼神寧四時當萬物昌也逮德遞衰而世遞降淪瀆散朴滅質溺心民始惑亂世道交相喪而聖人亦遂隱矣然而聖人之隱也非世之山林之隱也不過時命大謬耳而其存乎身者固樂則行之大行而不加憂則違之大窮而不損也蓋聖人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相悖者此之謂樂全此之謂得志以視今之軒冕者何如哉明明儻來寄之物來不可圍而得之則喜去不可止而舍之

則悲然則無論其去後而憂為真憂也即其得時之樂亦
非真樂也此誠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也始迷謬於學思
終顛冥乎富貴唯其蔽蒙是以倒置噫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六終

莊子解卷之七

貴池吳世尚注評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

涇水濁故濁流曰涇流如雪色白故白色曰雪白相似

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

水大岸遠波瀾滾蕩黃芒一色雖牛馬不能辨也

於是焉

河伯欣然自喜

病恨

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

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濁流之大至此皆無有也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

面目望洋向若

海神

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

百字妙若說十說一便不

是以為莫己若者

道無窮也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今聞者僅百爾便以為莫己若乎小器小識人寫

來如畫

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

始吾弗信

妙在弗信

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

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一句一轉跌頓多姿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

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

不可以語於道者東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溪觀於大海乃知

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路來

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去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無量極數也

言無數可計也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迴映河伯之自喜自以比形於天地

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

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更用見少計四出見海之在天

地之間也不似壘空穴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

稊米穀中稗子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合太

凡可名者言之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以九州

之內凡有知覺運動者言之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層

指點雖孩子可使與知醒快至此不可名言五帝之所連軒轅以下繼治故三王

之所爭商周繼亂故言爭仁人之所憂仁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言憂任士之所

勞任士以天下國家盡此矣著此三字便見伯夷辭之以為

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道大世界大人之自多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

乎分別大小大者北海若曰否言如此則又未免厭小務大

舍故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量者所受之

不可也值之先後分者一己之得失終始者萬物之生死無窮者各

樣是故大知文之通乎道者即上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

不多知量無窮物雖有大小大然各各所受各各滿足小者非

者謂之父子一子者不謂之父子也證鄉今故故遙而不悶掇

而不跂知時無止時雖有今古然同此氣候同此日月古即

之有撥猶方言拾得也譬之曰然昨日以今日為明日明日

又以今日為昨日昨日必去不必問也明日必來不必跂也

常也則得耳何足喜乎遇其虛而消則失耳何足憂乎譬之

二

二

草木然春氣至則茂密秋霜至則彫落茂明乎坦途故生而密者即其彫落者彫落者即其茂密者也

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萬物莫不有生有死然皆出於陰陽之變非物之

所能為也故得是理則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天地無心萬物變化真如坦途人人共由也是故

生固偶爾何庸於悅乎死亦當然夫豈其禍乎生果足悅也何不箇箇長生死誠其禍也何為箇箇皆死譬之寢興然有

時而興即有時而寢豈必興者為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

是寢者為非如白黑之不相似乎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天下之大無窮人之所知有限

也若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上承

言如此而以至小窮至大豈有得乎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

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然則言天地而曰大言毫末而曰小

人之分別之耳要之細大不定於此也細之中尤有細之細焉者大之外尤有大之大焉者在也倪絲之渺末之端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二語與其大無外其小無

內相似而實不同曰其大其小是一物而舉內外以道是信

言也曰至精至大是兩物而分精粗以物言也須知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惟其不盡故謂其不可圍是明有一大在非無

外之自大視小者不明惟其不明故謂其無形是尚夫精巧

謂之精小之微極也外城謂之埠大外之天也大之殷盛也故異便

此勢之有也粗在故曰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

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精言

言粗總屬形相即推而至乎其極而曰無形曰不可圍不遇

數之所不能分所不能窮耳非可云無也道則未始有夫未

始有無者也無且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

無也況於精粗乎

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大抵

言論意致者皆物也故雖數之所不能窮未始不可以言論

雖數之所不能分未始不可以意致此其所以可對舉可互

較彼曰至精此曰至大彼曰無形此曰不可圍也若夫道則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於大不終天下莫能載從

何處說粗於小不遺天下莫能破從何處說是故大人之行

精渾然一物無首無尾故曰不期精粗焉

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行不害人則仁矣又不以仁恩自多

文所問分精分粗者兩相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自不為利又

點撥也下六項意皆放此不貪貨財亦不事焉

之人門隸隸于門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以辭讓為美

三

三

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實心任事而食不浮亦不賤

異彼謂不以自多此則不多取也借人成事計功多取與事

則借人祿則多受者皆貪污也上二句一串即故事後食之意

行殊乎俗不多辟異非殊俗之行而為在從眾不賤佞諂從

而已亦不賤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爵祿

佞諂之人而己亦不賤非所

羨也戮取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二句總承

亦非所懼而結聞曰新二字道人不可言傳至德不得雖名所得大

人無己萬物一體約分之至也即損之又損之以河伯曰若

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既無分別

有分別貴賤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大道惟一耳

大豈無所始乎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既散為物則各自成各

原於一元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既散為物則各自成各

無貴賤也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既散為物則各自成各

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不從道之元來觀不從物之本等

莊解七

莫不大豈特大者大哉小者亦莫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

忽貴忽賤皆以差觀之以相去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

不在己也以差觀之以相去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

豈特大者大哉小者亦莫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不為邛山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不為邛山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不為邛山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不為邛山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不為邛山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不為邛山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不為邛山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不為邛山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不為邛山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豈特小者小哉大者亦莫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

末之為邛山也則差數觀矣如天地毫末之可以相易則相

矣以功觀之以一定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而

有之則皆有東家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無而

東西家亦有東也則皆無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據東言則東家有無西之

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知東西之相反而不相無

矣以趣觀之以所為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然

所然各有然也堯為善而惟日不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

莫不非非其所非互相非也堯謂桀曰汝以天下為桎梏何自苦也

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知堯桀之自然而相能

掩矣明不可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

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

也讓美德也而有之噲爭賤名也而有湯武堯舜是則之噲

亦宜是白公非則湯武亦宜非爭不如讓有以處堯舜無

以處湯武讓不如爭有以處之喻無以處白梁麗屋可以衝

公然則其貴賤也時為之耳豈可以為常乎梁麗屋可以衝

城矣而不可室穴賤則又言殊器也器殊而騏驥驂騑一日而

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技殊而鴟鵂夜撮蚤察毫

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邛山言殊性也性殊而故曰蓋師是而

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林氏

器殊技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用於此者或廢於彼物也

如此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古今無常治之世也然則倪貴

賤分大小執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是猶師天而無地

者皆為不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太剛師陰而無陽則太柔其不可行明矣所以不然且語而不

舍倪貴賤非愚知愚而無則誣誣其所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

差其時乎天不順乎人逆其俗下不應者謂之篡夫禪亦篡也當其

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堯舜義也湯默默乎河伯女懸知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從何處得其分別哉河伯曰然則我

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無所適從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

道觀之

此與上文以道觀之不同言辭受趣舍惟皆以道為衡耳

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

拘而志與道大蹇

其位矣拘其志則盲人騎瞎馬豈不危哉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施者賜子之名謝之則與不傷惠多

少非所計也一其行則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罪一國

沾恩無私德也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凡祭皆有胙雖上下必均而等差有別惟

祭社則同里畢作分肉而均即此

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

其無所畛域

皆自中央而之四方皆無窮無畔也

兼懷萬物

無所不體其孰承翼

扶翼私相親厚意

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此則無方之德故能天下一家中國

一人各適其適無欠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

滿不位乎其形

大道渾成元無終始散而為物厥有死生物則無一成而不變者也氣聚則生氣盡則死

故惟見其一虛一滿而無有恆守其形而長存者也位者一定不遷之意此段以物言

年不可舉時不

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積日月而為年未來者不可挈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已去者不可留

天地之化如環無端去口亦非苦多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

萬物之理也

此承上文而結之大義之方與前大

物之生也

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

將自化

萬物在天地之間日新而不已真如千車競逐萬馬

流哉微如蟻蟻促如朝菌粟粒之葩絲髮之馬其氣之聚散

往來升降進退元無異於元會運世之綱維春夏秋冬之循

環也故元亨貞四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聖賢指四端四

時以明之亦結以為義例耳世人遂拘拘配合誠癡人前不

得說夢矣夫固將自化言若此者其物為之乎其非物為之

乎夫固將有使之自然而化莫之為而為者乎固將如固天

縱之將聖之固之將謙若不敢知之辭也此皆所謂道也河

在物如此在人亦然辭受極含亦於是焉觀之而已矣

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化之化物物之化化物即道道即物

豈別有一物處於物與化之外而可以求而得之哉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

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
道呈天下之無權則所以
神而明之而善其用於有無之間者也道無不在理各有宜
條理不清即大體胥壞故知道者必達於理所謂分之有以
極其細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在物為理
處物為義處置失當何能成物故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所謂
權衡誠設則不可欺以輕重也明於權則因物而付應
時而行內重外輕己大物小自然不以物而害己矣
至德

者即上文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是正

不以物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見幾而盜於禍福素位

也謹於去就擇地而莫之能害也如此然後莫之能害是多

莊生為放曠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

乎天位乎德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天在內人在外相為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人能達於理而明於權則道自我

於外也位乎德合外於內也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即中

非這箇語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自然是謂

天落馬首穿牛鼻當然是謂人牛馬者天也落之穿之者人

牛鼻可穿而首不可絡吾惟絡馬首而不穿其鼻穿牛鼻而

不絡其首而牛馬亦遂安之以為固然而大有功於天地之

在外而天人一理內外相合之道也故曰無以人滅天無

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必穿馬鼻

則是其人滅天矣故者有所為而為命者莫之致而至得者

六

人死演門之段以得殉名也謹守勿失大有深心反其真則與道爲一矣此篇七問七答文法則層層剝入義理則曲曲傳出一轉一境愈細愈靈且處處皆以韻語出之真是奇絕

夔憐虻虻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林氏曰夔一足虻多足蛇無足皆自能行

然猶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自至雖無形然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到故相羨也

夔謂虻曰吾以一足踈蹕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眾足獨

奈何虻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譬喻不難難於明切此莊子千古獨擅之長今予動吾天

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虻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

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

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

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

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足踐我亦勝我風從指中足下而過故曰

勝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爲大

勝也風從指中穿尾下過似不與人爭勝也而折大木蜚大
之若無所庸其力然蓋合衆小不勝而為大勝也天地開之
物散則力分而微聚則力合而大然有形者雖聚而不一故
有愈多而愈不能成事者風有氣而無形水有形而無質故
分之少合之多少而不傷多而不礙此所以折木蜚屋載舟
攻岸其力最大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而莫之能禦也
不言真有味外之味從
無此格可云盤古開天
正是此樣目心藏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憚子路入見曰何夫
 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
 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
 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
 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
 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
 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
 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
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
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
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
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培井井廢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
樂與吾跳梁之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
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頤向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
一壑之水而跨時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
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墊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
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溢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
爲加損可云極力摸寫矣而視萬川歸之一段何如哉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
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

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
 言是猶使蚊負山商鉅馬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
 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鼃與且彼方
 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
 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
 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
 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
 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舌而
 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幾於自夸然實未搔著莊子痒處也與前篇之平鈍同屬贗筆

無疑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
 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

曳尾於塗中二大夫更自開口不得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

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

鵙鳳雛子知之乎夫鵙鵙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粒竹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鳴得腐鼠鵙鵙過之仰

而視之曰嚇鴟之驚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世之喧嘩其富貴者請一誦此言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

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

魚之樂句似相駁意實相生人止知其為異樣之機鋒惠子

曰我非子類猶同固不知子矣尚通有可相子固非魚也異其子類矣

之不知魚之樂豈有可相通者乎全矣猶云一定也莊子曰請循其本子

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言此是汝後來轉一層說話汝且請反省初聞我言魚樂之時其一刻之際明明知我知魚之樂故欲問我之所以知處而亦將以樂其樂元非謂我斷然不知魚之樂也則我之知之豈有他術哉濠上而見其出游從容知其必然樂矣豈必我之為魚魚之為我然後知之哉此篇文法絕奇人皆知之其一時情事倏然三變如登之映影略一轉動香非本來惠子悟後之迷只因莊子反撲太快遂致以中心之天機反翻成口頭之滑調而自失其本心而不覺也人之聞言之頃真有如此境界虧他如何寫得出尤妙在惠子既已迷矣莊子復以請循其本一語撥轉他的心來遂使惠子適才口頭之滑調還成中心之天機一片靈明無窮開發洪鑪點雪未足喻也千古以來此一種文心此一種神理止有論語愛人知人一章更無他見也何意於莊子得之令人手舞足蹈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者何物乎道而已矣世之曲士未嘗游於大方之門以其一知半解自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豈知涇流渚岸不辨牛馬至於東海不見水端乎則甚矣海之大也然海未嘗以此自多者蓋其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也夫海

如此乎其大也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而在天地之間不過大澤之壘空又況四
海內之九州九州內之人此真稊米在太倉毫末於馬體
而欣然自喜辭之以爲名語之以爲博甚矣哉其無愧而
不知恥也然天下之大如此而人於其閒見其大而羨之
務之見其小而輕之忽之則又不可道無分於小大也人
之所見以爲小大亦未足以定小大之理也蚤有所受小
無欠而大無餘時有所值古非早而今非晚一生際遇或
塞或通萬物紛紜同生同死人以七尺之軀百年之景知
之數幾何生之時幾何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妄生分別
曰此其至精者也此其至大者也即推至乎其極而至精
無形雖數之所不能分畢竟自大視小而不明至大不可
圍雖數之所不能窮畢竟自細視大而不盡也何也此皆

期於有形可以言論而意致者也道則無方體無窮盡無分別無取舍大人之於道所以無聞而無不聞無得而無不得也世之倪貴賤倪小大總是未嘗觀之以道而惟拘乎物之形習乎俗之論豈知大小有無然否時之所爲未可以爲常也耶器殊技異巧拙天淵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而愚且誣者語而不舍彼又惡知貴賤本是同門小大竟共一家哉然則人之辭受趣舍亦唯以道觀之而已矣拘而志一而行私德私福自生限隔何若其兼懷萬物也且人之體道非意之也百物生焉四時行焉天之道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與道爲體人與天爲體有心而無爲辭受趣舍之道於斯焉決矣苟不知乎道則理不達而權不明害己者非物之害之乃自賊之也無知而妄作行險以徼幸悖乎天喪

乎德雖有知覺運動不過蠢然塊然之形質耳天之所以
與我者安在哉夫天在內也人在外也天人相須內外
理牛馬足同而穿落道別此天之所以有待於人而人之
所以爲功於天也不達於理不明於權倒道而行迕德而
處穿馬鼻而服耒耜落牛首而事戰伐則是以人滅天矣
其知日鑿其真日喪見笑於大方之家而尚且欣然自喜
彼未知夫天機之動有自然而不可易者也夔之一足不
爲少虺之衆足不爲多蛇之無足不爲無風之有聲不爲
有彼此相羨未免懷珠行乞何如目之不行而至心之不
疾而速忘言而相悅也哉則人全其天反其真便已合衆
小不勝而爲大勝矣楚國之竟內巾笥之朽甲耳梁國之
相鳴鶉之腐鼠耳神龜曳尾於塗中鷓鴣翔於九千仞之
上而肯以此易彼乎則信乎人之生於天地閒自有真樂

不待外求也忘乎物忘乎天此之謂至樂如魚之出游從容忘乎梁忘乎水真魚之至樂也然此樂無物不有而知者自知不知者自不知也此樂無時不然介然之頃神者先受之則恍乎其昭然轉盼之際為不神者求而又盲乎其昧然矣昧則離本逐末不惟自迷而不悟併疑悟者之皆迷然而此距初時未嘗遠也不深與之攻其後而請使之循其本則彼之介然有覺之頃而欲樂得其樂者仍然昭乎如在目也此莊子喫緊為惠子處活潑潑地也濠梁之問答較之河伯海若之論辨更為要言不煩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問得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

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

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所樂

所苦不過為形起見豈與道有當乎故曰愚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

用其為形也亦外矣世皆謂富者為兒孫作馬牛不知守財

馬牛也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四鼓

衣五更朝罷尚憂遲何年得遂田園樂腫到人間飯熟時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

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形貌空存動履不滴

求生不可求死不得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可謂有名未足以活身而常羅吾

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殺其以

為不善矣足以活人益於國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

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此時進退兩難誠有善無有哉今

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

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上四項之所為真是不得已

莊解七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

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俗所以與道遠也故曰至樂無樂

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

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

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

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也繁殖也故曰天地無

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而歌惠子曰

與人居如言貼肉夫妻長子生男育女老身數十餘年死不哭亦足矣言猶

也能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真不可解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

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入情入理情入理之言尚屬飾詞察其始而本

無生知覺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五官非徒無形也而本無

氣父母未生前雜乎芒芴之間真精合變而有氣二氣氣變而有形

形既生矣神發形變而有生知矣今又所得之變而之死氣散是相與

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四時變化無一

要知與貴賤苦樂更迭人且偃然安寢於巨室得其所故人也

為之不同切莫錯認寐也風興夜寐人人皆然真是平常事耳佛氏以生為

苦以死為樂說得驚天動地反覺貧兒暴富好不安寧而我

噉噉然隨而哭之無謂自以為不通乎命便是見理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游於冥伯死者之稱之邱崑崙之虛黃帝之

所休俄而柳鳴也柳多癭腫故以為名生其左肘其意蹙蹙

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

也人之生氣之聚也氣者天地之所有也有聚必有散聚則

然則此七尺之軀百年之景不過天地假之而生生者塵垢

也我假天地之靈迹耳故曰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

則無和之氣以生於我之所以為生者之外害時則有瘥時

也况此區區之疾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正相與為化

莊解七

莫思衣得衣穿大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

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好酒好色而死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

為此乎敗事受罪而死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

此乎無顏經瀆而死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荒凶凍餓而死將子之春

秋故及此乎年命既盡而死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

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如子所言皆人之生時之累也死

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

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

不能過也何處有閻君何處得地獄哉佛氏紛紛無中生有欲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而不知其反不達於生

死之理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

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額曰吾安能棄

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閒之勞乎古今以來無人不死而無有一人死而復生者想是有此

樂境故一往而不反也邪世人皆以死為棧渠又去尋出死後之樂來蓋文字不反則不醒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悖諺至此不忍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鱠鰕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譎譎為哉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

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
異其好惡異故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

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筆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死之久者擗扶蓬覆骨而指之

曰惟子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行於氣中而不雜於氣

故曰未嘗死未嘗生也然而此種道理知不得也天下之大知

為形役耳生而悅死而禍直是與他說不得也未嘗死而若死

德者鮮惟予與女若果養安乎予果歡適乎死固偶爾若果

四字真堪流涕安乎予果歡適乎死固偶爾若果

以死為安盜而欲速化乎未嘗主而余生生亦偶爾余果

生為快適而求長存乎上言死生之理此言處死生之道

種即生也物之可有幾幾者動得水則為隘微埃也得水土

之際則為鼃蟻之衣塵浮水面蕩於岸邊所謂得水土之際

與鼃蟻之皮相似也生於陵屯則為陵馬其塵飛集道旁沾人

故曰鼃蟻之衣也生於陵屯則為陵馬其塵飛集道旁沾人

鳥即柴得鬱棲則為鳥足其塵飛積糞壤感臭穢蒸之氣

塵而各鳥足之根為蟻蟻根內之蟲今菌其葉為胡蝶菌之

異者也其葉為胡蝶葉敗

而成胡蝶此二種分胡蝶胥也胥即蝶之別名化而為蟲生於竈下

其狀若脫其名為鵠俗名鵠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

乾餘骨之沫涇為斯彌飛絲斯彌為食醯飛絲見鹽醯則縮而

頤輅蟲生乎食醯人多食醯醬齒必生蟲蓋食醯之所化也

也黃軛生乎九猷未詳督芮生乎腐蟻腐草為螢螢既老伏於

蠓也以下二句又明羊奚草名比乎不筭久竹竹之枯爛生青筥名蟲

余友姜之拔坐書齋見枯竹枝臥地似有震動之狀良青筥

生程或曰程生馬馬生人時有神記秦孝公人又反入於機復

死而反於無也天地以氣生萬物以形生飛潛動植各有倫

類理之常也然天下之變不可勝窮知其常而不知其變烏

足與語天地之化哉故此極言變化之不可測者以見生之

相承而生者亦有不承而天地間自有此一種道理中閒有

物不測也末言生馬生人天地之性人為貴禽獸之屬乾為

馬皆氣之至靈而至健者馬可生人程可生馬生之之道筥

莊解七

入於機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也聖賢指其真實无妄處言之故曰誠莊列指其靈妙不測處言之故曰幾其實一也

天下明明有至樂也明明有可以活身者也而世之所爲樂舉羣趣者乃僅以富貴壽善當之果有樂無有哉夫多積財而不得盡用不如無積矣夜以繼日思慮善否不如無思矣惛惛而久憂不死不如無生矣即可以活人者雖曰有益而不足活身究竟是損況夫爭與不爭之際顧此失彼誠有善無有哉然則俗之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乃天下之大苦也而且不自知其苦而反以無爲爲大苦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然而無爲誠樂矣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無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且彼富貴壽善者不過爲形起見而豈知形之在天地閒固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哉雜乎芒芴之間

變而有氣有形而與人居長子而老身者不過春氣至而萬物生而生生者未嘗生也雖恩愛如夫妻原無可哭泣觀乎冥伯之邛而假借之生反於崑崙之虛者不過秋霜至而百草死而化化者未嘗化况塵垢之外附而乃蹙蹙惡之哉且化之化人人之化化匪惟無可惡以吾遙想其當然應有大樂者在也何也人之死也不一途或貪生而死或受戮而死或抱愧而死或凍餓而死或天年盡而死五者人之所必不能免也而試問既死之後尚有此五者之累否乎無君民無時令蕩蕩冥冥南面王樂有以踰此哉然此猶有取舍之見在也若究而言之元未嘗死未嘗生也不肯棄南面之樂死者果養乎不復爲人閒之勞生者果歡乎天下莫靈於人而窮極其始乃一浮埃之所積天下莫微於塵而究極其變竟成生馬而生人雖人之生

也不必皆如此而未嘗無此則萬物之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出則生生何足棄而憚其勞入則死死何足戀而貪其樂所謂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而相與爲春夏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亦任而聽之而已矣不知乎此雖觸牖見夢之言未爲知道矧夫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七終

莊解七

莊子解卷之八

貴池吳世尚注評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

明乎養生之理者必不勞其形

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則形不勞矣無以為

無益也人之有形也采色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義理以養其心智自然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血氣

和平而心聖智若留奸聲亂色于聰明則耳目失其官矣接

深樂慝禮於心術則心失其官矣設情慢邪僻之氣於身體

則百體不由順正矣此皆於生無益而有損也所謂生之情

者明乎養生之道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則精不虧矣無奈何

有理人之神明無不通然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窮高極

遠鉤深索隱畢竟茫茫昧不急之務知者棄而不徧一草一木

一蟲一魚何能詳悉而況廢寢忘食夜以繼日憂其知之所

不及強其力之所不能乎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所謂知之

情者豈務出此哉
養形必先之物一人之身必備
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富貴而夭折臥病
有生必先無離形此有
身體方有運動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身行尸走肉心死
生之來不

能卻自然而生莫之能禦其去不能止亦非我之所能為

悲夫可為長太息者也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故先之物而而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物在人心死則世世即指上文奚足為哉雖

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所謂守身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

者莫如棄世聖賢未嘗不愛身也但為身起見終不免乎累

乎世人之所務者可耳棄世即遇欲棄世則無累無私無欲

無累則正平無累則心廣體正平則與彼指道更生正平則

所謂復見天日再反家庭故曰更生更生則幾近也矣事莫

足棄而生奚足遺承上作問棄事則形不勞好為多事徒自

形不勞也遺生則精不虧貪戀嗜慾自速死耳夫形全精復與天

為一不勞則形全不虧則精復家舍長存主人永在雖與天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本同一理本同合則成體天地萬物

世界如父母兒女聚為一家眷屬散則成始分而言之則太

所以始也真精妙合萬物之所以始也於是乎天地以氣化萬物以形生終始無端變化不測要不過一本之散為萬殊而非別有所始也以上

三句是言天地之道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一人能達生之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而視聽言動不涉

壺者不在天地而移而之於我身矣人能達命之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而虛靈知覺不逐惟危之人心則無搖汝精其

精不虧而天地之常健常順者不在天地而移而之於我心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

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贊化育參天地實理也實事也故結之曰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相即所謂贊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入金石而無礙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伯昏無人之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故能飛行而絕迹以神用也知巧果敢則術耳力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

耳以形用也鳥足以與此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有礙物與

物相去幾何何能遊於無物之始乎凡以不離於形色故耳則物之造乎不形無生而止

子無所化無死而夫得是而窮之者至乎其極而物焉得而止

有得乎此而

二

焉皆窮神知化自然無體而一切有形之物彼將處乎不淫之

度無過無所礙此所以不窒不熱而不慄也而藏乎無端之紀無首無尾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無極而大極

壹其性專而不分養其氣順而不害合其德無間以通乎物之所造天即

德之大始而萬物之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天全而賦之我全

也天指其神無卻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毫物奚自入焉則實

無間可乘外物何由而入其舍乎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

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懼天下足以動吾心先自彼

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天即理也神氣聖人

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前言守氣次言全神此言藏於天氣

而無不為矣伸天則無為復讐者不折鎡干莫邪干將雖有歧心者不怨

飄瓦無所庸是以天下均平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

此道也無怨也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也私欲而開天

之天義理自然開天者德生天下均平開人者賊生攻戰殺戮不厭其天不

義理為不忽於人必謹私欲民幾乎以其真民庶乎各復其

此又推及至人及物之化以見守氣全神功用之大如此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音居呂承蜩以竿拈蟬猶掇之也仲

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

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累丸益多而益不墜其神閒其氣靜矣此是從前練習功夫吾處身也若掇株拘吾執臂

也若槁木之枝身如釘椿臂如槁枝內忘己也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

蜩翼之知物外忘吾不反不側申掇株不以萬物易蜩之翼申

地之大何為而不得此是承蜩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世人只知熟極生巧而不知其心定凝神求道者可以知

所用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淡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

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

浮於面曰游

數能若乃夫没人

汨於底曰

沒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習而忘之然猶知有水也

若乃夫没人之未

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

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没人并不知有水矣故暇也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

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注射覆而賭物也瓦缶鉤帶鉤以金為之巧多中也矜憚惜

之意同一巧中之技以瓦注則多中以鉤注則或中或不中以黃金注則中者什一不中者什九矣心無顧慮則神暇暇

則智慧生內懷得失則心動動則於彼亦疑於此亦疑矣故昔者巧而今者殫也內之拙也凡以外之重焉故也結句最

足喚醒人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

名學生之術

吾子與

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何聞

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

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林氏曰羊已前行者不須鞭惟其在後者

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即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即當養其內也

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

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

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大縣簿

戶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

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不能勉其所不足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

得其名必極

引夫子之言以明之入而藏則有心於晦出而不免於患柴立木偶也中央者不偏不倚隨時順應無

心於出無心於入也其名必極言養生之道盡於此矣夫畏

塗者

如虎狼寇盜十殺一人也

尚少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不出其塗者相與警

必盛卒徒而後取出焉

必經其塗者大為隄防不亦知乎

之所取畏者

即所謂殺人也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為之戒者

過也

食色皆足以傷生而以色與味喪其身亡其國者比比而不知戒豈可謂之智乎言及此禹疏儀狄晉文推南

之威而遠之宜其主祭祀之官祝宗人禮以臨牢筴相說

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饗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

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寃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

置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於豚楯承物

者之上聚俵曲薄束物者之中則為之鼎而烹之意為寃謀則

去之自為謀則取之可以己而所異寃者何也以結語作起

語此即更以問語作結語令人反己自思不覺啞然失笑消焉出涕奇而又奇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

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語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

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百病由心起心疑暗鬼生一夫

忿瀆怒結之氣散而不反平則為不足數然如有所失上而不下則使

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

所謂自傷也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水鬼竈有髻音結

狀如美女衣赤衣戶內之煩壤糞掃之餘積之雷霆小兒常處之處之東北方之

下者陪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鯁音蛙龍狀如龜而躍有角其音如號

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泐陽豹頭尾處之水有罔象一名沫腫狀如小兒黑色

赤爪大邱有莘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山有夔狀如鼓而一足一野有

彷徨野鬼被髮而迷人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

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

之聲則捧其首而立此皆賓也見之者始乎霸此語便能桓

公鞞丑忍反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林氏曰此是英雄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有喜安得不

豁然愈乎

紀渚子為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已乎已可乎曰未也方虛憍

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所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嚮景而即

赴所謂應兵脈勇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敵至始作氣所

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其不聞聲望之似木鷄

矣不見其形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神勇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深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

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傍流

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

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水之滌入曰齊俱入與汨水之湧出曰汨偕

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

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

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隨遇而安自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人居平

途而行險丈夫行險途而居易翻得鮮潔

梓慶削木為鑿鍾鼓之縣所鑿成見者驚猶鬼神非人為魯侯

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

一焉臣將為鑿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氣平齊三日

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志乎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志乎齊

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志乎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

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木之形軀至矣然後成見

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任其自然則以天合天以我之天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

過也細繡之文使之鉤百而反旋走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

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此則形勞而精虧者也

工倕旋以指圓折曰旋而蓋規矩遇於以規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指即規矩自然而然不待心思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心無思為故應手忘

足履之適也不大不小忘要帶之適也不寬不緊知忘是非

五

心之適也毫無一事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內不失己

怡當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適者存適矣而不

其理自知其為適是則忘適之適適之至者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怪而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

逐於州部太玄中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此中下一

從不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

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

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

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然則聖賢可子往矣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

莊解八

惑也然則頃聞之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

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

惑而來矣又奚罪焉不如此數語尚為明快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

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

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

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不識此事有何妙而

則平陸而已矣此句與上三句不決洽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

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鼯以車馬樂鷓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

為乎哉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此則兩無所處矣且通篇鈔撮闕凌無一自出語偽作也

形而後有生生不能無死達性命之情者不勞其形不虧

其精則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而精之又精反以相天矣至

人純氣之守也出入有無超脫生死一切不足為之礙蓋

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故耳形體與

人同而更生與人異聖人藏於天豈世之知巧果敢之列
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者等哉且其神全者非獨物莫之能
傷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天下均平民幾乎以其真
而咸得安其性命之正矣向使役役於世而不能棄其事
擾擾於物而不能遺其生所處者非不淫之度所藏者非
無端之紀所遊者非萬物之所終始死生驚懼先入乎其
胸中則雖承蜩而蜩不可得操舟而舟不免於覆求其若
掇而若神何日之有果其處身若擷株執臂若槁枝何爲
而不得果其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惡往而不暇
何也志不分而神自凝外不重則內不拙也然則存生之
道亦唯內外交養而已矣無入而藏而與豹若也無出而
陽而與毅若也內外交相養而柴立其中央衽席之上飲
食之間知其可畏戒之戒之豈有十殺一人之事哉此牧

羊鞭後之說也苟牧羊而不鞭其後則爲身謀不如爲疵謀甚則死於椽楯之上聚僂之中不甚則忿瀆之氣爲不足爲善怒爲善忘而百病叢生疑神見鬼矣然究之則人自傷也鬼惡能傷人且天下何嘗無鬼也井竈門庭之內山陵野澤之閒戾氣怪狀在在而有要乘人之虛邪而入疑懼而來一正能辟百邪一明能散百惑死自取之病亦自取之也不觀之養鬪鷄者乎不恃氣不應嚮不疾視望之如木鷄德全矣異鷄自無敢應者矣不觀之游呂梁者乎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懸水三十仞涿沫四十里與之入與之出而被髮行歌游於塘下矣見者始疑其爲鬼後驚其猶神而不知其以天合天見錄然後加手焉梓慶之削質本於齊以靜心否則馬力竭矣而猶求焉雖東野稷之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有不敗而

反者或是可見形太用則勞精太用則竭不自適而適彼徒爲靈臺之極耳夫心之應物神矣而一物於物則有心以稽之而轉遠焉工倕指與物化而蓋乎規矩忘之也忘則適矣且未嘗不適矣所謂精而又精者是邪非邪至人反以相天而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道亦如此嗟乎世累無窮守身爲大不知自愛天地可如何純陽子曰人生難得今已得大道難明今已明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

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

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

材之閒材與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材與不材以形用故

未免乎累道德以神用則自無累矣此自古至人所以無死

地也不達此旨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閒便是胡中庸蘇模

稜豈不若夫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冑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譽訾可否也龍蛇屈屈也上下

潛見也與時俱化因物而應也以外言以和為量適可而止也以內言數句總是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意

乎萬物之祖即道德也天地生萬物故天地者萬物之祖矣物物而

不物於物程子曰唯道無對則胡可得而累邪物則有對故有累物物而不物於物則無

對而無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聖人與道為體故若夫萬物之情人

倫之傳此皆所則不然合則離有聚成則毀有壞廉則挫磽磽

者尊則議者危有為則虧營營者敗賢則謀右六句皆材之不免

於患也不肖則欺言一無才智人必欺之此句胡可得而必乎哉

悲夫總上二項而結之悲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材人知之

夫二字令人深省為累而不知不材之亦為累也歸本道德方不是鄉原學問比人閒世說話又推進一步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

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敬鬼尊賢句親而行之無

須臾離親切行之之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

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

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

也除患之術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句

亦備矣其皮為之災也語實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讀至此句吾

吾願君劊形去皮外而灑心去欲內而而遊於無人之野無人

則無南越有邑焉取其去魯名為建德之國即上章道德其

民愚而朴少思而寡欲天然無偽即知作而不知藏無私與

而不求其報無人不知義之所適無分不知禮之所將無往

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無往而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存順而

好所在令人神往吾願君去國捐俗為己與道相輔而行適道也君曰

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

倨即遜志意無留居即務時敏意以為君車日與道近矣君曰彼其道幽遠

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

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嗜欲深則天機淺與世味轉薄者與道味轉腴

所謂開卷有益朕自樂此不為疲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

愈往而不知其所窮言泝流窮源愈造而愈深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

自此遠矣向之所見都無是處一切擬議用他不著所謂送君者皆自崖而反也到此地位直是峻絕又大段

著力不得所謂君自此遠矣去國二句始之立志形倨三句中之用功少費三句漸有所得涉江以下則所得之全也

故有人者自累見有於人者雖不自賢而憂故堯非有人乎

己非見有於人也忘乎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內外忘而獨

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則無外莫則無形方舟而濟於河橫舟以渡也有虛

莊子

十

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

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歛耶皆呼聲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

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能虛己以遊世不有

不見有其孰能害之豈有不免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

上下之縣設架縣鐘上下各六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

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有敢設之心奢聞之既雕既

琢復歸於朴熟極生巧侗乎其無識無意儻乎其怠疑無欲萃

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梁背我

者從之隨其曲傳私我而來者因其自窮其去其來儘他性

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故所為有成不煩再造否則另起

一毫不而況有大塗者乎是進步又是開步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

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

名曰意怠音而其為鳥也盼盼跌跌而似無能不能奮引

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

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周公曰平

易近人民必親之即此意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所謂有累子其意者飾知以

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

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

與名而還與眾人易曰謙亨君子有終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明處

道德在己純無二常無開斷乃比於狂猖狂者不知所

亦如狂者不自覺其狂削迹杜門捐勢不事王侯不為功名一切是故無責於

人人亦無責焉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也至人不聞子何喜哉至人不求聞達

何以名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

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所謂純常也鳥獸不惡而況

人乎自無患矣

孔子問子桑扈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音繞人之亡亡命與林回亡人姓名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泉帛與指粥子赤子之布寡矣

赤子之價不及千金之璧遠已為其累與指懷璧近害言赤子之累多矣負子而趨性命之存

亡不可必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外

物此以天屬也一本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

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自然如此何嘗較計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

矣利合天屬豈可同語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

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人情如此從古皆然古人

所以得一知己即可不恨也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

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不翅天屬矣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

莊解八

死真冷

即其命

禹曰汝戒之哉形莫如緣情莫若率

緣者緣附如藤

之繁旋率者真率如繩之意

緣則不離

不外不忤

率則不勞

內不逆其

性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只此自足何庸文飾為哉

固不待物

固無待於親交徒友而後為樂矣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

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

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柵

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雖羿逢蒙不能晒睨也及

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

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

閒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不應楚聘人而向魏

持鉢邪可勝樂然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

焱音標氏之風琴而歌有其具而無其數奏有其聲而無宮

不備五音木聲琴與人聲歌犁然各自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

還目而窺之不解其故仲尼恐其廣尊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

哀也當厄而絃歌絃歌而不和人不從而驚訶之即因而悲

以為何所以不至於斯曰回無受天損易得相安故貧而無怨雖

皆勢之所不免矣曰回無受天損易得相安故貧而無怨雖

尚易而無受人益難驕雖易而正難將孔子之言又翻出一層

情理來情無始而非卒也今之始昨之終元人與天一也

天同此理同此數人之無可如何夫今之歌者其誰乎自思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困厄天

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皆天地之氣化運言與之偕逝之

謂也只有順為人臣者不敢去之與君同休戚執臣之道猶

若是君不敢私其身正以而況乎所以待天乎天則尤尊於

我者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即有貧賤憂戚何謂無

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初便爵祿並至而不窮又有加

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雖知物之所利元非己之本有不過吾命

運之美在外而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盜竊

非聖賢所為吾豈可取此外來之爵祿以上皆其始時心口相商之辭正見其不以人益也故曰鳥莫知

於鷓鴣也燕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為燕之

最是詳審往往有半成而猶棄去者落著也實其畏人也而

襲諸人閒社稷存焉爾林氏曰如上文所云則燕畏人之至

人閒之堂上何也蓋燕舍此別無可安身之地猶人之社稷

鎮於此不能他移也喻人雖知人益之不可受但不能離此

世閒耳故曰難愚謂自古無不用世之聖賢舜禹自賦畝而

為君伊呂自耕鉤而為相彼何嘗有求於人哉天人交迫逃

之而有不能也無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化而不

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地天

變化天地無心而成化也故萬變而不窮推之於前而不見

其始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也人於其閒正而待之而已耳

將迎固必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對言天也此天字

夫何益與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對言天也指自然

之理數言下有天對人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對人之有性

也天性即聖人晏然安然而言體逝而終矣逝即逝者之逝體逝而終與之為一毫無閒隔

也言有人有天有人之不能有天分之若三途合之止一理何也皆天也天與道為體天豈有私哉聖與天為體聖豈有私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蓋

天即聖聖即天故曰人與天一也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

運寸感觸周之額額而集於栗林利令智昏寫來如畫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意其可取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彈而得之鵲不

能去故曰留留字鮮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

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俗所云螳螂捕蟬之說即此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郭氏曰言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有欲於物

者物亦有欲之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以其反走則驚莊周

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閒甚不庭乎莊

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濁水不見物清淵能自照始焉

執彈而留未免動心於欲既焉捐彈而走乃知利必有且吾

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習俗所移今吾遊於雕陵而忘

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其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

所以不庭也自愧自反無以自容是此時境象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妍其一人

惡醜醜惡者貴愛而美者賤憎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

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世之

為美者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

哉

人之遊於世何以不免於患哉直木先伐則材之為累也

雁以不能鳴而烹則不材之亦為累矣於是乎材與不材

人幾無術以自處而處夫材與不材之間者竟有似乎通

穴之鼠而豈君子所以全身之道哉夫君子之所貴者道

德而已矣無譽無訾與時俱化一上一下以和爲量物物而不物於物不特無所謂材也亦無所謂不材也材與不材烏有爲之累者乎則惟剝形去皮洒心去欲獨與道俱而遊於大莫之國故得虛舟之用而絕豐狐文豹之災也苟有人而見有於人憂與累有所不免矣且私欲之爲害詎僅爲國者之害哉即賦斂爲鐘者不能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吾知起鑪作竈有終年鑄一鐘而音不調者況於三月其能成上下之縣與是故人之私欲不可有也意識不可有也功名不可有也雖道德亦不可有也少私寡欲侗乎其無識推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居德行而不處此真虛己以遊世者烏獸不惡而況人乎則孔子之辭其交遊去其弟子絕學捐書其愛益加進正君子之交不啻其天屬者也舜之命禹形緣情率而不待形不待物意

蓋如此究之人之入世窮通順逆莫非天也世人喜順而惡逆以爲富易而貧難孰知痛定思痛險過思險人尚有耐痛耐險之時而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人反無不驕不侈之日天損人益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而終始之相循天人之一致其亦可以悟矣故當厄而悲是造哀也非聖人晏然體逝之道也即當厄而驚亦造大也而非聖人晏然體逝之道也皆未免於有動於外也有動於外蟬以蔭忘身螂以蟬忘形鵲以螂忘真固所謂物也周之執彈捐彈夫寧不爲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哉則人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者天下鮮矣美之不終美美之所以爲累也古之君子所以必浮游乎道德之鄉也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

真是樂道人之善

文侯曰谿工子

之師耶

君子善善也長

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

當道合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日子

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

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

至誠無偽

人貌而天

貌人也

虛緣而葆真

虛己遊世保合天真清而容物

清者之量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

消

所告者不在言語所改者不在事迹明道坐如泥塑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正此等也

無擇何足以

稱之

數稱者止得稱道數當一語未嘗稱之者反子方出文

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

也真一段正所謂全德也

始吾以為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

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

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

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

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

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發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

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猶言之必入而歎何耶曰

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

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明乎禮也其諫我也

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明乎義也是以歎也請見者無一言不欲見

無一言者也與上章同一局陣仲尼見之而不言相悅以解真子路曰吾子

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

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擊道存夫何言哉此章與上章作顛倒遙對法與論語

子華使齊章同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

子奔逸絕塵而回矐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非

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

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

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人自然信之不比而周，人自然親之無器而民蹈

乎前，人自然歸之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大不可為也，化不可為也。仲尼曰：惡

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人之心神明不測，無思無為，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其所以靜而無靜動，而無動

而能妙萬物也。若落於方所滯於擬議，則失其虛靈不昧之

體而眾理無以具，萬事無以應矣。所謂心死也。心者身之主

心不正，身何以修乎？故人亦死也。承上所謂而言，此不知所

以然之妙，皆心之全體大用。自然如是，即所謂所存者神也。

故心存則人存，心亡則人亡。心不在而視而見聽而聞食而

知味者，天下無之。此真天下之大可哀者也。彼從正面問此

從反面答若絕不相蒙者，如飛來之峰，劈面突起，脈絡難尋。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

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日升於東而沒於西，其升也萬物燦然

可睹。凡有知覺運動者，莫不各循其性之自然，以遂其生。息

安養之計，所謂成功也。是物之存亡分於日之出入，究竟日

之循天而行，元無出入也。出入以大地而分晝夜，以出入而

別限於所見，遂謂日亦有然耳。人心之動靜其象亦如此。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日月之成功有所待也，萬物之生死亦有所待也。

也人待乎日萬物資乎元一也此又承上而推廣言之吾一

止見心為慧日心為太極蓋心之所係如此其大也

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有此身便有此心在氣質之中而又不雜乎氣質相為一體同為存

亡故曰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

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上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

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承上而言人心之妙如此吾既具於此身之中顧乃不能存其所存而效

物而動放失其良心且旦晝所為皆亡反覆雖形貌空存而

心則死矣途窮日暮知其不可奈何而甘於不振與草木同

腐齊日月而下山拋卻本心對面千里可不哀與吾終身與

汝交一臂而失之所謂當面錯過此正現身說法語以上皆

答奔逸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

是求馬於唐肆也言辯言道是吾所以著也然過而不留又豈可執乎執述而求求之轉遠矣求馬於

唐肆言必不可得也唐空也唐肆言此節轉答步趨三句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

忘言彼此佩服俱不在區區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

有不忘者存此心也此又申奔逸句意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不動貌所謂如

泥塑也 孔子便安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

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

於物之初所謂父母未生前也孔子曰何謂耶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

辟焉而不能言所謂難言也嘗為女議乎其將且然而不盡之詞至陰肅

肅至陽赫赫二句言陰陽之本體肅肅出乎天陰根赫赫發乎地陽根

句言陰陽之氣機即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是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天地交泰而陰陽會

合沖和之氣天賦之為命物受之為性此物之所由以生也數語括盡一篇太極圖或為之紀而莫見

其形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

莫見其功即陽變陰合二節之意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有血氣者氣散而死無血氣者感陽氣而生感陰氣而死其萌其歸豈無所乎始終相反乎

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闔戶謂之始也一闔一闔往來不窮始終相

相反乎無端也其知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莫見其形以

生死始終元無了期也即敦化之分為川流而常久不已者也所謂是者正指此而

即敦化之分為川流而常久不已者也所謂是者正指此而

言宗猶主也非是則人無物孔子曰請問遊是有何老聃曰

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即朝聞夕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

人孔子曰願聞其方遊所以曰草食之獸不疾惡易藪水生之

蟲不疾易淵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地雖小變而大常者

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此其所以夫天下也者萬物之

所一也常也大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何

悅而死亡終始將為晝夜死何而莫之能滑動亂而況得喪

禍福之所介乎棄隸隸徒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

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獸

於草而無擇於藪魚生於水而無擇於淵夫天下也者亦萬

物之淵藪也知其為淵藪而無歎厭焉一切處之泰然已聖

人之於世貧而樂富而好禮存吾順事歿吾盜雖萬為道者

解乎此正索解人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

心不廢古之君子孰能說焉如言孰能老聃曰不然夫水之

功夫為此也

於汨也無為而才自然矣

猶抽刀斷水水復流之意汨激水聲

至人之於德也

不修而物不能離焉

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

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

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

幕也所以蔽器者

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至陰一所以道之體用言大常一段以聖之盡道言道之所以為道聖之所以為聖盡乎此矣故曰天地之大全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

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

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

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

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

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

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

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事無情理年世相違洵屬偽入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指父頑母嚚象傲常欲殺舜而言故足以動

人即所謂蒸蒸人不格姦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

一史後至者僂僂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

解衣槃礴箕踞嬴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語無關係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常釣也雖效莊而不似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

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大夫

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乘駿馬而偏朱蹠號曰寓

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

文王夢其父而不知必待諸大夫言之乎此時又何當稱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

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

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
不成德餽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
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餽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
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
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後世有為逆賊作禱
也終身無聞何所聞而來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
何所見而去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
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林氏曰文王用機械仲尼苟斯須雖

也心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滿措杯水其肘上言平發

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林氏曰言前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搭

言其敏當是時猶象人偶也可云安閒伯昏無人曰是射之

射捷也以巧非不射之射也不能以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

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難背

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難之又難禦寇伏地汗流至

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

氣不變今汝恍然有恟目眩之志爾於中也殆俾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

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聞栩栩然心平氣靜非矯情鎮物可知子之

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

其去不可止也元是儻來寄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

已矣所謂看破不值半文錢也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

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

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上文所云猶有較計之矣仲尼聞之曰古之

真人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美人不得濫非色可動盜人不得劫非威可屈

伏戲黃帝不得友非世可隔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

主解八

非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老子未句出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左右所見止此耳他何所知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是大行

不加窮居不損注脚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者未存所存所亡人宜自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

始存也

道不在人外也而言之所傳者淺心之所得者深觀之東

郭順子温伯雪子雖文侯聞之儼然終日而不言仲尼見

之以為不可以容聲則其人之於道也誠有奔逸而絕塵

者矣夫人心之神明道之所宅也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

萬事所謂萬物之日萬物之天地待以成功待以死生者

也心之於人何如也乃不克存其所存而效物而動日夜

無隙天理之公無以勝夫人欲之私而心其死矣可不爲
大哀乎聖人之心無存亡此所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雖
以顏子之大賢欲從之而未由也何也心與道爲體者也
道也者物之初也有陰陽而無始有動靜而無端體立於
至無用呈於至有得之爲至美游之爲至樂如獸之走於
藪無非草也如魚之泳於淵無非水也何變何常何得何
失支體爲塵垢生死爲晝夜區區之得喪禍福寧足介其
胸次哉得乎未生是以不死故無患心之事立乎不死亦
復無生併無修心之名如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
明此則天地之大全而至人之德也非老子不足以見此
非孔子不足以語此世之人下焉者爵祿入其心上焉者
死生入其心縱能以巧用不能以神用如列子之射引盈
貫措杯水適矢沓方矢寓及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則汗流至踵伏地弗能起矣且爵祿何足以入其心也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得失之非我也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況死生亦無足以入其心也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存亡在我而不在乎凡與楚死生亦猶是焉耳而奚爲之介介也是皆得其所一而同焉者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如此人莫不有不死之心人莫不有至一之道貴在於我而交一臂而失之徒沾沾於世之聖知禮義之粗迹雖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不過求馬於唐肆烏能目擊而道存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八終

莊子解卷之九

貴池吳世尚注評

知北游第二十二

知黃帝北游於玄水之上登隱奔之邱此父母未生前也而適遭無

為謂即無也焉知謂無為謂曰吾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

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

也無無既無湛然常寂故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

南登孤闕之上此赤子初生時也而覩狂屈即純一無偽也焉知以之言也

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亡其所欲言

見人啼笑夫何語言故欲言而亡也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帝者天之

主宰心者人之神明宮範圍黃中色故借以為反己執中之喻若真認作公孫有熊氏便是癡人說夢矣黃帝曰

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比不

子之心更進一層故曰無即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所謂更須觀之未發之前也

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即太極即道

真狂屈似之赤子雖發未遠於天故曰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以人合天是

近不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三句老道不

可致德不可至即極其至也雖聖人仁可為也仁者人也煦

相親人情義可虧也彼義者宜也分別是非禮相偽也禮者

節總屬外貌耳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以上都今已為物

矣濁溷欲復歸根反本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大人

損之又損之者也故不失其赤子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

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

徒吾又何患人之不易了徹者生死耳然生死造化自

然之機莫之為而為者孰有知之者乎大抵人無不出於陰陽之變陰陽一理而各有其動靜之時有大聚

莊解九

散則有大生死有小聚散則有小生死大者則長則遠小者則短則近天地有元會四時有春秋草木有榮枯潮汐有進退未有生而不死之物又豈有死而不生之時諺曰長江後浪催前浪世界新人趨舊人所謂生死為徒也徒如斯人之徒徒字即儔侶同故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儔相離不得也

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

氣耳聖人故貴一萬物元一也人只為不知其一故妄生美

哉人心顛倒好惡無常時勢推移愛憎不定此之所喜彼之所賤前之所棄後之所收况兩閒如橐籥大塊如洪鑪鼓鑄羣生陶鎔萬有者哉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此天地之所以為妙所以為大也故曰通天下一氣耳何處容得人分別所以能復歸根也其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

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

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

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道無不在有所知則必此

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知者不言言得出也予與若終不近也

以其知之也數盡他家寶終非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句

天地有大美覆載而成而不言四時有明法作長而不議萬物有

成理飛潛動植而不說三句即天何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

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非宜為而故不大聖不作非宜作而

無庸觀於天地之謂也天地不言天地之道也至聖之無為

曰予欲無言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

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方體語不能顯默不能

藏元無待於言也彼夫天地四時較之萬物可謂神明至精

已而自道觀之不過道中之一物故雖能覆載而生成能作

長而斂藏亦與彼百化物之飛者潛者動者植者而同其運

行同其氣象是故開於子者混於亥闢於丑者閉於戌生於

子中者極於午中生於午中者極於子中大開大合密運密

移動者包外徑一圓三靜者處內徑一圓四作長者主乎東

南斂藏者司乎西北各居其所不變其常孰主張是孰維綱

莊解九

指天地四時言而與而有宋朝而畏高明之而同與六合為
字意也自古以固存言其自古以來固已如此矣

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承上而言是故六合不為

蓋道在天下之外天下不在道之外大而无外天下莫能載

也秋毫不為不小矣而必待之成體也蓋道入天下之中天

下不能入道之中小而無內天下莫能破也四語與中庸相表裏而更為明顯天下莫不沈浮終身

不故飛躍躍變化不窮如物之在於水沈者自沈浮者自

之並育而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時變化而能久成代明

錯行不愆其度所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者言上

也二句言道之並行而不相悖也萬物資始是也萬物畜而

天之載無聲油然不形而神以運用者言大哉乾萬物畜而

不知以在物者言各正保此之謂本根道之體用一源顯可

以觀於天矣此句跌下一步示人以觀之之法也蓋上文所

之道雖是難知然能觀於天之為天亦可悠然得之矣此章
與大易一陰一陽章中庸費隱章皆是聖賢喫緊為人處切
莫草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非禮勿動絕其一汝視

二

三

非禮勿視絕其自外而入者天和將至天君泰然矣攝汝知思無邪一汝度無

敬而神將來舍心不在腔德將為汝美承天和道將為汝居承神

來汝瞳然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與彼更生而不知其所以然言未卒

齧缺睡寐即知即行亦體亦用當下領取更無等待與顏之愚曾之唯同一天機但聖賢只言如愚只有一唯

彼必說入睡寐便有過高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

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所謂知者不言不以故自持即無求其故也媒媒晦

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此亦夫子歎回數章之意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身也汝何得有夫

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委積也天

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氣而有形故曰委形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得其

沖和健動而有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得其理之正而通者而為

生故曰委和性命故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曰委蛻蛻蟬退也

日委順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

莊子九

彊陽健動之義即天地剛大又胡可得而有邪以身有道猶是與道為二之氣而人得之以生者也故言身非我有以見身有存亡道無得喪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滌

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數語即潔己以進意夫道窅然難言哉將

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

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

生昭昭兩儀也冥冥太極也有倫五行也無形二氣也精神

生有下三句有而生有昭昭生於冥冥即太極動而生陽靜

而生陰也有倫生於無形即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精神生於道即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也形本生於精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也而萬物以

形相生即萬物生而變化無窮也昭昭二句以二氣五行

言情神句以人言形本句兼人與動物言萬物句以物言九
竅者以獸言八竅者以鳥言世以胎其來無迹其往無崖則
生句兼人在內非也人有十竅也自田閒來也死無門無房
來矣然忽焉而有非如入仕者之於山林往也無門無房
則往矣然倏焉而無非如明農者之於山林往也無門無房
四達之皇皇也門者出入之所房者休宿之區四達通衢之

生子

7

不能容矣往而有房死者無盡其房不能受矣無門無房故
來者不拒往者不追在在皆然時時如此如通衢之蕩蕩無
不由之也以上言道邀於此者猶邀諸路四枝彊泰而思慮
之物物有如此也

恂達耳目聰明皆由此出其用心不勞心逸而其應物無方

盡人物之性以上言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
人之得道有如此也

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此申言且夫博之不必知辨之

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

者聖人之所保也益者不加益無過也損之不加損無不及

也保守而弗失也道者天理之自然人之所不可不得者也

乃若名物度數縱多之又多止可謂之博不足以通乎道堅

白同異縱精之又精止可謂之辨不足以靜而明者聖人久

已棄絕之矣惟夫大中至正無可過無可不及者此則天命

之性天下之大本而聖人之所靜存動省淵淵乎其若海深

不使離於須臾之頃者也此申言人也運量萬物而不匱以發

測而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無窮廣大而諸用

者言可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存
見者不可此其道與此又申中國有人焉指聖非陰非陽處
見者也

兼解九

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帝王之興

定是也道以理之當然言然曰天命

然不過扶天經植人紀以身立極而使斯道明於雖曰天命

天下而已矣此承上文人倫二句而又結之如此人生天地

之間若白駒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

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

毀墮其天裘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出入死

也弓囊曰毀衣囊曰裘紛亂宛轉也過卻言至速大歸言不

反也上文自本一節言生之理此節又言死之理也大化密

毀人生之甚促天下紛紛都歸於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以為

天下之大不祥最不幸也然死之當此則若有所樂如不及

猶恐失之者故雖有欲代死之子擗踊哭泣而杳然不聞即

有真從死之妻引經投環而漠然不顧真若射者之解毀宿

者之墮裘不容於不解不墮者故始焉魂遊既焉魄降卒之

呼吸氣絕官骸冷厥而萬萬不回也則以死者人既死

歸也遊子悲故鄉舊國舊都望之暢然矣觸髓篇寫人既死

後之景尚令人疑信相半此又寫人將死時之情直令人嬉

笑欲絕也莊子之不形之形氣化形形之不形形化氣

學誠無所不窺道之委也

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氣形

之相際已屬於精生形生之候而非冥冥無形

之初矣故衆人同知之衆人亦能同論之也

彼至則不論

無聲無臭論則不至不大如毛明見無值正目而視之辨不

何處言詮猶非不顯若默目擊而存之已耳道不可聞傾耳而聽之聞不若塞聲

而通焉已爾何此之謂大得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如此之問便是莊子曰

無所不在四字滴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求其略莊子曰在螻

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

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動他人於此必曰在倫紀在言

善言道而見道之所在也他卻偏如此說來非故作險語以

爲文字之波乃其見道分明而特地指出正是莊子喫緊爲

人處活潑潑地也善此四者莫非道之所在於上文無所不

在四字實實作指點隱隱作條例也故此一節當與中庸魚

躍爲飛真正道理同參其漫作東坡嘻笑怒罵游戲文章讀

過也然究之螻蟻有眷屬亦倫紀類也稊稗有生意亦言動
類也瓦甃有形質亦器服類也涕唾所棄遺莊子曰夫子之
亦屎溺類也道無精粗在人之見之何如耳莊子曰夫子之
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質正即
質人獲其名也監市即司市也履豨屠宰以足履豨背而驗
其肥瘠今之屠兒估豬必以手扞其肩脊即此法承上而言

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也彼問於監市而必及於履
稀寧不知市中之有百貨正以價之輕重於物之最下者可
參伍而得其實也道無形也何處言在知其瓦甃在屎溺
則信乎其無所不在矣此正舉繩而見遠夫豈舍大而言小
哉如之何汝唯其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
其弗應也

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大對至言周徧咸皆言大也言汝

道形而下謂之器器即道道即器原體物而不可遺嘗相與
也如言大者有周徧咸三字然豈可謂其指不同哉嘗相與

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十九字句此下乃

告之見其不可以不在言也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

此太初之無無所謂無極也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

而清乎調而閒乎此太極之動靜互根陰陽變合時也無為

調而閒以陰陽之變動言於陰言靜正以見陽之為動也於

陽言清正以見陰之為濁也澹漠正以見陰陽一太極也調

者適均也閒者優裕之意陰陽和同無所乖戾萬物皆往資

焉而不匱所謂調而閒也愆陽伏陰淒風苦雨不調也氣運
衰薄天札疵癘不寥已吾志謂此心空洞無有他物而唯立

志以求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謂此心空洞無有他物而唯立
夫道也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謂此心空洞無有他物而唯立
來不知其所止所謂釋茲在茲也吾已往來焉而不知

其所終所謂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也不知其所終則動

彷彿乎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馮閱虛遠乎曠之意

時心志道遙彷彿乎虛明廣大之途雖以大知物物者與物

無際此則道之物物者矣物物者非物如何有際則物

空而無道則不可無窮盡無方所謂虛空而無物則可謂虛而物

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天則有度矣地則有里矣三光有舍

其有際也而璇璣玉衡可以測天地齊七政定歲年而終不

豈可謂之道際乎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

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

散非積散也道則不際之際故近而不遺遠而不禦無在無

環焉耳道則能為盈虛而盈虛在物道無分於盈虛也能為

道主乎物之中而仍出乎物之上期而言之豈可乎

周子太極圖將中開一挑出在上正是發明此理

二七

七

甘日中參推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

放杖放杖而笑曰天龍指老知予僻陋不慢訑憤故棄予而死

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言老龍其知予之僻

足與言而死已矣抑道在天下昭著流行本陋慢訑故棄予為不

無待感發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意重此句弁堦吊聞之曰

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

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聖人與道

待言顯不以言傳況乎聖人其可以言窺之乎為體天下

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是故

形也能見者不以目道無聲也能聽者不以耳無形無聲則

無可言矣今於人之相論則謂之冥冥是又於無形之中而

妄設為如是之形於無聲之中而妄擬為如是之聲如曰希

曰夷曰隱曰微不過目前之花耳畔之磬都屬影響毫無真

實所以論道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
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
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精入可以賤粗入可

以約萬殊一本可以散萬殊一本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道亦如是但多此一知耳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

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

之外矣分淺深內外不分是非大是於是泰清中而歎曰聞言方半而弗即悟故歎

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

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

不形乎道不當名聞見言皆形也道則形形者也形形者不形則道誠無可名者矣故不當於聞見言

而求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

道既言無為知道之多此一知併言泰道無問非知路者必清問道之多此一問可謂玄之又玄

問無應悉數以對終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扣空求响終無一响故曰問窮窮空

空無應應之是無內也許多這樣那有一樣故曰無內內實實也以無內待問窮

所謂啞子唱驛子聽瞎子看也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其全內不知乎大初

不知是以不過乎崑崙終然卑鄙不遊乎大虛陝隘而光曜不廣大

莊子

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三句老子語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

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光曜較之於有形則無矣遊而未能無無則為無中之有何從

至彼窅然空然不見不聞地位哉

大馬大司馬之捶鉤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毛大馬曰子巧

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

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指好捶鉤假不用者也指無視無察二句以長得

其用指不失毫毛言此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且

假不用以為用道則無用而無不用也物孰不資焉所謂天下之大本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孔門諸子善問于張問

問事鬼問死冉求問未有天地皆切仲尼曰可古猶今也理

問近思者也一作玄虛解便錯矣而巳故曰可一語和盤托出古猶今也知今則知古矣

昨日何方去今朝那裏來元寂寂隱隱自喧喧冉求

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

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此種境界

者常常有之一經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

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林氏曰初問之時心本無物一聞

昧然展轉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上

句所謂太極未分一固空寂此正未有天地時也下句借人

地而有天地天下必無是理矣人不知未有天地時也人豈

可乎二字不啻再求未對更成支蔓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一

截斷衆流令絕止如不以生生死太極判而為兩儀於是乎

動而初問之昭然不以生生死太極非死也但對動靜而

未嘗留一半所謂不以生生死也太極非死也但對動靜而

言動靜謂之生則此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得謂之死

也此向上生字指天地下死字指太極皆實字死字也中之

字活字也下句放此不以死死生兩間變而為混沌於是

也然戊會閉物而消地混沌何嘗一半缺亥會地滅而天消

滅而言消滅謂之死則此消而不消滅而不滅者不得不謂
 之生也死死生三字之虛實死活義與上句同二句正以明
 其無古今而有古今無始終而有始終之實理以人例之今
 歲育一男父母豈割其左體來歲產一女父母豈去其右體
 此其所以未有子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動靜無端循環
 孫而自有子孫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動靜無端循環
 生非短往不少而來不多如衡之平無低無昂如繩之直無
 邪無曲要止此一理之真實一氣之貫徹而已故曰死生有
 待邪皆有所一體此二句又以明其有古今有先天地生者
 而實無古無今有始終而實無始無終也

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承上而言

蓋有先天地生者之物邪物者非物蓋無無焉而已一有

物出則涉乎有矣有生於無既有便不得謂之先物也何也

猶其有物也物則非物物有則非無無所謂未有天地物物

者也非物也無無者非有也何分於多寡何分於

先後而可擬於未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

有天地之先哉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自無而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勢也天地以生物為心故無己聖人心天地生物之心愛人

也亦無己天地生即其愛聖人愛即其生實理實事兼有彼

此哉前段逆推上去令人深思而得之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

莊解九

敢問其游將者送往迎者迎來無將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

內不化無適無莫而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心無主宰而與

物化者一不化者也中古人向言其因物付物者非隨安

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承上而言安所化乎安

靡而俱化又必與之莫多而一不化乎總是言其無心順應

毫無將迎之意靡即順字之義莫即逆字之義云莫多者蓋

也方言 稀韋氏之圍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

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古之人乘

物而行如三皇五帝二王皆外化而內不化者乃號為君子

之人若儒墨者之師尊三皇者謂皇降而帝貴五帝者又謂

帝降而王尊之貴之則迎之而欲其來卑之賤之則送之而

欲其去是此非彼紛紛屑屑如磨之運旋而粉之四出君子

之人且如此而又況夫今之比者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

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夫是此

卷之七

十一

而從容乎坦蕩之途也山林與皋壤與古本此下有與使我欣然而

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不能止

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山林非親也而生一欣然之心欣

無加損而空為哀樂自己毫無主宰忽然而悲忽然而喜喜

所不當喜悲所不當悲而火燒心曲霜點鬢根求此身之再

延數時而不可得真是道旁逆旅未晚投宿鷄鳴戒夫知遇

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

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夫將迎者

天下之事何必以有心與哉又豈有心者之所能畢哉人固

有所知而有所知則必有所不知所不知者斷不能知也人

固有所能而有所能則必有所不能所不能者萬不能能也

是則無知無能者雖聖人有所不能矣而乃勞心苦思倒行

逆施憂其知之所不及強其力之所不能至言去言至為去

徒傷物以自傷焉耳為將為迎夫何益與至言去言至為去

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是故至言不尚口至為不苦形游於

齊知之所知無論其所不知也即其所知不過擬議之精

推敲之密耳於吾心之虛靈而昭曠者曾何足以與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以為

莊解九

有既非有以爲無又非無必欲知之則多此一知且知從何入必欲言之則多此一言且言又從何處說起也故惟無思無慮無處無服無從無道者乃可以歸根而復其初耳苟妄生分別而於至一之中見其忽焉聚者而美之爲神奇見其忽焉散者而惡之爲臭腐彼又烏知生死爲徒神腐相化而通天下之一氣也哉聖人貴一正以其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而有得於本根之所在也不以故自持而矐然如新生之犢不以身我有而執夫天地彊陽之氣洞然於冥冥無形之始而遊心於不損不益之天彼其來無迹往無崖而萬物資之而不匱我亦遭之不違過之不守而調而應之以反於宗不然生者物之暗醜而以須臾爲是非死者人之大歸而以卻駒爲哀戚不過衆人所同知於道之至者何所與而況乎於無所不在者而求其

所在又於其所在者而鄙之以爲非其所在是論物非論道也物有際道與物無際爲盈虛非盈虛爲本末非本末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豈待言而顯又豈不言而遂藏也哉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人之論之以爲可貴可賤可約可散知其數者固不如不知者也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不知內矣知之外矣知不知之知者誰乎且夫道不第以爲知者之未爲知道雖彼問者亦未聞道也問無問應無應縱善問而善應祇到彼光影之界而非無有之初也道非僅有中之無而實無之無故無用而無不用物孰不資焉此在人爲父母未生之前在天下爲未有天地之始未有天地則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而以爲有古今始終者妄也父母未生則未有子孫而以爲有子孫者妄也天地分而道不分天地消而道不消昭然者一言以蔽之

曰古猶今也而已矣昨日古而今日今明日今而今日古
古無已今無已今無已古無已聖人以其生物之無已者
還之天地以其愛人之無已者純之吾心無將無迎外化
而內不化故處物而不傷物物自莫之能傷也用世遯世
我爲主人不索隱以知所不知不行怪以能所不能去言
去爲此其所以得乎至美而遊乎至樂也通首發摛道妙
與中庸太極圖相表裏但字語奇奧人不能切實平易而
體之反以艱深隱晦佐其幽玄遂使禿氏諸弟子竊之以
爲三藏大乘之祕此亦注莊者之過也

貴池先哲遺書卷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九終

莊子解九

莊子解卷之十

貴池吳世尚注評

南華子雜篇

篇分內外而又曰雜者猶今人之有正集續集更有別集也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徒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伏下才二字以北居畏

壘之山

伏下南見二字

其臣之晝然知者

以經畫為知

去之其妾之挈然

仁者

以提挈為仁

遠之

二句言其所棄

臃腫

無用之木

與居

安於無用

鞅掌

勤勞也

之為使

身職勤勞二句言其所取以上四句即絕聖棄知守雌守辱之意真得老子之傳

居三年畏

壘大穰

化及一方人情自得如年豐而民和也

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

始來吾灑然

異貌

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

無小利無近功歲計之而

有餘

久而與之化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乎

欲尊之以為君秦伯端委而吳人歸之其象如此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

自覺有負於師也

弟子異

怪之

故楚上愧於師而下見怪於弟也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

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春生而秋成春秋亦不自知也

而天道至教已行於其間矣亦天何言哉一節之意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

猖狂不知所如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我忘民民亦相與忘之今以畏壘之細民

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閒我其杓栝之人邪吾是以

不釋於老聃之言今民不忘我我必有以自見故也我則福淺之甚矣大負師傳是以不能釋然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尺常尺六尺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

鱣為之制如帝制自為之制步尺六尺七尺之邛陵巨獸無所隱藏其軀

而夔狐為之祥如妖祥惑眾之祥小巫見大巫則神氣盡至言不出俗言勝也大抵皆然且夫尊

賢授能有德在己者則尊而任之先善與利有功及人者則先而表之自古堯舜以然

上且以而況畏壘之民乎下不以此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

此治下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獨行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

之魚跌碣而失水則蟻能苦之上言巨者之宜享其利此則告以巨者之獨羅其害以起

莊解十

下文藏身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方能全夫全其形體生

性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子之絕顏之愚曾之慎思之致孟之操周之節

程朱之敬皆是此理以上答巨魚二段且夫二子者堯舜又何以稱揚哉是其

於辯也指尊賢二句將妄鑿垣牆適以自喪而殖蓬蒿也適以自塞簡髮而

櫛數米而炊言其瑣細不堪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此通下答舉堯舜一段

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

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坏吾語汝大

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

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上言堯舜不足以濟世此又推言其流弊且以害世也謂上之所重在賢

知則民皆相軋而相盜如所云上舉孝則咸割股廬墓上舉

廉則咸做車贏馬也軋以爭名盜以奪利民不得安其性命

之恒而大亂於此起矣堯舜推天下以與人後世且有弑其

君父而篡之者人與人相食雖堯舜可如何此皆疾亂悲痛

之辭也正晝二句即所云白晝大都奪金為上也坏牆南榮也穴而入之即穿窬也晝日且然言其肆行無忌也

楚弟

楚弟

此言邪指藏身深眇言庚桑子曰全汝形不虧其體抱汝生不失其性無使汝

思慮營營不擾其心若此三年又久之則可以及此言也深眇之義可以得已

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

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開矣而物或閒之邪

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形非有異而有閒之者則能若今謂趺

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勉聞道達耳矣勉而

不過達耳而止所謂不可得而聞也庚桑子曰辭盡矣吾告汝止此矣曰奔蜂小不能

化蠶蠋豆上大青越鷄小不能伏鵠卵大魯鷄大固能矣鷄

之與鷄其德乳伏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身固有巨小

也今吾才小映前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映前非

南榮趺羸裹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

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有所扶而

醒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

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滿腹疑團未嘗開口忽被人瞧破茫

然無以置對併所懷老子曰何謂也接他問字以起下文如嶺斷雲連南榮

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

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韻語我安逃此而可

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要辭不知不仁不義之名又欲免為知為

仁為義之累展轉顧慮豈得兩全在外面做功夫人真老子

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吾固疑之今汝又言而信

之今果然矣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父母未喪而以為喪以為

喪而又揭竿求之揭竿求而又汝亡人哉失路之人惘惘乎汝欲

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如醉如夢南榮越請入就舍館

卒業召其所好求反性情去其所惡克除三患十日自愁仍未得復見老子

更來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可謂苦心鬱鬱乎不自得貌然而其

請益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

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斬草未除根他日復萌矣三句即可以為難二語也

夫外指耳

者皮束物謂之屨如迷於聲色困於酒食

不可繁而捉

逐物而制將內捷門壯所以

欲牽引展轉不窮逐物而制滅於東而生於西其可

內指思

躡者如有所念憶

不可繆而捉

將外捷

言思慮紛紜無制

伏名則似而實不然自誣而已莫若外絕其緣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上二句是非禮勿視聽此二句是非禮勿言

也動外內躡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外內俱躡雖聖賢不能致

其力而況下此者乎言其化導之難也人各有所蔽耳目無所入必其心馳故且教之收攝靜坐以養其內使露出端倪

方有商量處心思無所通必其外染故且教之離遠世緣以制其外使塵根清淨庶天光煥發也若外內躡者如人大醉

耳目心思一切昏迷何處喚何處扶哉南榮趺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

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能言其病病猶可醫以其心未病也病病者心也凡人病

極心必著急故謂之病病者

若趺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所謂未

又生他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越以大道為深衛生為淺故如此云若病者言不能

久生且求姑延歲月之意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

先天一點元陽

之火伏於兩腎之間此人身之太極所謂一能無卜筮而知也抱而無失即涵養本源安神祖竅是也

吉凶乎即無事則寂然不動有事則感而遂通是也能止乎即知止也能已乎即知足也能

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內外重而輕而無能侗然乎無能侗然乎無能兒

子乎純一無偽兒子終日嗥哭而啞不嘔啞聲和之至也終日握手

而手不握撫手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目偏移日偏不在

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無心而順物

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尚有餘寒恐復凝結上所問能之云者

至人之德正如程子既兄周子便自謂為無儼心相似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

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

與為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林氏曰至人

與斯世交食乎地耕鑿其給交樂乎天鈞陶太和是日在人

物利害之中而不至於撓觸吾心故不怪不謀不事惟脩然

侗然往來於其間至人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冰解凍釋乃

交食交樂乃學之已久而化者然尚是從學來則人吾固告

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

枝而心若死灰方是至處若是者禍亦不至照下天鈞福亦不來

照下人舍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此方是指身宇泰定者君

然發乎天光明也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如云我得人有修

者指衛生乃今有恒常也聖人元即是常人常外如何有聖

有恒者人舍之如宅舍人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

所助謂之天子聖人在下曰天民在上曰天子上下殊學者

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辨者辨其所不能

辨也知止乎其所以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行

辨知以人事言所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辨不能知以大道言

天鈞敗之如言大本失也言人之所貴乎學與知者以能得

乎道耳故必能得乎道方可謂之學謂之知也若有不即是

者學不過俗學行不過冥行辨不過妄辨知不過小知大本

莊解十

自養無缺奉藏備不虞以生心思慮豫防事敬中敬以達

彼恭以待人人己若是以萬惡至者謂人災也皆天也而非

人也不足以滑之義成存之成不可內於靈臺之舍靈臺

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可持有主也所持而

為主也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則相與忘乎其為主

矣此節承上言禍之不可知者四段跟上禍福無有向來而

反覆明之言兒子槁木死灰禍福固無有矣然天下之禍福

無定如中心寧靜明善以復其初而人歸天與此福之來自

己者也不能知止其所不能知而天鈞敗之此禍之至自己

者也至於身心得所養人已適其宜猶然不免於患此則天

作之孽而非自作之孽矣如太虛之浮雲無傷於太虛而何

必介於中乎天下之人或有不喜福未有不惡禍者然如

此之禍尚不以動其心況於非分之福而乃以動其心哉然
則所謂禍福無有者非果無禍福也禍福不以動其心於靈臺耳
此種境象唯赤子有然故以赤子加諸帝王之膝而彼不以
為榮入於乞乞之懷而彼不以為辱與以珠玉而不知喜與
之沙礫而不之怒彼其胸中何嘗無主而究不自知其有主
之如何無主之又如何也人心之靈其本體元自如如此故曰
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此十七字句與
東郭子十九字者同一長句而尤難訓釋譬之魚魚之在水
者實有水在第九字自活潑游泳耳而實不自知其有
水之為樂無水之為不樂也以此思之過半矣
不見其誠

五

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

知止其所不能知則誠已矣如

是而發何失之有不克有然宜其萬舉而萬不當也既入於不誠又不舍其故步而屢求更變愈變而愈遠矣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

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幽閒之惡更不可為矣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

獨行

世人營營非為不善於顯明之中即為不善於幽閒之中耳皆不明乎人鬼之理也明乎人鬼自然靜存動省不特止之於已發而必絕之於未萌豈有每更為失之事哉夫然後至性孤往造詣卓絕也

行乎無名

獨致力於人所不見

券外者

為人之學志乎期費乎誇多鬪靡

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

愈平實愈高遠開然而日章下學而上達也

志乎期費者

唯賈人也

開行者

人見其跛

脚不著地不能久也

猶之魁然

自大貌言務為己者鞭辟

近裏不求人知而篤實輝光自然不可掩務為人者則譬如賈人貨人之房拉客之貨那新蓋舊債負滿身人已見其立足不住矣猶且滿口誇詡滿面

鋪設也罵務外者快甚毒甚

與物窮

盡也言至乎其極也

者物入焉

與物且

姑且苟且之且言掠乎其外耳

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

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承上言為己為人忠與不忠之分耳果其盡己而無不忠忠自能恕而物

入焉矣若其不忠而苟且以為之不但無以及人身先無所以自處矣焉能容人乎人與我為體不能容人人情睽絕勢所必至矣 **兵莫憐於志鎮鄒為下** 所謂以學術殺人心也 **寇莫大於陰陽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 所謂自作孽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則然

人之微判若千里之謬人之於心可不慎哉是故殺人者兵

念之微判若千里之謬人之於心可不慎哉是故殺人者兵

形盜之盜人猶有避時陰陽之盜人更無遜所究之心自使

之與陰陽何與哉是故旨酒可以亡國而不能醉我大禹美

色足以傷生而不能昏我柳季楊墨足以惑世誣民充塞仁

義而不能簧鼓我孟子一正祛百邪一人關千古亦心則使

之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分則自然各有成毀究竟分與

成毀皆道為之也如亨利貞皆元氣之流行雖各 **所惡乎分**

有節限而初非二物故曰通通即統天統字意也 **者其分也以備** 如防備之

為物有本末無彼此也然聖人不貴物而貴道者以既散而

為物則滯於形體而非無物之初耳且既滯於形體則又各 **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其道之通也生死一也分為物而各有

後已見是則出而不反彼自以為生吾已見其鬼矣蓋生者死之徒得生是即得死矣何待死後而後為死哉若夫死滅而洋洋大用者此則鬼中之一端者耳必執此以為鬼於鬼之全體大用所云體物不可遺誠之不可掩焉者反成聖一而漏萬矣程子以鬼神為天地之功用張子以為二氣以有形之良能朱子以為二氣之靈而實為一物正是此理以有形

者象無形者而定矣鬼神之靈而實為一物正是此理以有形耳然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以有形者而象無形者則明乎此即通乎彼而昭然覺確然信矣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正是以

出也無本也根入也死無竅也有實而無形者象無形者也

乎處也所有長而無本票非有根而後出如草木然也人之死也去於何去非有孔而後入如蟲蟻然也生死皆有至實之

理而無注生注死之所生死相續而巳而無為本為未之分是則天下之有所出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而無竅者

形者皆無形者也

有實然唯出無本故能有長有本則有盡矣何能久而無窮乎是則天下之無形者能有實有竅則有方矣何能大而無外

仁敦化而川流也下句藏諸用川流而敦化也

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

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有實而無處所以大

莊解十

而無外有長而無本剝所以久而無窮故兩大之內萬古以

來生死出入無盡無端而卒不知其何以然而然也無以命

之謂之天門者無有也即所云太極萬物出乎無有所以

門而已指物不能以有為有局於有則不必出乎無有無有

也有言而無有一無有然以無有為天門者非有此無聖人藏

乎是此則所謂深眇而聖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

以為未始有物者即上文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

有物矣將以生為喪出也以死為反歸也即生寄死是以分

己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

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三者雖

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申氏也著封也非一也三說雖異

如楚之公族昭景以戴而著申氏未離於宗也披然紛披

曰移是可彼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生者氣之聚如釜底之雖然不可知者也是或

生五十一

一道也。臘祭者之有脰脾胛，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

於寢，廟之後，廟之寢之前，又適其偃焉。是舉移是承。

上非所言也，而代為推原之，以起下文。移是者，立言之意。故

言移是之論，元非所宜言。雖然，彼亦有其所見在也。不可知

者，也。臘祭者，分臚胙於各俎，必各有其處。皆祭肉也。觀室者，

周於寢廟，又適其偃息之所，莫非室也。彼有見於此，遂各舉

其所見而為此。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而言以生為本，所

謂認氣質以知為師。如末篇所云道術有在，因以乘是非之

以為性也。以知為師，於未篇所云道術有在，因以乘是非之

是非，果有名實。如墨子之祖，因以己為質。如墨子之枯槁不

欲自活，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及皆願為之尸，冀得為

是也。若然者，以用行得為知，以不用行不為愚，以徹說得

為名，以窮說不為辱。此乃實舉移是者立言之本，而及其所

主而聽命於其心之所見，遂乘之而立。是非之端，言之有物

行之有常，雖至於偏僻拂戾之極，人之所為，大不堪者，必身

親之而不辭，使人之聞之，以為是必有異乎人者，也是非某

莊解十

謂不勝則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今之蚩蚩

大道誠今之人也如蜩與鸞鳩蟲禽雖異其不識鯁鵬而笑之則一

於同也同踉也市人之足則辭也以放驚之意凡則以嫗如

言咄咄自大親則已矣肅然屏息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

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如行辟金過循途踐迹役

於仁義之名耳豈知仁義之所以然哉今有人焉踉市人之

足則必改容以謝之日此吾之不恭也設或踉兄之足則唯

嗚之聲亦不發矣是故禮者自卑而尊人而禮之至者有不

慮而知之至者不謀也仁者無所不愛而仁之至者無親信

義禮知之至者反不足謂之仁義禮知矣有是理乎徹除

志之勃也解散心之謬也去德之累也達道之塞塞蔽

也貴有財顯有威名外有厚實六者勃志也此全是

然最能使人得之則喜容動即動容貌也色理即正顏色也

氣意即出辭氣也六者謬心也此則務以悅人而心德亡矣

三十一

故曰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此性之發而為情者然一

靈之體不得其去如柳下惠不就如伯夷不取如揚子取與

正矣故曰累德知如知退而不知能如墨子雖獨六者塞道也此

與舜之與天下知知退而不知能如墨子雖獨六者塞道也此

非道之所在然道者為之公人既各有所行則得乎此者此

遺乎彼於道之全體大用反有偏而不舉之處故曰塞道此

四六者不盪也推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

為而無不為也觀於仁義之至者不在區區名述之閒是以

達道之塞使其宵中一無所倚如表之正一無所動如淵之

靜一無所蔽如鏡之明一無所有如谷之虛則無為而無不

為大道自我全而聖人道者德之欽也得之謂之德故曰德

之藏身深眇者得矣道者德之欽也得之謂之德故曰德

之質質者文之性之動謂之為五性感動為之偽謂之失情

所依以生者也性之動謂之為萬事出矣為之偽謂之失情

行私與知者接也物外交於知者謨也心為謨知者之所不知

道遠矣知者接也物外交於知者謨也心為謨知者之所不知

猶睨也邪視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推己及之謂治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道原於天而備於己所貴乎知之者能

止乎其所以不知則反之身而無不誠推

道原於天而備於己所貴乎知之者能

止乎其所以不知則反之身而無不誠推

道原於天而備於己所貴乎知之者能

止乎其所以不知則反之身而無不誠推

道原於天而備於己所貴乎知之者能

止乎其所以不知則反之身而無不誠推

之人而無不宜耳是故道者天理之自然得之則為德矣其
 為可貴何如也生者形氣之運動而實虛靈之發越乃德之
 光也性者理氣之交會而實知覺之主宰乃生之質也有此
 性則自然感物而動而日用之間百為著焉至於為之而不
 循其性之自然而溺於私欲則去真即偽而失不可揜矣性
 不能無動動不能無失是故知者外接於事而內謀於心以
 止乎其所以不知必內外交致其功如晚者之目雖非張而視
 之亦非閉而不視不即不離勿忘勿助在己者迫而後應而
 道自我全在物者以己及人而事無不理有內外而後應而
 相為表裏有人己而相為體用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
中微也發而拙乎使人無己譽也藏**聖人工乎天**而在而拙乎人
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即聖而不可**唯全人能之**而工乎
 藏聖人工乎內而不工乎外若夫**唯蟲能蟲唯蟲能天**無所
 天人交至則唯全人能之而已夫**唯蟲能蟲唯蟲能天**無所
 為**全人惡天惡人之天**有所為之而況吾天乎人乎交戰於胃
 之自定之意言蟲雖微物然其跛行隊息類聚羣分皆各任其
 性無所為而為之此蟲之能蟲即蟲之能天也天何所惡乎
 全人惡天惡其有所為而為之者也夫有所為而為之者彼
 已人而不天所謂小人之明明肆行而無忌焉者全人且猶
 惡之而況乎內外開閉隱顯翕張以君子而掩其小人以小
 人而著其君子天乎人乎參和交搭使人無可詰測者乎知
 者至順也承性之動句而言偽者之可惡互相發也**一雀適羿**
 人乎承為之偽句而言偽者之可惡互相發也

三十一

乙

羿必得之威也似言神射相似然不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

所逃而後待適者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

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無不在

唯一無所逃也是故湯之於伊尹穆公之於百里奚皆籠之以

其所好而得之也尹王佐也湯不行王道焉得尹而臣之奚

伯佐也穆不思霸國焉得奚而用之全人之全乎天亦若是

而已矣道者無為全人惡人之天則亦無為矣所謂以天下

為之籠也籠之以所好則可得古人所以謂籠雖神物人得

而秦之不能如聖介者則足移也棄畫文繡外非譽也胥靡刑

人之無欲焉耳者則足移也棄畫文繡外非譽也胥靡刑

築牆者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能反復服習不不餽不

言其不務施報也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人必內無所懷然後

而則者棄之登高可懼而胥靡不然彼其非譽死生不入乎願

其胥中故耳嗜慾深而天機淺繁文勝而實意衰復謂不餽願

莊解十

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世之人役役於外故敬之者之喜怒施為在物不在己矣彼有可怒我何與焉雖怒如不怒也時所當為我何事焉雖為而無為也是故欲心之靜也則平氣而已無暴其氣心安所動乎欲知之神也則順心而已心存理得明炳幾先矣日用事物之閒欲一一而無過不及也則由於不得已而已感而後應應之以無心迫而後動動之以天理則有為而無為而無不為矣蓋不得已者聖人之道也天非有心高不得不高也地非有心廣不得不廣也春非有心生秋非有心成不得不生且成也此可以知道之自然矣

聰明自用禍患日深此全其形生之人所以必藏其身於深眇也庚桑子得老子之傳有以化畏壘之細民而不足以化南榮越固楚之才小而亦越之外內俱獲故也觀其挾三言而來則如揭竿而求海及其自愁而復見則又飲藥以加病至於舍大道而求衛生豈知衛生正大道之至焉者乎抱一凝神專氣致柔外不以動其內則生於以長存矣然其中有等焉由人合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櫻不如

槁枝死灰禍福無有者之尤爲至也然而禍福無定不過太虛之浮雲本無所加損世之人既不能誠己而發而克行取困又不明人鬼之理而徼求幸免不務內而務外不盡己而欺人究之人不可欺身已爲僂矣夫道一而已矣分而爲萬莫非一也衛生者正衛此一焉者耳故生而非存死而非亡道與我雖有有形無形之分而我即有形之道道即無形之我也若徒守此所分之形以爲是真我也是真不可失者也此認奴作主守屍鬼者之所爲而烏足與論生死之理乎生死者無本無竅有實而有長者也兩閒之大不過生死之區萬世之久不過生死之積言其理則至有求其形則至無謂之天門總是無有此無有焉耳此則萬物之所從出而聖人之所爲藏其身焉者也古之人有見於此故以爲未始有物可謂至矣盡矣今之人無

見於此而披然曰移是豈知其非所言也耶不見所以然而心志之間徒爲虛明之累欲其無爲而無不爲也能乎夫道不在性外也知者內外交養有以止其所不知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豈有名實之殊哉而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尠也則以有所爲而爲之而不克藏天下於天下故挂一漏萬祇成羿之得雀之威而未能使雀之無所逃於天下也是故人必無爲也然後能無不爲也外非譽者畫可移遺死生者登高而不懼忘乎人者自復謂而不餽又何疑與夫忘乎人者同乎天和之天人也敬不喜侮不怒在外者無人物利害之相撓怒不怒爲無爲在內者一生死出入之無有止其所不知所以動以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也藏身於此則衛生之經寧復有餘蘊哉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十終

莊解十

莊子解卷之十一

貴池吳世尚注評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願乃冒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

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者欲好惡縱之不可戒之不能所以

可武侯超然不對道破病根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捕執求食是狸德也狸狴捕鼠無大志也此影盈者欲段

中之質若視日高目所思而未發聲騁上之質若亡其一其偶即木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

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真是合法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

天下馬有成材即上之若卹有若佚久若喪其一即亡若是

天下馬有成材即上之若卹有若佚久若喪其一即亡若是

天下馬有成材即上之若卹有若佚久若喪其一即亡若是

莊解上

卷五

二

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者欲兩路已偏得武侯無可置喙矣

也武侯大說而笑醫病者不能指出病源又口口聲聲止言其病雖多著參苓病者不喜正此類也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

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

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所謂數見不鮮也今先生何以說

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說得

然女商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

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

者似本國之人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空

者藜藿柱也塞乎鼷鼫之徑蒿鼠滿目跟行也位處也其空欲行又止言其

時聞人足音蛩然空中足音之响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馨欬

聲喉中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馨欬吾君之側乎失

性命之情而溺於私欲正如人之失其家鄉之樂而流於異域真人一言點醒不啻父母重逢破涕為笑何可已哉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蒸韭以賓不

見者謂之賓言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此語

不相親近也大不堪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

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

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

曰天地之養也一根酒肉之味來登高不可以為長指君居下不可以

為短指民言皆欲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

目鼻口以獨剝民夫神者不自許也天理良心夫神者好和得

所養曰和而惡姦剝民自奉曰夫姦病也下苦民而民不得

不得所養故勞之病則可唯君所病之何也人不能無所養

故曰病也而為義偃兵其可乎上所謂云苦一國之民兵最其大者也故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武湯

弔伐以救民則兵亦是愛後世銷鑄以自利君自此為之則

則愛即為兵故曰害民之始造兵之本也

殆不成義欲愛民則必不能愛為凡成美惡器也有意近名大

器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春秋戰國之仁形指有心為固造

形指生事成指自以為固有伐指矜己變指以人為不固外

戰指與兵構怨言言有為仁義之心結於中則必有為仁義

不勝其張揚在外於是乎在己者未必果仁義而自以為是則

合便至於仇怨此皆有心為仁義者之所必至也君亦必無

盛也鶴列陣名於麗譙樓車之閒無徒步驥馬於錙壇禍之宮

上句言戰無藏逆於得以貪忍之心無以巧勝人之類無

下句言陣無藏逆於得假救獲之號無以巧勝人之類無

以謀勝人之類如三駕無以戰勝人之類如鞏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

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勝人

快上逆天和下拂民心外結人君若勿已矣勿者禁詞已者

怨內虛己國善而勝者安在乎止詞言君若禁

而勿櫻指無藏夫民死已脫矣無敵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民之生死懸於君之心不在兵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

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

遇牧馬童子問塗焉七聖迷而問塗於童子然則大人亦惟在不失赤子之心耳曰若知

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

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千變萬化不出乎請純一無偽之外也請

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新

止在明明德而已此影下而言其意虛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氣拘予適有

脊病有時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因其而遊於襄城之

野而遂今予病少痊以復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止於善夫

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不過使天下皆明其明德而已此證上而言其意實

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

童辭治身治世一理也黃帝分而二之故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

奚以異乎牧馬者哉

牧民牧馬一理也上即其身言之此又即其所事言之親切指點

亦去

其害馬者而已矣

去其害馬者而馬安矣欲寡心存理得要在人知所用力耳

黃帝再

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

攻好

發人

無凌詘

凌轉詘詘

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以上言各有其能者憂其

無以

招世之士興朝

如蘇秦張儀

中民之士榮官

如李悝

筋力之

士矜難

如孟賁夏育

勇敢之士奮患

如聶政荆軻

兵革之士樂戰

如吳起廉

頗枯槁之士宿名

如鮑焦申屠狄

法律之士廣治

如韓非商鞅

禮樂之士

敬容

如叔孫豹叔向

仁義之士貴際

如季札國僑以上言各有其能者各專其用

農夫無

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以上言各有所為者各有所取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以上言各遂所為者各致

功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

趨炎附熱

者

樂變以上言各有不得者各失其常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

於歲不物於易者也趨向不同而遭時之用皆有所為但各成一偏猶歲之有日不能以既去而為

將來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勞其身心沈潛於其所事而不知乎

道之無為而無不為也悲夫者歎其雖有所用心而與道遠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

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

可乎惠子曰可此正惠子強辨處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公孫龍名與夫

子為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耶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

道矣吾能冬舍鼎不用火炊而夏造冰不畏暑化矣魯遽曰是直以陽

召陽冬已陽生以陰召陰夏已陰生非吾所謂道也同氣相召非所難也吾示子

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置也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

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律同故聲應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主也

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音有君君則能役使

律他且若是者耶一相氣相求一同聲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

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抗其辭相鎮以聲厲其聲而未始

吾非也不能取勝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閻也

不以完其求鉞鐘也以束縛林氏曰古人以刑守門欲其子之為閻必躄之而不欲其完至

求鉞鐘則必束縛之又惟恐其缺何其愛子不如愛物也此

喻惠子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保惟加意於辭辨名聲之間

顛倒之甚者也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林氏曰唐失也子已亡失求之

而不出境外亦終於遺失而已此喻惠子不知他夫楚人寄

而躄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

以造於怨也林氏曰寄寓而躄閻者其孤弱可知既無鬪具乃敢於夜半立身岸上以與舟人鬪吾知其不

能脫身於岸上徒以取怨於舟人也此喻惠子道既不足於己又欲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使與物

而已不滴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飾牆之粉漫其鼻端

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

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

如方言對手相似

死久矣

成風

豈能施其巧故曰斲死久矣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

矣吾無與言之矣

我能運斤世無郢人成風之巧誰與為親

哉言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

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

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

太分

又一聞

人之過終身不忘

傳云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使之治者也好記人過便無可用之人矣

國上且鈎逆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

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

我忘人之在吾上

而下畔

使人亦忘我在人上

愧不若黃帝

取法乎最上

而哀不已若者

能以德分人謂之聖

即自明其明德而又推以及人使之去其舊染之汚也

以財分人

謂之賢

即制非田薄賦以富之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即不

聾不作家翁之意勿已則隰朋可仲死薦朋朋是年亦卒桓之伯所以衰也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

有一狙焉委蛇攫抓宛轉扳援之狀見巧乎王王射之敏速給續搏

捷矢矢雖捷而狙能執之言其巧也王命相者左右也趨射之爭進射之狙執死矢

不能盡搏遂執其所執而死隨搏隨棄猶不免焉一執之豈能盡乎物性皆然不獨狙也王顧謂其友

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指委蛇句恃其便指敏給句以教子以至此

殛也言惟其如此是以如此而死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世之一切自恃

者三復斷言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除其根其色去樂辭顯深自

三年而國人稱之與列子三年不出同一近裏切己者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

也猶言鐵中錘鏗鏘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

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齊君一覩我而齊國之眾

三賀之且得其能見賢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

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

鬻之古之人所以不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賣名喪實所以可悲吾又

悲夫悲人者是猶有人我之見得喪之分所以亦可悲吾又

悲夫悲人之悲者岸上著力矣我不從而慮其擔古人之

豈不幻中之幻影外之影而愚之又愚大可悲哉其後而日

遠矣橋骸死灰皆由此出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

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人燕會必有言以相規小雅曰且

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林氏曰言吾聞聖

嘗語人今則於此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

羽而郢人投兵且願有喙三尺二人無為難解兵息天下事

尺甚言其無所言也夫子之言止此彼子之謂不道之道此夫子之謂不言之辯

五十一

故德以在人總會乎道以在天之所一即太而言休止乎知

之所不知即道之一也至矣二句承上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

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鼓知之不能知者

辨不能舉也言可思此句之欲無名若儒墨而凶矣自儒墨分

無有知之者矣人己兩謨寧不凶哉故海不辭東流大之

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

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豈若儒墨哉因想開天

是行而無跡事而無傳令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

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此為字與上下不同彼訓謂此訓為

同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勝乎人曰賢大則更進乎賢矣

得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異求焉而大備矣天地自然而大

知大備者知止其所無求本來具足無失元無所得無棄實

多餘何不以物易已也於外反已率性而已而不窮無一空跌循

莊解十一

古述古而已而不摩不參一私大人之誠此則大人之誠所以為大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

歟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

以終其身世所謂祥止此耳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

極也反映下遊於天地一段九方歟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

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

俗眼世論無怪其然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耶盡於酒肉入

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今之享福者皆然吾未嘗為牧

牲而祥羊牡生於奧室西未嘗好田獵而鶉鳥小生於突室東若

勿怪何耶聖人甚禍無故之獲如之何勿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

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

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撻吾

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此直循常在性無功於世俗者也今也然

三十一

七

竟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無故之獲必有怪行之禍無故之禍殆乎非

我與吾子之罪自作孽幾天與之也天作孽吾以是泣也無幾何

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嚙之則難逃恐其不若別之

則易於是別而嚙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街名言為其街正

去國所謂怪行也然身食肉而終祥乎不祥乎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

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

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民情元

利出乎仁義在上者更以捐忘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在下者

其相忘而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仁者有

不相羨耶人義者有心以利物便非無為自然至真至實之理為人君

者而此以要民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

也助貪為虐豈非大亂之端哉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

之猶一峴割也成而不遺若必驅其從我是欲以一人之斷

制到天下皆猶割物者不顧其所安夫堯知賢人為仁之利

而銀合一劑而斷之其為傷者多矣義者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出子賢者知之

矣詩山言有暖妹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六字各叶音成文

猶後世方言冬烘所謂暖妹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妹妹當時有此成語正

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妹

者也此是坐井濡需者豕豷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

奎蹠曲隈乳閒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

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

所謂濡需者也此是倚冰山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

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

而十有萬家堯開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

婁者也此是為名所累者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

比則不利也承卷妻者以遙接前文為仁義者而言也故無

所甚親無所甚疏無心於天抱德煬養和以順天下自然於

此謂真人即神人神以不測言真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

棄意蟻微而逐羶羊柔而好觸不能無知無意也魚之游泳

計得矣何至如卷婁者之不得休歸乎以目視目以耳聽

耳職分以心復心自得其若然者其平也繩靜而存也無

直其變也循動而應也無所乖戾如循其古之真人以天待

之無心以不以人入天此承上文兩節而通結之天古之真

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承上言古之真

不以人入天者蓋以天下之事有萬變而無常形其輕重貴

賤元不可執一斷也或得之也生而失之也死又或得之也

死而失之也生隨時而變通之則得矣拘方而用豈不藥也

其實堇也桔梗也雞糞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堇烏頭有毒殺人桔梗通氣雞糞芡實也補脾豕零猪苓也

利水帝主也即君臣佐使之君也承上而言得失生死之事

如藥以除疾非以害人然用之不當反以殺人其實與烏頭之毒何以異哉是故枯梗以通上雞癩以補中豕零以利下豈不得之生而失之死苟或用梗者而用癩者而用零又豈不得之死而失之生乎故當其時者墓亦可以回生逆其時者癩亦足以致死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藥且如此天下之事可知矣

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

以愁故曰鳴明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也猶反也悲林氏曰文種明

不能畫見鶴脛限於長而不可斷去也故曰風之過句河也

有損焉水減日之過句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

而河以為未始其攬也恃源而往者也風炎日燥河水耗減無源之流則然耳若

有源之水則雖風日守之無攬也真人故水之守土也審影

應物而不窮亦其大本者淵淵其淵爾故水之守土也審影

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水與土為體故土之所在水無不潤之影與人為體故形之所

在影無不隨之物之相感聲應氣求如磁石吸鐵琥珀吸草陽燧取火方諸取水確不可易審之謂也故曰之

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之往也對上守字而言殆危也對上審字而言殉如殉葬之殉耳目心思不守其本分而逐逐於外弄聰明溺私欲則聾

育昏蔽豈不殆哉能者才能府者藏能之所如言神明之舍此句總上而更推廣言之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聖無為而化能其於府則恃才妄作好動多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求勞而罔功十九坐此故曰殆也

畏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

乎其速也反必緣其功之素積而遲久以待其成言其難也

能其於府者之殆也如此而人之有能者尚不知故有亡國

反而以爲己寶老馬爲駒不顧其後不亦悲乎

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亡國戮民舉禍之大者而言無已者

之君聰明出於人正此謂也不知不識也問講明也見此也

承上而言能其於府元是危途而人以爲己寶故甚則亡國

不甚則戮民歷古以來無不若此豈其好禍而樂亡哉乎故

居無學問之功不知講明此箇道理所以至死而不悟耳故

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

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夫天下之理無窮

一人之才力有限以有限逐無窮焉有不危者故足之所踐

無幾要有所不踐者方可資以致遠況人之知乎人之所知

無幾要有所不知者方可藉以達天能其於府者不知此知

理而一切自用所以殆也天之所謂即下文大一等是也知

大一渾淪未判知大陰寂而未感知大目分而有名知大均

莊解十一

中而不偏即知大方正而有常即知大信期而不過即五氣

命之流行知大定實而不妄即一物各具一至矣此則真知天之所謂

天所以明大一極立人通之貫之矣大陰靜解之神行矣大目

其理也順視之則明炳矣大均中緣之則因物大方履體之就理矣大

動視之幾先矣大定無一毫持之則羣生在握矣以上言

信以實稽之為憑矣大定無一毫持之則羣生在握矣以上言

也二節相為表裏蓋不明其理固無以履其事不履其事則

其所謂知者不過虛空想像名義解釋而已何以與天為一

哉盡有天大言其體則極乎循有照言其事則依其冥有樞雖

形而實始有彼靈雖有先而匪自今四句即虛則其解之也似

不解之者不以言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以數不知而後

知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有則而不

可以無崖無則頤飛而滑流而有實上下昭著古今不代而

不可以虧互古互今止此則可不謂有大揚舉推引乎此段

之之法言人之講明此理既不可滯於言詮又不可淪於恍惚蓋此理充天地塞四海互古今無有乎弗其無有乎弗同

無有乎或變者也天之所謂昭著切實如此可不謂闕不亦
廣矣大矣揚之則遠而不禦引之則通而靜正者乎闕不亦
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曰言
此中之實理昭著如此曷不問是而生疑惑於其間乎若以
此不惑之實理解我不問是之妄惑則復歸於不惑之域自
無有惑之者矣此謂大不惑也此
又指出不知問是之病而引進之

人不可有所溺也一溺於私欲則性命非我之性命耳目
非我之耳目形神交病不得休歸而民之死亡不得脫者
不可勝計則私欲之內而害身外而害世誠害羣之馬惡
可以不去哉去其害則天心來復民生可安不啻流人之
還鄉而兩陣之間休兵而罷戰也不知乎此而欲為天下
則瞽病無時而少痊矣縱遭時有所用不過馳其形性潛
之萬物不能無為也夫天下莫貴於守身莫要於聞道不
知反吾情性之真以求大道之所在而徒與人辯以為未
始吾非何其愛子之不如愛鉞鐘也是故惠施多方其書

五車僅足爲言道者之借徑發端而未可謂之能知道也。知道者不以賢臨人，不以色驕人，不先以使人知，不賣以與人鬻。況有與人相排以辭，相鎮以聲哉？何也不道之道，道之所一也。不言之辨，知之所不能知也。德總乎此，方可謂之德言。休乎此，方可以有言。惠子之於儒墨，楊秉何如哉？古之大人，不知其誰氏。今之儒墨，以善言爲賢。古今人之不相及也，無異於子綦九方歎之語。祥不祥也，則而鬻之。齊所謂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者，徒虛語耳。祥安在乎？故世俗之所謂福，君子不以爲福也。世俗之所謂利，神人不以爲利也。堯之仁天下，天下欣欣焉；而千世之後，人與人相食者，其弊未必不由於堯也。何也？仁義固所以利之，而自堯爲之，則誠自後世爲之，則僞僞者。大亂之道也。是以神人惡衆，至其於天下也，無所親疏，唯抱德煬和以順之。

而已矣於蟻於魚於羊各有所取其目其耳其心自處其常如繩如循以天待而不以人入此真人之所爲也明乎得失生死之機而因時順應如用藥者不執其方決不蹈乎文種之明於存國暗於保身以致鴟目鶴脰之悲也則真人之大本立故千變萬化而不窮焉耳否則守之不審則殆之成而禍之長也古今來亡國戮民者皆以昧此而致之不亦悲乎夫恃源而往者天也能其於府者人也人不可以勝天也久矣雖有善踐必由乎坦途方可以致千里若側足之外即黃泉半步不可行矣如是而天之所以謂可不知之哉知在天之天以明乎其理知在我之天以履乎其事不在言也而不管其言非有數也而如睹其數不知而後知之此一旦豁然貫通之候視平日之所知何如如何世之人不知問是而止以能其於府爲己寶也苟知

問是則思議俱忘天人一致而其明天下之至明矣舍此
不問大惑不解無論瓊妹濡需有識所不道即卷裏者之
名重天下君子弗貴也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即則見

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言不如此

之言必能見信也彭陽曰公閱休吳為者耶曰冬則揭鼈於江夏則

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江樊即子宅身外無一

薦人者楚王信朝臣之言不如信隱士之言隱士無所求無所為也觀之朱公莊生之事可見夫夷節已不

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此本即接公閱休向言汝求我

譚汝於王而不能得之王而況我乎我更不若夷節者也元

是一氣回他之辭因則陽宦情太熱一聞公閱休之名便欲

即得其人而往拜之故王果只得插敘休夫夷節之為人也
無德對下文而有知不自許對下文正德對下文言有知以之神其

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言節之為人雖不可謂之

正德而實有佞才與之心交日久亦可以得富貴然佞而無德由他干進王必輕之縱獲祿爵終無益於國而有損於名

也此承夷節已不能向而申明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

其流弊見求夷節之無益也

乎冷風此承我又不若夷節而言言夷節已不能而汝又求我愈求愈左矣冬日凍欲死而假衣於春道上熱欲

死而反風於冬其有濟乎其可待乎此甚言其不必求於我也以上說明夷節及自己不能之故以下乃申說公闕休也

夫楚王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

德其孰能撓焉林氏曰楚王之虐已待人嚴猛如此非有辨

所能化必使聖人而後有以善其用也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能使人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公能使王公自忘其於物也與之為娛

矣傷物不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受賞故或不言

而飲人以和無言之化醉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偶然

復人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無事則其心安然其於人

莊解十一

若公閱休之意止此以下止將聖人聖人達綢繆私欲淨盡

反復詠歎而徵諷則陽總在言外矣欲元外附

故曰綢繆達者周盡一體矣天理純全理本固有故曰而不

知其然自然而然性也有生知安行所性而復命復言曰復出

語二搖動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名之也默語動作與

而稱之聖人何嘗憂其知擇而而所行恆無幾時不能服膺

其有止也若之何欲其盡善將若之何上言無心之妙生而

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

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

已性也承上而言聖之為聖人則名之聖人舊國舊都望之

暢然到家尚有許多路雖使邛陵草木之緡雜入之者十九

當年之故也猶之暢然教人喜極更悲傷况見見聞聞者

也以十仞之臺懸眾聞者也

如今城市之浮屠鄉村之箭樓然尤見聞之易者林氏曰此承

上安之無已句來言人之所以安聖人非有他故也蓋以性者人之故物耳人遠出而歸家未有不見舊觀而喜慰者聖

人復其性是得其故冉相氏古聖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

終無始無幾無時即內篇得其環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事有萬變闔嘗舍之舍止也純純不已何有息乎此句仍指冉相氏言與上達網繆節相應夫

師天而不得師天有心法天便不能如天之自然張子三十

病痛正謂此也與物皆殉雖日師天要其以為事也若之何事若之

何哉此承上以天為師意而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

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

之也若之何承上言若聖人之師天自然體合未始有天也

是故時行而不廢備萬而不溺其合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

為之傅之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

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此段必有闕文容成氏曰除

日無歲無內無外

林氏曰歲之所以為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外之擾擾

為累者以內之未忘致之若無內則無外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孫公

行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行請受甲

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民人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

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畏忌而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

此以兵聲罪致

討舉動光明高刺客一等

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

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

衍亂人不可聽也

此忍小恥立榮名捐近功圖大效比用兵又高一等

華子聞而醜之

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

犀首

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季謂伐之

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上二層實此一層虛蓋此非華子所居也華子所居在下盡具

道一層耳三人作四樣說話夾此一層在華子口中藏君曰

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言伐者功利未能忘然知二者之

為非亦未能遊心於無窮也道則無人無我如天如地大小強弱非所論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

人以戴晉人見魏侯戴晉人曰有所謂蝸牛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

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

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

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太虛空君曰

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四海內若存若亡乎

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

氏有辯乎君曰無辯蝸至小而兩角為尤小以俗觀之無小

梁國一蠻也何以辯哉客出而君悄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

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

首者映而已矣管孔雖小猶相戛而成微促之聲若堯舜之

是聖人於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道聖人於

聖失其為聖安得容聲乎

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賣漿者其鄰有夫妻臣妾為人僕登極

脊者子路曰是穉穉髮亂貌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有德

而隱於僕隸然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左右兩傍曰畔此正僕之地步其聲銷

如言吏隱然無其志無窮天下有其口雖言不得已其心未嘗言无欲方且

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遺世獨立是陸沈者也沈於河是適人

自適其是其市南宜僚邪言是此一流人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

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有名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

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留子路往視之其室虛

矣至則行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

為禾耕而鹵土塊莽草根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

傷禾裂地膚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盡易法深其

苗

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足食也封人蓋以莊

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性多有似封人之所謂又取

封人喻政之言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衆

如言百邪然庚桑楚篇所云勃志謬心之四六者皆衆為類

也人一心百邪攻之雖知者無以善其後克己二字聖門所

以最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私欲萬端得之則喜失之

其字妙子之庶生木之旁出者曰孽其初一本而已庶生旁

出則不一而足也人之秉乎天者是非之心好善而惡惡豈

不是性至於狗私逐物以欲惡其所欲惡也萑葦兼葭者即喻

則認賊作子認奴作主故曰鹵莽其性也言鹵莽其性者不知

上文孽始萌以扶吾形尋擢拔去吾性言鹵莽其性者不知

認欲惡之孽以為性於是衆私百欲雜然叢生不幸而精力

之方剛時命之偶幸所求而遂所貪而成一時頓足以快其

口體耳目之奉然而本心之德亡而百病於焉以出矣五色
盲目五聲聾耳放利多怨好色必死扶吾形者幾何時擢吾
性者無已日而人並潰民逃其上帝潰在人身則漏在內者
尚不知所戒哀哉並潰神不守舍魂遊於外皆是漏不收漏
管是發毒發是也不擇所出漂疽疥癰所謂內熱潰也
膏漏所謂是也說得可憐又可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我

四方蹙蹙靡所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

臯人焉推而強起之解朝服而幕覆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

子乎天下有大蓄無人可子獨先離之覺得不幸耳二句十

世許多眼淚離也五伯以後七雄並爭陵夷至於劉項白

骨如麻大城名都戶口十二三真所謂天下有大蓄也長平

新安之坑迴思此等之罪人又不啻天上矣病曰莫為盜莫

為殺人莫是言無乃為盜乎無乃為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

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

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承上而言即盜與殺人亦上有

於貨財今在上者設賞罰實府庫使百姓財窮力盡無有古

底止欲其不盜不殺其可得乎此就民未犯罪之先言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

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

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

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古人於民之

情則哀矜而自責今故意以不能為之事責人而即責之以

不為之罪民無如何不得不為巧偽以求苟免究竟皆上使

之也上人多偽乎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

民何取而不偽乎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林氏曰凡偽俱生於不足而民所

之君亦不得而辭之矣此就民既犯罪之後言愚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深情至理唯此文說得出也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

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事無常理無盡知

所不知無窮伯玉始以為是必實見其所以然矣而卒訕之

以非則始之實見其所以然者又安往與然則六十之所謂

化未必非即五十九年之非也此皆知萬物有乎生而莫見

之所不知者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

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生死所以然之理所謂

形如之何其可見也此不可見之所以然處即知之所不知

也目不得不明耳不得不聽心思不得不審知而人止知貴耳目愛心思以為視聽知慮有待於是而不知必有此無根無門知之所不知者然後耳有聞目有見而心有知也知之

所不知而後知而人莫知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
貴之愛之豈非大惑乎 與然乎 此則人雖有知亦總歸於不知而不能獨出也則伯
玉之所謂然其果 然乎言未可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蹇豨韋三人皆史官曰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

公者何邪諡法亂而不損曰靈問意謂靈之諡未足以蔽其惡也大弢曰是因是也言

木非美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無妻妾之分同濫浴而浴無

諡也史鮪奉御召對而進所搏幣則承之以幣詩所謂承筐以將

內不共淫浴也是而扶翼且使人扶翼之漢武之於其慢若彼之甚也可謂

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尚有不在此其所以為靈公也言靈正當

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邱而吉掘

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依其子靈公奪

而里所葬之孫有靈公奪之以為窀穸之里也夫靈公之為

生事一

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言靈之論實數之前定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邛里之言如言與論鄉評然太公調曰邛

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邛公之所在也合異以為同散同

以為異合之則同散之則異邛里之言正合之者也然則今同異非截然二物矣但人知其散而不知其合耳

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只是散同而為異便語此而遺彼而繫馬於前者立

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只是合異以為同便不言而自喻人之見道不見道意正如此是故邛

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併而為公異不合顯會萬而歸之一道之大而公者在我矣有所取舍則同不

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林氏曰既合併不當有執距之意自外入者聽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由中出者立言者也立言垂訓

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之意如此方可合異而歸同矣四時殊氣天不賜以物予

賜亦偏私也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殊用大人不

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

莊解十一

不為天也君也大人也道也皆所謂不執而不距者也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瀉

瀉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時世無常

禍福倚伏拂於彼者必順於此若以我見為是執而距之則事理之不同如其面焉萬相似之中要有不相似者有正有

差豈能使之一一盡同於己乎此所以不可執不可距也比之火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

木石同壇此之謂邛里之言須知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同與

不可以我見與如大澤之中百材具焉大山之上木石萃焉則愈同愈異愈異而愈成其大同矣邛里之言意正如此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

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

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

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道之大也天地陰

物此其為公豈可形似哉邛里之言言之公者因其公之所

在號而讀之曰大則可也然已有言矣便不得比於道矣蓋

道則無名無形無可言者也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以邛里

比道猶狗馬之大小相去多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言道既無可言則此天地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是謂相照水陰根陽火陽四時相代相

根陰是謂相蓋陰主翕受陽主施與是謂相治四時相代相

生相殺此四時之氣嗣續生尅循環不窮是謂相代相生相殺

成形而理亦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陰陽

賦焉者而四時行萬物乘此氣機以出入形生神發而欲惡

去就憑虛而起雌雄片合由是常有矣欲惡去就以知覺運

動言雌雄片合以交媾生息言橋者架空安危相易禍福相

之物兩開曰片即判字也庸用也常也

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有情有欲而萬

物遂以形相生於是乎安危禍福緩急聚散紛綸交錯而萬

有不齊矣此皆有名實可稽有義理可察者也此言物理之

該備所謂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

萬殊也物生之先後相齒自然次第而不亂氣機之屈伸相感

所有自然升降而無端窮則反終則始往過來續無一息之
停乃道體之本然物理之大致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
此言物理之循環所謂一本也
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凡人
知之所極止能極物之所在而已若其所廢則為既死之後
所起則為未生之前無名無形何處思議觀道之人有置之

不問而已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少知曰季真之

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季真

皆當日之立言者莫為言無有為之者即告子之無善無不

善晉人之風吹花落佛氏自然性之說也或使言必有使之

者即或人之有善有不善道家之注生注死佛氏因緣性之

說也情實也徧周備也承上而言物之廢起既不可議則此

二家之說果孰為當乎太公調曰鷄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

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鷄犬之鳴吠所以

鳴吠所將為也以至易知者尚不能以言以意而求況道之無聲無臭者乎斯而析之精至於無

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故

斯道究而言之小而無內大而無外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

或之使莫之為僅可以論物不可以論道也未免於物言其

只在物中較量也終以為過言即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此正

論物而終有過當失歸之處也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所謂

終以為過者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言或使則明明有箇主使

之者滯於形器而太實天地至誠而無妄言莫為則全是偶

然而適然墮於渺茫而太虛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

極朱子所謂若論正理則似樹上生出花葉來又謂若說真

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真有雲車有名有實形而下

擁從而來又妄誕於此二句正好參會

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形而上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承上言天下有名有實者皆物也道則無名無實立乎物之外而運乎物之中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也而以為可以信論可以意致如季真接子彼曰或使未生不可思已死不可此日莫為則愈言而愈不親切矣

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林氏曰未生者

不可禁其不來已死者不可窮其所往一生一死百年之間相隔幾何而所以然之理究不可見曰或使曰莫為不過想

當然耳非實見得是也愚按死生亦大矣其理元至實也人之未生者不知生未死者不知死未生而亦不知生未死

而死者亦不知死存順而歿者不知死未生而亦不知死未死

者知生佛氏之高者言虛無低者說因果季真接子之餘唾竟哄然萬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

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其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吾觀

物之一源則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吾求之萬物之散殊則脈絡分明而往不息無窮無止則所謂泰初無無天地之始而

萬物之母也天地無此無以為大萬物無此無以為生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言之無以言言之無可言也此物字兼天

地萬物言理對下之終始以形而上者言或使莫為此不調各執偏見以為論端實不見天地之全斯道之大備其所究極只在有物以為論端實不見天地之全斯道之大備其所究

之本謂其各據以為根物終始對上理字以形而下者言道

不可有非物而有不可無體物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

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道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元不

可以有言亦不可以無言也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而道豈

有可名哉今日或使曰莫為則在物之一邊說已物不可以

擬道况在物一曲而何足以與大方耶六面俱同日言而足

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

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林氏曰足即正於其情偏

物不論有言無言在乎言之足與不足耳若論道物之極既

不在有言又不在無言於非言非默上自有極處非言非默

是何意象學者當自得之通首皆是韻語

林西仲曰道者物之所從生本乎天而命乎性為人之本

然於以保己於以化物但有無窮之意存焉至其為道之

極究非可易窺也公闕休一擲鼈休樊之人耳其有當於

人心非無德而有知者之比豈有殊術歟亦惟本乎性而

以天為師得乎人之所同然而自安於若不知若不聞之

境乃人之安之也亦遂若歸故土者見其景物欣然而樂趨矣則冉相氏之得其環中以隨成洵保己化物之極則也然非可曰此其道在於古而不在於今也觀之近世則有戴晉人蝸角之喻而魏瑩即服其吹劍此其化物為何如聖人僕登極之舉而孔子亦取其陸沈此其保己為何如無奈道本在人而知之者寡其保己也每有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如封人所謂鹵莽滅裂之說者其化物也每有匿為物大為難重為任遠其塗如柏矩所謂巧偽盜竊之行者則道誠未易言矣天道之難言非道之難而言者之難也蘧伯玉無可知之是衛靈公無可知之名正以道之在人合散同異有不可知者存所以大人惟合併而為公不執不距無為而無不為而已其所謂天地陰陽之公極物之外無可求焉即季真接子莫為或使之言

皆為未免乎物總於無窮無止之理未有得也大抵道亦
強名言默舉無所用非言非默是何真境言道者可以悟
矣此篇西仲看得極有條理仍之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包下文九項而言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

紂亡此主臣不諱而善惡同歸於盡者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

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此庸主

未亡而臣先罹於患患者比上進一層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

己憂而曾參悲此父子俱賢父偶誤而子竟罹於患者木與

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此五行之相生相剋而不免

於患者比上又進一層木與火相剋而為土相生者相害也金與火相剋而為水相生者相害也陰陽錯

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此二

乖逆而天地亦失其清靈之常而不免於患者比上又進一層錯雜也絃束也霆疾雷也陰陽錯雜天地閉塞積之極

必有迅疾之雷發於古木之下雷聲起處火光從之裂理焦
膚有如爪傷之狀氣若硝磺雨甚於覆盆雷裂於發燬故曰
水中火有甚憂雨陷而無所逃以下四項言人心之患亦

至無可如何而有所憂患者甚憂一層深一層也此雷害並
憂不可解也兩陷陷不得出也一層深一層也此雷害並
地之閒此燭理不明氣不充敬不足而有所恐懼者墮暗

地之閒此燭理不明氣不充敬不足而有所恐懼者墮暗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慰慰

莊解十一

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汲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文雖遊戲事歸情理一部莊子中鳥亦有言龜亦有言木亦有言龜亦有言然必無如此魚之言法者仔細思之毋以其附於莊便信為莊也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健牛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

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

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

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涿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

而後世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

鮒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前面許多大話只為此句耳不問而知其非莊也又何況縣令二字之在秦後乎是以未嘗聞任氏

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

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

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

無傷口中珠賊盜談文可以不必

老萊子之弟子出新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上而

趨下下未僂背微曲而後耳耳貼腦視若管四海蒿目而憂當世之患不知

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

矜以身任天下與汝容知以心憂天下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

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以下為

一家而而驚萬世之患以萬世為一體而思救之抑固實邪亡其略弗及

邪勢必不能而為之者抑固欲取窮困惠以歡為驚終身之

魏中民之行進焉耳施恩而求民之悅以此為務此人生之醜行庸庸人之所爭趨耳君子不貴也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

譽相引以尊名相結以厚實堯則譽之桀則非之自以為不

兩忘而閉其所譽而驚萬世之患也而不知其無庸也故不如

非邪也若是一世萬世相安於無事之天也反無非傷也動無

不可著棘亦不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

焉終矜爾聖人之於事不得已而起是以每有成功所謂無

而費力邪是豈君子順應之道乎所宜去之者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闐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

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

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

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圖五尺君曰獻

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

吉乃剖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

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寡不勝衆矣聖人所以好問好察明四目達四聰而舍己從人者正有見於是也魚不畏網而畏鵜

鵜食魚之鳥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

能言從來無教兒言之師與能言者處也與之處自與之化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老子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朱子曰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皆此意夫地非不廣且大

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

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無無用者有用者亦

無用矣無用之用豈不大哉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能遊者曾大灑然無往不自得不能遊者塵根太重即欲自適而不能也夫流遁之志

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

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石隱之人流遁決絕自以見理之明

莊解十一

止行之卓而不知其非大中至正之道也乃陷入而不出長
往而不同雖與世之志功名貪富貴者有清濁高下之殊然
亦汚時亂世則然耳以道衡之其故曰至人不留行焉至人
夫一也故曰易世而無以相賤
世用行舍賊無與於己任止久速各當其夫尊古而卑今學
時豈以流遁決絕之為美而留而行之哉夫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流也且以狝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時有古

二致必古之為是而今之為非此學者之通蔽也且以狝韋
氏之輩生今之世亦不能不與時而偕行也飲食不鹽梅而
茹毛衣羔不裘葛而擇皮男女不婚姻而野合居處不宮室
而巢窟而自號於天下曰吾至德而至治也有是哉者乎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已然則所謂至

道決絕也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已此則至人之能
耳遊於世而不僻中立不倚也順於人而不失已和而不流

也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斯人吾與亦不外彼教不學承意不

之此其所以能遊而不僻順而不失也彼教不學承意不
彼上句彼字指過高不中者教即其所行是也學效也此申

而中上順於人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

徹為知知徹為德徹通也對壅而言言至人所以能遊者以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壅塞也對

噎也跣踐也足不良於行如被人踐也按人足三陰之脈皆
 起於足指而循於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
 為足病足病則循於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
 衆害皆生矣
物之有知者恃息
 一吸曰息天地間一氣耳
 動則為陽靜則為陰人與天地為體氣蘊於氣海而通於鼻
 呼即為陽吸即為陰出入不息人乃無病是五官百體之知
 覺運動皆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
 頓有此耳
其實
 不殷者塞而微也穿通降少也實即鼻竅也按內經人
 一呼脈行五寸一吸脈行五寸晝夜之息共一萬三千
 五百而氣脈之行適周乎一身而無微不至矣故人有寤時
 息不以寤而長人有寐時息不以寐而短如天地之春夏氣
 自下而上自內而外固如是行也至秋冬氣復自上而下自
 外而內亦如是行也既無一刻之停留亦無一刻之盈縮所
 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也日夜無降即不舍晝夜意人
 感於六情感於五欲外之息始有塞而微焉者與天何與哉
胞有重閥心有天遊
 胞人身身膜也閥空曠之地所以行氣
 人心亦然蓋天下之理陽一而實陰二而虛凡有形者皆陰
 也陰則未有不虛者也是故地實矣而孔穴相通泉流注焉
 人體實矣而腠膜如裹血氣行焉木有理石有紋髮可破筋
 可分無處而不虛也豈必天與地相去之中開昭昭然四時
 行而百物生胃與背相去之中開洞洞乎五藏縣而六府係
 者然後謂之虛也哉心之為物一掬耳而清明之地一塵不
 著包裹六極蘊蓄萬有亦唯其虛而已矣
室無虛空則婦姑
 虛則靈靈則自然不昧故曰心有天遊也

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不勝此承心有天遊而反言之室無虛空則婦姑迫塞必至

必以大林邱山為善也亦其心不奈世何耳如人之塞其竇

而息不殷也豈天之不穿之也哉苟不以私意偏見而障其

天遊則用世出世無往而不樂而何必尊古卑今流遁而決

絕也邪王陽明曰佛氏之教教人莫著相而不知自己棄君

臣離父子己自著了君臣父子的相了正神者

不勝之謂也勃谿節諱聲六鑿耳目鼻口也 德溢乎名名

溢乎暴謀稽乎詒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人心

人大則樂而自以私欲障之則六鑿相攘而不奈自身何凡

皆有心之累也是故德之不崇也以聲聞過情也名之不終

也好為標榜也計謀不已事情孔亟也機巧求勝彼此相爭

也習次茅塞固執太甚也官事修舉衆心豫悅也皆以有為

而為故至此也上五句是事之不善者末一春兩日時草木

怒生銚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此

正言養心之道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

有當行之路何待於詩書啟迪師友誨戒而遇父自知愛遇

兄自敬如春兩既降百草叢生農夫方修田器未加糞治

之功而草木不見其長日有所增雖其倒植也已過半而不

知其然矣人能無障其天遊則廣靜然可以補病皆媿可以

大之中神明不測亦何以異此乎

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

過而問焉若其既失所養而老病已至煩遽不堪乃始靜坐

息心謝絕外務吐納導引卻病延年雖有養生之功已屬通於既塞之後失而圖之勞者之務非養於未塞之

先從容盛大而流行佚者之所也是故至人有所不為也靜然三句即修煉家所謂閉目冥心坐握固

靜思神河車搬運訖發火徧燒身之術也聖人之所以駭天下

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

嘗過而問焉此因上文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柴毀骨立爵

為官師所謂舉孝其黨人毀而死者半爵未得而滅性矣堯與許由天下

許由逃之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

水諸侯弔之所謂敦讓三年申屠狄因以蹈河恐未有弔筌魚者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蹠免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蹠言者

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自

門至此皆言人不可踐迹而貴得意也

天下有可必有不可必可必者唯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耳則所謂心有天遊是也餘則皆外物矣夫外物可必乎能爲善惡而不能必善惡之不同亡思得忠孝而不能必忠孝之不被患然此在人者耳五行之生尅予以戕母孫以害祖矣天地之大也陰陽閉雷霆發水火乖戾清寧失位焉五行二氣有對待也一心之內幾何乎有所憂患有所恐懼有所忿懣有所好樂皆不免乎僨然而道盡又況在外之吉凶禍福而謂其可必乎哉故雖以孔子之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卒老於行曾不得躊躇滿志以興事成功則下此者之不可必愈可知矣否則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避余且之網剗腸之患何耶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天下事原不可必也然則無用

之爲用更有用於有用之爲用也明矣乃流遁決絕之人不知無用之用在於中不倚和不流而必尊古卑今長往不反甘心與世絕則其見理不徹而執著之爲害也夫人之生於世世豈有可絕者哉世不可絕而以爲世不可居非世之能困人乃人之困世也譬之息然天之穿之日夜無降塞其實乃始不殷耳而以罪天而欲去其鼻可乎彼夫知夫吾之心自有天遊在也塞其天遊夫乃不自得以人世爲苦以山林爲樂則其神有所不勝故也苟化其流遁決絕者而不執順其虛空天游者而不拂則得其所養無物不長亦何俟修勞者靜然皆滅之務哉而人之知所取舍者難也尊古卑今踐迹而不入於室安得夫忘言之人與之講無用之用以遂其心有天遊之樂而不役役於外物之不可必也乎

莊子解卷之十一終

莊子解卷之十二

貴池吳世尚注評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此莊子自明其書有此三樣說話也

寓寄也託也本以道此而寄意於欲實我之說而託之乎人
 口寓言十九者十分之九言極多也重正也真也大義之所
 在明白以稱之古聖之所傳端肅以述之曰重言十分之七
 言次多也危酒器之渾圓者爵觚角散皆有稜足唯危不然
 言之順理毫無執滯者似之故曰危言日出者隨時出之而
 各當時時出之而不窮也寓言猶易之卦爻辭大抵皆象也
 重言猶易之象繫傳正言其理也危言猶易之辭可見矣
 之序雜傳通言其蘊也以此例之略可見矣
 寓言十九藉外
 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
 也人之罪也
 林氏曰言以吾言之彼則不信猶父不能為子
 之媒蓋父之譽其子不若他人之譽其子為可
 信故必借外論之也然此亦非吾不欲直言奈人不可與直
 言何愚按天下之理若正言之則一事止作一事用唯立象
 盡意託物陳辭則人人有用處處皆通此易之卦爻
 所以能盡天下之無窮也莊生寓言殆亦得斯意與
 與己同
 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

卷之十二

寓言

二

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

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

陳人人情以同異為是非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故欲止天下

之辨莫若則古昔稱先王所謂羣言淆亂衷諸聖也蓋

聖人者生先於吾而有經緯本末以立人道之極者也否則

道之不盡年之徒先不過舊人久物而已何足重哉陳舊也

也久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

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

身不言未嘗不言天下之理皆元於一實萬分萬一各正

不足所謂不言則齊也若以言齊之則愈見其不齊且亦言

之齊而非物之果齊也太山秋毫彭祖殤子同處於天地之

間相忘而無言何嘗不齊哉今言者必曰太山小秋毫大殤

子壽彭祖天欲以渾融反益形其參差耳故曰予欲無言蓋

道之在天下活潑流行上下昭著有不待言而顯不以默而

藏者人能知以天倪因以曼衍不執一義不遺一義則言而

無言矣言而無言則終身言可也終身不言亦可

也何也雖言而未嘗言雖不言而未嘗不言也 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

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莊解十二

不可於此上之可不可然不然字皆以人之言言唯物固有所

然物固有所可所謂一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所謂萬物非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唯順其理之自然則萬物統

地人物皆種也本於一理以不同形理同氣異相禪往過來

息之始卒若環莫得其倫天地元會日月代明四時錯行人

不已雖有天地不已則日月四時人物俱不是謂天均天均者天

倪也此所謂至齊而不齊不齊而至齊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

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此聖人之純惠子曰

孔子勤志服知也言其好古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

嘗言謝如花謝之謝言其謝去而無所留也未之嘗言言孔

所以然也聖自是好學聖之所以為聖不全是好學如天自

然高天之所以為天不全以其高也聖人當時自居止一好孔子云夫受

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此才字兼理與氣而言即天命也復

如敦復之復靈指性而言即虛靈不昧是也生指日用云為而言律天地自然之和也法天地當然之則也二句即聲為

律而身為度意孔子言久受天地之中以生率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無所乘無所戾而

鳴而當律為天地立心無太過無不及而言利義陳乎前而而當法為生民立命何有好惡何有是非哉利義陳乎前而

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若至利義交陳而以己之好惡別白其是非此不過能服

人之口與夫鳴當律言當法者相去遠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立定天下之

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我不以好惡為是非使人心服矣人亦各忘其好惡而無

有是非不敢蘊立矣人已偕遊於無事之天而各全其所受之大本所謂定天下之定也此命乎天率乎性而修乎道者

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太息而言之曰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此則孔子之化不可為者也而詎勤志服

知已哉蘊立對立也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樂其

養吾親也後仕三千鐘十釜不泊吾心悲悲其不及養吾親也弟子

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此即所謂再化也弟子

莊解十二

生於親之存亡可謂內重外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

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鐘如鶴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言曾子不能無

所累矣若無所累則忘乎親忘乎天下併不及養之哀而忘之矣鶴雀極大蚊虻極小大小雖異總皆外物也觀舜之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以想無所縣者之境象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去草崇實返排

還二年而從克制功深三年而通天光煥發四年而物卓然

如有五年而來左右逢源六年而鬼入神明在舍有感即應七年而天

成造化生心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杳然空然九年而大妙

即化不可為聖生有為死也勸公生各有所為未免於私也死則同歸而無異公之至

矣未幾而生未久而死曾無有一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

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人之死固自生來矣

人之生而疆陽於天地間也又何自來乎而果無所自來乎則天地之間此疆陽之氣惡乎其所適而必於婦人始生子

婦人之生子又必於少壯時邪惡乎其所不適而雖婦人亦不生子婦人之少壯者即不生子邪謂無所自似可相差既

無所差則一死生所適所不天有麻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求

天則天有麻數止可以推七政之運行而不可以推生死之適

向而不可以定生死之適不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適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求之於命則忽然而終固今能

能逃乎數矣然忽然而始又豈前之所受之氣於是刻而盡不盡

死八字算到何時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吾

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求之於鬼則福善禍淫鬼神固操生未

未必禍鬼神似又不能操生死之柄矣然善者或未必福惡者或食

骨從未見死者之報之也吾欲問之為鬼者

眾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

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如方似

奚稍問也如云全無些見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俯雖有似

然隨形而已予蜩甲也蟬蛻也似之而非也合可分影離豈

形則無矣故曰穴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

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影遇明則顯故曰吾屯屯聚也遇暗則隱故曰吾代代替也彼指形

而言影待形為存亡形待造化為生死故影不能自主形亦不能自主也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

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形來影來形往影往形在一日影亦在一日但得強陽而不亡則影之俯仰行止皆樂矣又何必向也今也紛紛異同之

乎問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

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

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

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

仰手于張目視上於目眦于面所謂傲也而誰與居平易近人人人必親之驕秦陵人人必去之太白若

辱盛德若不足二句出老子陽子居蹇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

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

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避席非止於不爭爭席不止於不避在我者益深知我者益希矣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言至何處而反也

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糞而五糞先

饋糞賣糞者也食於十家而五家先饋蓋知其饋為異人而敬之也此五人亦可謂有識者

伯昏瞀人曰

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

誠實也解化也謀細作傳

彼此之軍情者也光耀也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今存於內者未免實而不化則形於外者自然舉動有異

露出名士風流故曰形謀成光也天下唯聖知聖唯賢知賢賣漿之中固未必無高人然何以知己之若是多也則信乎

在己之有以致之也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

鎮壓服也貴有

爵老有齒人所易見者君子之德人所難見者也今積中發外光彩逼人人人心畏服不敬他人而獨敬我以釀成我之所

患所以驚而反也整菜醯釀而成者

夫糞人特為食糞之貨多餘之贏其為

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賣糞之家猶以君子之過游信宿長其聲價蓋名士之可

敬如此怪不得今之名士到處留題也

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

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萬乘之君求賢若渴賢者感激

許以馳驅有至死而不得辭者如孔明之伯昏督人曰善哉

於昭烈可見矣所謂整其所患者此也

觀乎言其立少觀多汝處已人將保汝矣但處己如是不求更進則人皆來附

之而不能御即此見彼也無幾何而往之禦則戶外之屨滿矣保附者衆伯昏

督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敦杖蹙也拄其杖以支頤而皮肉斂也立有頃

不言而出名盛則實衰便非近裏以支頤而皮肉斂也賓者命傳以告列子列子提

屨跣而走暨乎門急於求益恐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

已矣言不可教也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指戶外屨滿而言非

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即非我之求人

而不能使人忘我便是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

無謂也感人而人即豫悅來相附者表其異以示之故與汝

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人鮮良朋誰為告戒鄙細之論何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飽食而遨遊况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虛字正對上內

誠不解而言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

三族儒業有成其利溥哉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程十年而緩

自殺緩與程各以學相雄長其父助墨而紉儒緩以弟之其

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

質矣良能也善也此原其未為墨之先實成也此指其既為

木學墨之後緩既死兒夢於其父曰使汝之子學墨者我也

有成汝乃助彼而殺我乎見夢之言止此闔胡嘗視其良如

云汝何不看看他之才能不遇如此無以加於我也既為秋

柏之質矣如云於今果是好了然誰之力乎此皆夢中致憾

其父之辭也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

使彼報如報德之報謂成就也人之天如方言所云生成一

強也彼為墨者本有為墨之根氣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

故為墨而墨成耳豈盡緩之力乎緩不知此理乃以己之處

莊解十二

世皆緩也今之人大約不知性之所安而自是有德者以不

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積善累仁者尚不自知其有德而況

有道之聖人而乃自聖乎有知而自是則逝天倍情忘其所受矣聖人安其所安而相忘不

安其所不安公乎人眾人安其所不安攘人美不安其所安

葉天事而不惜林氏曰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緩蓋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者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

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

言也知而不言亦條條一團天理也知而言之不得已為人垂訓也今人好為人古人止任天故曰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

其巧此正所謂知而不言天而不人也學屠龍至於道也單

千金之家既竭吾才也三年技成如有所立卓爾也無所用其巧復還故物實無所有也通節皆喻言老子曰如此

清淨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此也謂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

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技成必欲用其巧臂中便橫此一物而不化故謂之兵以兵為可順

故好為多求以兵為可恃故好戰則亡也言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則得中無事天下平而無故矣蓋聖人天而不人於可必者亦化之而不必故無兵也衆人人而不天於不必者亦執而必之故多兵也夫兵豈可有者哉順於兵則不能相安於無事而構怨交爭無所不至矣恃夫兵則好大喜功虛內事外必至天怒人怨衆叛親離而國不可保矣故曰兵恃之則亡人胷中之兵亦猶是也老子曰上德不戰而天下歸之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正此意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寒淺苞苴猶所以相遺竿牘所以相問寒精神唯竭盡乎此而欲兼濟道物兩得己太一形虛心通若是此所以為小夫也

者迷惑於宇宙不知有天地古今形累不知太初不見物而彼至人者

歸精神乎無始所謂主靜也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所謂無欲也

于密所謂感而發泄乎太清所謂應以無心也

往同意上言小夫之知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室

此言主人之用心也毫毛微之微太室無始之始也承上言小夫如彼至人如此

悲哉乎汝之知而言之者知在毫毛不過小夫者類耳而不知太室與大道何與哉善易者不言易知道者不言道知而言之知必不大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

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林氏曰太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任之為國其有瘳乎

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美以文飾從事華辭以枝

為旨以枝葉之言為美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矯其性之所安而

由之而不知其非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言其學之

能與人相忘也汝任之為貞幹或使之得祿以為養與惟出於一時之誤則可矣若審為民計夫豈可哉今使民離實學

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今如仲尼之所行必

華辭是離實而學偽也非所以厚民生正民德也一時之矯

後世成為風俗文華日勝大亂以生故曰為後世慮不若休

之休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夫民不難治也民之

止也我教民強使從己而不能如天之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

者弗齒商賈君子所不齒以其校計毫忽令人有所不堪也

不樂恨不得早畢事而速遠去也喻利之為外刑者金刀鋸

與木桤楊也為內刑者動慮恐與過尤悔也宵人昏愚之雜

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

唯真人能之承上而言君子之於天下唯順萬事而無情而

一有計利之心便為有道所不齒人有私心則外內之刑俱

不能免夫人止知金木之訊不可受也豈知陰陽之食更無

家治矣一部莊子譏誣孔子唯有此篇然文則奇矣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

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此巧言令色所以故有貌愿而益外謹

內驕溢俗有長若不肖名有技而實無有順懷而達順巽懷

迂過而刻毒俗謂軟尖刀五句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

言人之情貌相反不可測也熱言惟人之難知故常有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

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

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

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

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法取

也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驕矜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

諸父孰協唐許唐堯許賊莫大乎德有心德有心即賊也莽

而心有睫心有睫即賊也弘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

矣順乎天理自坦然由之而無疑既有所為凶德有五中德

為首凶德有五皆解為眼耳鼻舌意識余謂此佛氏之說

似而非禮陰察似智而非智下文所云則似信而非信也

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叱訾也非信於

酒者陷於泥而

不得出其扶而起者因而勸其節飲疾目而窮有八極達有
譽之曰汝何曾得有酒喫來正此人類也

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

窮過人而窮所緣循如緣如循偃快或覆或仰不能自定困畏不若人

又癡又怯不三者俱通達三者之通亦知慧外通也故逐於

敢比於人勇動多怨好作敢為拂情仁義多責行仁行義衆心

事多中達生之情者傀然知生者則知死故傀達於知者肖此大聰明

內而全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達大命知萬事之有數者

天所賦者隨言與化俱徂遭言不逆所遇前三

者是府之不好處後三者是府之好處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

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織席以營生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

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

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

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林氏曰文非莊叟手

筆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

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語淡意永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地之中

死於天地之中天地元是大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

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果是全備果是無加但此乃是眾人公共的非

先生一人有也先生應之曰天下皆棄之弟子曰吾恐烏鳶

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

此何其偏也烏鳶螻蟻一切平等較之佛氏割肉喂鷹反以

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應也合也天

本自合吾以有心與其閒反有所不平有所不合矣蓋有心

便是不平便是不合如之何能平不平者而使之平能合不合者而使之合也故雖平而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

終不平雖合而終不合也

之不勝神也久矣明者好執己見而為之主張神而愚者恃

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而愚之夫恃其所見妄

毫無實際入於人遠於天其功外也於乎通篇反覆以明不必厚葬之意語語透快絕倫可謂知生知死者矣

道不可言非不可言也恐言之者非也知道易勿言難非

勿言之難也而言之難也夫以不可言者而欲言之則言

豈一端而已以形而下者形夫形而上者將形而上者形

在形而下者何物非道何人非我父豈必自譽其子乎媒

妁之譽之殆有甚於其父之譽之者也寓言焉可也有有

德之言有造道之言造道者之所見固不如有德者身有

之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古之至神大聖博大真人有先我

而生者其言具在奉而揚之繹而述之便足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古開羣蒙而何庸乎我

之更言之也重言焉可也至於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則天

地萬物莫不各有所然各有所可天地雖大未嘗有餘秋
毫雖細未嘗不足元會雖長不見其續杪忽雖短不見其
斷其齊也本自齊也非言之所齊也亦非可齊之以言也
不同形而相禪始卒若環均莫均於此此而知其然終身
言可也雖默不能藏也終身不言可也雖語不能顯也然
不然不可不出之者注焉不滿酌焉不竭聞之者如飲醕
醪不覺自醉則寓言重言之外道更大有賴於卮言之日
出也雖然若是言之者也非未之嘗言者也不有孔子其
孰能定天下之定乎孔子之言鳴當律言當法人自然其
心服而不敢誣立者也故雖曾子之再化而以爲有所懸
矣蓋必深之又深神之又神至於不知死不知生夫乃爲
大妙也何也生死是常事生死有實理知之則不過如夜
旦之恆未嘗有所適亦未嘗有所不適未知之而求之於

天求之於地求之於命求之於鬼皆無是處似之而非也
人之於生死猶影之於形也是一是二是二是一其有所
待者其又有所待者也影不能自主形豈能自主乎人不
能自主生死豈能自主乎道之可知而不可言不可言而
可知也如此而陽子居乃睢睢盱盱其去夫盛德者遠矣
列禦寇又形謀成光以視夫虛而遨游者大相徑庭矣老
子以爲不可伯昏瞀人以爲已矣其所以警而進之有不
在區區言語間也而無若今之世皆緩也安其所不安而
自以己爲有以異於人又孰識古之人天而不人技成而
無所用其巧也哉蓋小夫之知易知至人之用心難知也
至人之於天下情順萬事而無情與天之布濩心普萬物
而無心者一也若以有心與之不有外刑必有內刑疇其
免之歟然而天下之不測者莫如人心也險於山川難於

知天就義若渴去義若熱瞬息之頃而四時變易已備矣
非君子之尤徵而欲窮不肖人之厚貌深情其可得乎夫
正考父如彼其恭也如而夫者如此其驕也則唯德有心
心有睫五凶皆備中德爲首故有以自好而叱其所不爲
者而不自知其非也夫天下寧有可恃者哉寧有可料者
哉寧必有美而必無不美者雜其閒哉窮有八極可恃乎
不可恃乎達有三必可料乎不可料乎形有六府美不美
皆吾之所自有而顧吾之所達者何如耳有知慧勇動仁
義而不以自多則天之所與我者全我之所以歸之者亦
無不全矣是之謂獨行是之謂至誠如孤犢然自非衣以
文繡牽入太廟者之所得比也然聖賢之道不傷生而非
必欲其生而不死也死而不亡而非必謂其骸骨之不朽
也欲其生而不死則將死必有深悲欲其骨而不朽則既

死必須厚葬而不知人生於天地死於天地元未有出於
天地之外者則道生天地是特造此一副大棺槨以為萬
物全歸之具烏鳶螻蟻與我並處此棺槨之中而我必奪
烏鳶者而與螻蟻孰親孰疏何厚何薄其為不平其為不
合亦甚矣愚之夫恃其所見以為明不自知其入於人而
役於外也未知生焉知死死生之道吾誰與言之哉

天下第二十八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

指當日之各自名家者而言皆以其所該甚廣下文五者亦在內

有為不可加矣

聖不自聖自以為為不可加便非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

在曰無乎不在

道無不在此道之所以為大也

曰神何由降

神妙不測明何以存主言

由出

明炳幾先以應用言

聖有所生

大而化之以德言

王有所成

無為而治皆以業言

原於一

存神過化內聖外王之分殊名合之一理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

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

門北於變化謂之聖人天神至聖總一人也隨出以仁為恩

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此未至

聖者也以上就治心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

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

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以上就治

外王之道古之人其備乎應首句以起下文配神明酌天地育萬物和天

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

無乎不在道無不在古之人與道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

傳之史尚多有之書以載道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

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以有孔子為之師故鄒魯之縉紳

子來蓋一說出便嫌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

學時或稱而道之百家時或稱道便不天下大亂賢聖不明

道德不一所謂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天下多得一察焉以

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

有所長時有所用亦可廢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

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分析究察未嘗不精寡能備於天地

之美稱神明之容但未到萬本處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

而不反必不合矣源遠流分愈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

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道之大原出於天故曰

曰大體裂分裂也言此以結上文之意起下文之端也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

於數度此言其儉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此言其勤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太過已之太循甚

也其所為者太過其所不為者亦太甚也人宜儉勤儉勤若此則太過矣人不可不儉不可不勤亦何必如此乃為無不

儉無不作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

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

禮樂非樂節用墨子篇名非鬪以鬪焉非也不怒言但自責而不愠人也博不異如言博通言其多取以為富也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

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

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此古之禮樂也今墨子

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此所謂不與先王同也不

是毀同便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

則其教人自苦而以身作道未為不可信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

果類乎喜怒哀樂情之同然即性之自然也今墨子其生也

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牛角近肉之處言其使人憂使人悲

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此數句反天下之心

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

矣此數句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

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即乘

也而九雜天下之川即濬吹滄腓無胠脛無毛沐甚風櫛疾

雨置萬國即錫土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

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

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

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

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奇偶不侔交互謂之作

之辭相應以巨子特別墨中之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宗而冀得

為其後世欲得至今不決絕也觀於此段可見楊墨之言之

難為功甚鉅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平情將使後世

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胠脛無毛相進勉而已矣亂之上也

亂不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見其非聖人之道也以抑揚作

血封喉也莊子論墨原情定罪所謂死裏放生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言其情欲不寡淺也

苟於人不伎於衆言其禁攻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

之養畢足而止言其勞於救世薄於自奉也以此白心如言居心表心也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爲華山之冠以

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別而宥

混雜而相犯也始言語心之容如言心之爲物下文即所語也命之曰心之

行以膈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言心之行所以膈合驩調海內者也

人當尊而奉之以爲一身之上而不可失也膈煮熱也事見

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

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

也此所謂禁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忽插斷語二句於中爲人收上

起下文爲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此所謂情欲寡淺也五升之飯原不能徧及人我在先生恐
自不得飽在弟子則唯恐人之不飽而已之飢不計也雖飢
而不休勢必至于死我明知其然而所以爲此者亦以愧夫
天下之名爲救世而實專以自私自利者也與豫讓告友之
意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
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
其行適至是而止害有益勞於人薄於己立體致用不無益
是而止言亦未能進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猶水之
乎道也以直敏作結無所主趨物而不兩隨事而趨而無騎牆之見
無所主趨物而不兩隨事而趨而無騎牆之見不顧於慮不
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
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
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
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
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
冷則不熱汰則不積一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味清淡減損以爲是也

若必分別知與不知將所知亦薄而卒不免於自傷矣誤髀無任如方言隨風倒把相似誤恥辱也髀不正

貌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而

拍之則不合者合矣輓斷輓而斷之則餘者不餘矣總是隨方就圓之意與物宛轉舍是與非

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

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

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三句慎到語塊土豪傑相與笑之曰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人必如塊乃為道是

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可謂怪矣天下豈有是乎故豪傑笑之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

教焉倒捲珠簾法卸接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

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窸然惡可而言此即所謂不教也常反

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魘斷反如反古之道之反人不聚觀衆所不趨也言其所為常反於人之

所不聚而觀之者而不免於割裂而斷絕也蓋其所謂道非

雖人棄我取高靜之極而於情事終不順也道者天地之自然日用之當然之理也無

道而非無有而非有而豈坻塊乎故曰非道而所言之躋不

免於非道可者也而豈莫之是莫之非乎故曰不免於非彭蒙

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而巳以客開作

結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闕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

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

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即佛氏心無所住其動若水盈而後進

逝而不將不逆其應若響小扣小鳴大扣大鳴芴乎若亡寂

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之此所謂建

有主之以太一也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純雌則

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真污則可賤矣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

天下之垢右言濡弱謙下為表者人皆取實己獨取虛人以有用為用我以無用為用

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

谷益深而山益峻可想二句相連之義分言之可想二句各開

之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易

和而

無為也而笑巧

拙而不辭右言空虛不毀萬物

者為實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

免於咎即福矣此又言以濡弱謙下為表

故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

此又言以空虛不毀萬物

為實

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削侵削也不削於人

謂至極言世更未有若此之寬容不削者也

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言其道

實有所得也

坊莫無形變化無常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上句言其體下句言其用體用

一源也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實

造化之樞紐

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品彙之根抵也此即周子太極圖說前半篇也莫錯認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

反荒

唐之言無端崖之辭

無頭緒無

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

之也

肆情孤往而實平正而無乘

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

語讀莊子者須知此意因歎莊子可惜不得身從孔顏遊若語使相與作莊語豈僅天兩粟鬼夜哭而已乎此真千古大

恨事以危言為曼衍戲遊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

神往來得其大而不敖倪於萬物不遺其細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

處亂世侶俗人不得已也一壯皮不合時宜三寸舌無可掉處聊爾弄筆遂成全書這副苦心誰人解領作此者可謂莊

子知己矣其書雖瓌璋怪光而連犽宛轉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

奇幻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實有所自得而流於既溢之餘非徒然也上與造物

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即以本為精之本也弘

大而辟廣博而開通深閎而肆靜深而洋溢其於宗即不離於宗之宗也可謂

稠適稠衆多而密也適從容而往也稠適二字而上遂上達也稠適二字

以豎言矣其充實也雖然其應於化隨時而解散於物也付其理

不竭有源也其來不銳不過也芒乎昧乎未之盡者無可捉摸不能窮究以實

詰作惠施多方應方術方字其書五車太多其道舛駁乖雜其言也不

中慙物之意不合物理即下文云云是也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

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薄者不可積其大千里天下之大天

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斜物方生方死莊子引入齊物論大

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

異此惠子堅白同異之論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

來見齊物論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二句即齊物論所引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也惠施以

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此言惠子所以與天下辯者其理舛駁不可致詰也天下

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鷄三足郢有天下楚非諸侯即天子也犬可

以為羊馬有卵丁子蠅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

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

柶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

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此言天下之人所以與惠子辯

者其理外駁不可致詰也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

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如言藝囿惠施日以

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

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觀其舛駁自執雖天地無

誇施存雄而無術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知雄而守雌則猶

無首之旨豈惟道所不居哉亦術之是主靜立極之意今施獨存雄昧乎羣龍

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

而對率爾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冥益之

以怪果是何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人自是以與

眾不適也弱於德理則強於物辭則其塗奧曲而矣出天地

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蚋之勞者也勞而其於物也

何庸亦奚夫充一尚可充其偏見以為一曰愈貴道幾矣自

為更有勝乎古得道者則殆矣幾矣如方言所云氣也沒有然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

萬物而不厭苟自知反卒以善辨為名無有與惜乎惠施之

於道也

莊解十二

才原是駘蕩而不得駘駘馬蕩大浪惠子有才為才所使如

浪而不休一起一伏而乘駕馬而不下一跛一蹇而已如飄大

已不得者不得自由也逐萬物而不反逐萬物以求勝而不

理是窮響以聲響不止形與影競走也影不離悲夫舉世沈

惠子聊可與言而屢以微言發之往往迷而不悟

道者一而已矣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道未嘗分散也

蓋自人之所見言之耳譬之人然七尺之軀總以成其人

曰耳目曰髮膚曰臟腑曰手足皆其人之所在而豈得謂

耳目藏府為人髮膚手足為非人乎又豈得謂髮膚手足

為此一人耳目藏府為彼一人乎道之無乎不在也若是

而已矣存之為神發之為明體之為聖用之為王只此一

理只此一事分之原無可分也開天以來有天人有神人

有至人有聖人有君子皆道中之人兩大之內有名法有

參稽有數度有詩書禮樂易春秋皆道中之物道之無乎

不在也而奈之何世之治方術者不該不徧得一察焉以
自好而遂以其有爲不可加哉則以天下大亂賢聖不明
道德不一之故嗟乎古之人內聖外王今之百家往而不
反微言絕而大義乖欲道術之不爲天下裂不可得矣然
道術既分則其分之各自成家者謂之天地之純古人之
大體固有所不可然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不能相通要
不可謂非古之道術之所在也今之闢土地充府庫以自
封殖者誠非道術矣而克儉克勤以自苦爲極如墨翟禽
滑釐者謂非道術之所在乎而無如其爲之太過已之太
甚也毀古之禮樂反天下之心雖獨能任其行難爲也墨
子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吾則曰即能爲墨才士而已語
於道則未也今之約與國戰必克以殘民命者誠非道術
矣而禁攻寢兵願天下之安寧如宋鉞尹文者謂非道術

之所在乎而獨惜其爲人太多自爲太少也雖飢而不忘天下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彼固曰此心之行也所當置之以爲主者也而上下見厭則別宥之教終不能有益於天下矣表華山之冠其行適至是而止其於道亦未也然即能齊萬物以爲首棄智去己動靜無過如彭蒙田駢慎到者雖道術之所在其所謂道亦非道也何也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莫之是莫之非塊而已矣塊不失道人反失道乎是道之生天不如生地生萬物不如生一土塊也故其所言不免於非也然三子者不知道之大全亦彷彿乎其略有所見矣夫塊非道也動若水靜若鏡應若響者道也塊未必不失道也爲天下谿爲天下谷受天下垢者不失道也則關尹老聃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者亦豈遂盡乎

道而謂此外竟非道之所在哉然已成其爲古之博大真人矣至於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生有所乎萌而莫見其根死有所乎歸而莫見其門此則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造化不言之妙生死至實之理也昔者莊周得而聞之而以天下之沈濁不可與莊語不得已託之謬悠荒唐無端崖之辭以發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之旨彼其危言重言而寓言彼其充實而不可以已者也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有得於本而不離於宗能應於化而不滯於物讀其書者知其不竭不銳而未之盡者於生死之道亦庶乎其有窺矣若夫多方舛駁不中歷物之意雖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止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故惠施歷以所言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辯者亦各以其言與惠

施相應終身無窮蓋施存雄而無術反乎人而欲勝乎人
理弱辭強其塗隩矣是以與衆不適也道者天下之公也
惠施之言一人之私也不適乎衆無用於物而曰愈貴道
殆哉圾乎然惠施不謂之才不可也惜其有才而不知所
用心也向使知所反而自窒不以逐於萬物者得善辯之
名而以收視返聽者壹其性養其氣全其德以通乎物之
所造安見道之在莊子者不在惠子哉此篇自昔皆以爲
莊子所自作獨林西仲斷然以爲訂莊者所爲余仔細反
覆其通首最有波瀾最有變化埋伏炤應穿插縈繞備極
匠心幾於不可方物然終是有文字氣其殆漆園之南華
既成其高足爲之疏通義類而就正於蒙叟蒙叟亦首肯
之而以附諸其後者歟外篇中有數章氣味頗似此知者
自會之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六

莊子解卷之十二終

莊子解卷之十一

莊子解跋

虛靜恬澹寂寞無爲此莊子宗旨也以故齊得喪忘物我因是非一死生貴賤一門大小一家而無損益乎其真樞始得環中以應無窮大抵得之老氏云其於尼山時而尊之時而詆之豈故爲是齟齬哉誠有見夫後世之天下瀉瀉散樸思以不治治之做成一箇水面滾毬火裏生蓮學問出世世法佛氏之先已有佛氏而與道德之後流爲申韓者又何迥別也至託老氏之言謂六經先王之陳迹豈其所以迹意中實是放六經不下善體物情形諸罕譬寫成悠謬之說荒唐之言令讀者入眼迷離莫識端倪而不知其中正言若反者已多矣余嘗謂學者不深於六經之旨驟而語莊則淺視乎莊已貴他吳子注有內篇謂外雜二篇不出內篇之旨欲合莊與孔而爲一知其解者且暮遇之矣宛陵湯莫邦我正跋

莊解跋

卷之二

三

莊子解十二卷吾鄉吳六書先生撰先生所著尚有易經注
解禮記章句老子宗旨楚辭疏皆不傳此書專注莊子莊子
古道家者流也後之讀其書者不能探立言之意指而惟知
慕悅乎文辭豈不偵哉夫道家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
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此班孟堅漢書藝文志云爾昌黎所
謂鉤元提要者也蓋道家爲治世之學凡其言清靜無爲皆
就君道言之故知道家之非神仙乃可以攻習莊子矣吾又
聞荀子之言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夫天者非他崇真黜
僞之謂也嘗本此說以求之知莊子生戰國之世歎息痛恨
乎人心之詐僞故欲一返之於自然之天即其剝剝儒墨豈
非爲世所訾病不知爲儒墨者末流失真往往假託仁義稱
說堯舜惟其名不惟其實此莊子所以斥僞行也然則蔽於
天者猶言莊子之書一言蔽之天而已矣自來注莊子者莫

古於郭象陸德明經典敘錄美其特會莊子之旨由吾觀之於道家經世之志與莊子言天爲全書之綱要郭氏固有所未得也先生此書牽合宋儒之性理微失本旨至於詮品文字又如諸子奇賞諸書近於明人習氣昭明文選序云老莊之作管孟之流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夫莊子豈可以文論哉雖然語有之賢者識其大者莊子之尊孔子先生蓋深知之矣吾讀天下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子非湛精經術其能言之簡要若是乎且此篇於墨翟而弗辨析源流得失而於孔子則不一言及之其意蓋謂彼諸家者未能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不免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孔子則道無不備非可與之並列也其尊聖也至矣昔者宋之蘇子瞻氏王介甫氏皆能闡明其義乃先生於說解中亦能獨窺其大斯亦

善讀書者也至若每一篇後以意融貫得其會通則亦異於
後儒釋經碎義逃難博而寡要者矣綴書數語以諭世之誦
是編者宣統戊午正月二十七日縣後生劉世珩謹跋

公元一九九九（民八八）年五月初版

《中華續道藏》初輯第一四冊

精裝一冊基價三〇元正

版權

所有



主編者 龔鵬程 · 陳廖安
發行人 高 本 釗
發行所及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二二〇六〇七五七 · 二二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二二三四一五二九三 · 二二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傳真：二二五八〇七六 · 二二〇二三八七〇

網址：<http://www.swfc.com.tw>

E-mail address: swfc@swfc.com.tw

本書若有破損或缺頁，煩請寄回更換，謝謝！

2000024

中華續道藏 初輯／龔鵬程.陳廖安主編. ——
初版. ——臺北市：新文豐，民88
冊； 公分

ISBN 957-17-1820-3 (一套：精裝)

1. 道藏

7



